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第五十二册

痘疹門

通俗圖書刊行社刊行
會文堂新記書局發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第五十三册目錄

卷四百五十九彙考四百五十九

痘疹門一……一

錢乙小兒直訣……一

㈠五臟瘡疹證治—一

朱肱活人書……三

㈠治痘疹論—三

陳文中痘疹方論……三

㈠序引—三　㈡論受病之由—四　㈢論治法—四

沈氏痘疹心傳必效良方……九

㈠有餘不足分治—九

劉完素六書……一〇

㈠涼膈散論—一〇　㈡斑疹論—一〇　㈢五臟病各有所見證—一一　㈣四時經移用藥—一一

中国科学院图书室藏
研究所
6513135

中国科学院
图书室藏

朱震亨幼科全書……………………………………三一三
(一)原痘賦—三一 (二)西江月—三六 (三)治痘節要總論—三二 (四)治痘總括—三二 (五)預占痘疹輕重—三三 (六)首尾皆宜汗下—三三 (七)通利大小便—三三 (八)脈候—三三 (九)不可汗下—三三 (一〇)不除熱—三四 (一一)不可妄補—三四 (一二)可表—三四 (一三)四時施治—三五 (一四)發熱—三五 (一五)發熱不出—三五 (一六)渴—三六 (一七)腹痛—三六 (一八)腰痛—三六 (一九)發搐—三六 (二〇)吐利—三六 (二一)譫語—三七 (二二)四肢厥冷—三七 (二三)失血—三七 (二四)口舌生瘡—三七 (二五)多汗—三八 (二六)發戰—三八 (二七)能食不能食—三八 (二八)煩躁—三八 (二九)見形—三八 (三〇)出形遲—三九 (三一)應出不出—三九 (三二)瘡出熱未退—三九 (三三)觀痘出處定吉凶—四〇 (三四)稀密—四〇 (三五)虛實—四一 (三六)咽喉—四一 (三七)痘瘡入眼—四一 (三八)痘兼斑疹—四一 (三九)身癢—四二 (四〇)口臭—四二 (四一)起發—四二 (四二)出形紫黑—四三 (四三)稠密—四三 (四四)嵩薄破損—四三 (四五)觀形色—四三 (四六)中枯黑子—四四 (四七)四圍乾枯—四四 (四八)痘疔—四四 (四九)黑陷—四五 (五〇)紫紅灰白二證—四五 (五一)錫餅—四五 (五二)口脣瘡色焦黃—四六 (五三)瘡頭帶白漿—四六 (五四)牽連相串—四六 (五五)手足發不透—四六 (五六)護持—四七 (五七)泄瀉—四七 (五八)頭腫—四七 (五九)目閉—四八 (六〇)痛癢—四八 (六一)熱渴—四九 (六二)失聲咬牙寒戰—四九 (六三)嘔噦—四九 (六四)狂躁—四九

卷四百六十一彙考四百六十一

痘疹門三……………………………………五一

張從政儒門事親……三
㈠瘡疱丹熛癮疹舊蔽記一三 ㈡瘡疱癮疹論一三
王好古斑論萃英……四
㈠瘡疹標本一四 ㈡斑論一五 ㈢未顯斑證所用之藥一六 ㈣已顯斑證所用之藥一六
㈤瘡疹輕重候一七
李杲十書……七
㈠斑疹論一八 ㈡辨斑證一八
倪維德原機啓微……九
㈠斑疹餘毒之病一九
朱震亨格致餘論……九
㈠陳氏痘瘡方論一九
平治會粹……三
㈠痘瘡一三 ㈡癮疹一三 ㈢斑疹一三

卷四百六十彙考四百六十

痘疹門二……三

腑知其斑瘡疹水疱　疱—八八　㉒蘊熱斑毒—八八　㉓已出未勻—八八　㉔未發令內消—八九
㉕發熱而痛—八九　㉖出不快—八九　㉗面青者逆—九〇　㉘身熱而脈反遲—九〇　㉙非微汗則表不解—九一　㉚既出不盡透透而不長血疱—九一　㉛未出可下已出不可下出已定當利其大小便—九一　㉜發熱微盛—九一　㉝熱在表不可疏轉—九二　㉞出太盛—九二　㉟傷寒與瘡疹同異—九二　㊱未能辨認服升麻湯已發未發用胡荽酒—九二　㊲氣勻郎出快—九三
㊳瘡成膿疱煩躁—九三　㊴身熱耳尖脚梢冷腹內痛成塊—九三　㊵愛護將理—九四　㊶手足冷腹中硬爲瘡疹—九四　㊷瘡疹未見乃可疏利—九四　㊸石壁經論瘡疹歌—九五　㊹辨劉氏論轉下張氏論用藥—九五

卷四百六十三彙考四百六十三

痘疹門五……………………………………九七

方賢奇效良方……………………………………九七

㊺瘡疹熱與諸般熱不同—九七　㊻出視輕重—九七　㊼疏利與取轉不同—九八　㊽辨董汲指迷方論與錢氏活人書不同—九九　㊾方宜不同用藥亦異—九九　㊿戒失饑不可當風冷—一〇〇　(51)大熱當利小便小熱當解毒—一〇〇　(52)小便赤澀心腹脹滿—一〇〇　(53)先利而後出但解毒不可再利—一〇一　(54)煩躁而渴—一〇一　(55)睡臥不安—一〇一　(56)狀如蚊蚤所嚙毒盛色黑—一〇一　(57)悞服涼藥冰伏—一〇二　(58)便血糞黑睡而不醒—一〇二　(59)已出而腹脹—一〇二
(60)當下當救裏—一〇二　(61)既下懼太早—一〇三　(62)誤下證—一〇三　(63)瘡疹有當大便過有

朱震亨幼科全書……五一
㊀成實—五一　㊁寒熱異常—五二　㊂戰慄咬牙—五二　㊃吐利—五二　㊄失聲—五二　㊅灰白色—五三　㊆瘙癢—五三　㊇死證—五三　㊈避忌—五四　㊉讝語—五五　⑪腹痛—五五　⑫腹脹—五五　⑬收靨—五五　⑭毒氣內攻—五六　⑮臭爛—五六　⑯倒靨翻生—五六　⑰死證—五七　⑱潰爛—五七　⑲難靨—五七　⑳犯禁—五七　㉑發熱—五八　㉒頑瘡—五八　㉓戰慄—五九　㉔落痂—五九　㉕餘毒—五九　㉖痘後多疾—六五　㉗痘後調理—六六　㉘婦人痘疹—六六　㉙孕婦痘疹—六八　㉚原疹賦—六八　㉛西江月—六九　㉜治疹雜科—七一

卷四百六十二彙考四百六十二

痘疹門四……七七

方賢奇效良方……七七
㊀瘡疹論序—七七　㊁論瘡疹—七七　㊂五臟各有一證—七八　㊃論日數—七八　㊄出於心則先驚搐—七九　㊅似出不出—八〇　㊆出有逆順—八〇　㊇出遲有數證—八一　㊈論諸熱失治變爲瘡疹候—八二　㊉作搐—八二　⑪論疏利—八三　⑫論表出與溫裏不同—八四　⑬諸瘡痘膚疹—八四　⑭天氣暄熱卽與疏轉後有瘡疹則輕旣出不可疏利—八四　⑮已出諸證不一—八五　⑯論熱毒所起之由—八五　⑰已出不可服油劑—八六　⑱有發出有溫出有解毒—八七　⑲雖有熱證大便如常過則不可再下—八七　⑳不可妄發妄下—八七　㉑發熱有時則應臟

萬氏家傳痘疹心法……一二五

㈠痘疹證似傷寒—一二五 ㈡首尾不可汗下—一二五 ㈢不可以日期論—一二六 ㈣大人小兒富貴貧賤不同—一二六 ㈤升麻葛根湯解—一二七 ㈥順逆—一二七 ㈦變黑歸腎—一二八 ㈧變黑有逆順—一二九 ㈨諸痛癢瘡皆屬於心—一二九 ㈩過飲冷水變生諸證—一二九 ⑪錢氏陳氏立法用藥同異—一三〇 ⑫補脾土瀉腎水—一三二 ⑬瀉膿血痂皮水穀—一三三 ⑭斑疹—一三四 ⑮五行生死—一三五 ⑯先哲格言（按此條萬氏原本所集不止於此今查有與前卷重複者删之非於原本有去取也）—一三六 ⑰或問—一三九

卷四百六十五彙考四百六十五

痘疹門七……一四七

萬氏家傳痘疹心法……一四七

⑱治痘凡例—一四七 ⑲藥性主治及修製法—一五二 ⑳氣類—一五三 ㉑血類—一五九 ㉒解毒類—一六一

當温有當下—一〇四　(六四)或吐或瀉或不食—一〇四　(六五)痘疹皆多在表不可妄下—一〇五　(六六)陷伏倒靨—一〇五　(六七)黑陷耳骫反熱—一〇七　(六八)黑有逆順—一〇七　(六九)出遲朝夜啼哭—一〇七　(七〇)凸凹生瘡—一〇八　(七一)大便如常—一〇八　(七二)悞服熱藥則損目冷藥則夭傷—一〇八　(七三)斑爛—一〇九　(七四)感寒與痘疹伏熱混雜而發—一〇九　(七五)鬱毒不散—一〇九　(七六)乳嬰與食孩用藥不同—一一〇　(七七)本稀不可發表—一一〇　(七八)無凝滯則勿表勿下—一一一　(七九)痂起能食—一一一　(八〇)黑靨而未發寒—一一三　(八一)諸惡證—一一三　(八二)先知節候陰陽臟腑虛實—一一三　(八三)行房觸犯燒赤疕猪甲—一一三　(八四)初生服生地黃汁令不生瘡—一一四　(八五)瘡毒令胃爛便血—一一四　(八六)餘毒失解利則嘔吐并諸雜證—一一四　(八七)預服油劑解毒—一一五　(八八)疹熱出難大便不通小便如血或爲癰身體破裂—一一五　(八九)誤用巴豆則內虛而熱不除—一一五　(九〇)勿用巴豆水銀輕粉—一一五　(九一)熱毒攻肝衝目—一一六　(九二)瘡後咳嗽脇痛—一一六　(九三)傷寒熱毒急宜發表—一一六　(九四)餘毒不盡煩渴胷滿—一一七　(九五)不結痂疕—一一七　(九六)辨瘡并水瘡入大腸—一一七　(九七)結核腫毒—一一七　(九八)冬温發斑如錦紋—一一八　(九九)用百祥丸證—一一八　(一〇〇)瘡後患目瞖忌點藥—一一八　(一〇一)冬月預服三豆飲子—一一九　(一〇二)瘡入目防備法—一一九　(一〇三)瘡毒攻咽—一一九　(一〇四)大小便不通—一一九　(一〇五)乳嬰藥多反爲累—一二〇　(一〇六)冬温宜先下毒—一二〇　(一〇七)便膿血—一二〇　(一〇八)膿汁不乾—一二一　(一〇九)入目用藥—一二一　(一一〇)餘毒諸證—一二一　(一一一)消瘢痕—一二一　(一一二)痘癰—一二一　(一一三)瘡後發搐—一二二　(一一四)瘡後中地風證—一二二　(一一五)已出狂叫喘呼—一二三　(一一六)猪尾膏證—一二三

卷四百六十四彙考四百六十四

痘疹門六……………………………………一二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醫部彙考四百五十九

痘疹門一

宋錢乙小兒直訣

㈠五臟瘡疹證治

小兒在胎，食五臟血穢，伏於命門，若遇天行時熱，或乳食所傷，或驚恐所觸，則其毒當出。初起之候，面燥顋赤，目泡亦赤，呵欠煩悶，乍涼乍熱，咳嗽嚏噴，手足梢冷，驚悸多睡，宜究其何臟所發，察其何因所起，令乳母亦須節飲食，愼風寒。

五臟各有一證：肝臟水疱，色青而小；肺臟膿疱，色白而大；心臟斑，色赤而小；脾臟疹，小次斑，故色赤黃淺也。先發膿疱，後發疹子者，順；先疹子後斑子者，順；反此爲逆。惟腎無候，但見骫冷耳冷是也。若寒水來侮，故黑陷而耳骫反熱爲逆也，急用百祥丸、牛李膏各三服；不愈者死。

如發潮熱三日以上，出不甚多，而熱不止者，未盡也。潮熱隨出，如早食潮熱不已，爲水疱之類也。一發便出盡者重；瘡夾疹者，半輕半重也，出稀者輕。裏外微紅者輕，外黑裏赤者微重，外白裏黑者大重也。瘡端裏黑點如針孔者，勢最劇也。青乾紫陷，昏睡汗出，煩躁熱渴，腹脹啼喘，二便不通者，困也。有大熱，利小便，解熱毒。若紫黑乾陷，或寒戰咬

耳骫反熱者爲逆是也。若用牛李膏百祥丸各三服不愈者死病。此瘡疹當乳母愼口，不可令饑受風冷，必歸於腎變黑難治也。有大熱利小便，有小熱宜解毒。若黑紫乾陷者百祥丸下之，不黑者愼勿下！更時月輕重；故春夏爲順，秋冬爲逆，冬月腎旺，又盛寒，病多歸腎變黑者，無問何時，十難救一。又曰瘡疹始出未有他證，不可下也。但當用平和之藥，頻與乳食不受風冷耳。如瘡疹三日不出，不快者，卽微發之，微發不出，卽加藥發之，加藥不出，卽大發之，後不多若及脈平無證者，卽瘡疹稀少，不可更發也。腎旺盛脾土不尅水，故脾虛寒戰則難治矣。所以百祥丸者，瀉膀胱之腑，腑若不實，臟自不盛也。何以不瀉腎？曰：腎主虛，不受瀉，故二服不效，反加寒而死矣。

朱肱活人書

(一)治痘疹論

小兒瘡疹，與傷寒相類，頭疼身熱，足冷脈數，疑似之間，只與升麻湯。緣升麻湯解肌，兼治瘡子，已發未發皆可服，但不可疏轉，此爲大戒！傷寒身熱，固不可下，瘡疹發熱在表，尤不可轉，世人不學，乃云初覺以藥利之，宜其毒也，誤矣。又云瘡痘已出，不可疏轉，出得已定，或膿血太盛，却用疏利亦非也。大抵瘡疹首尾皆不可下。小兒身熱，耳冷尻冷，咳嗽，輙用利藥；卽毒氣入裏殺人，但與化毒紫草木通湯，鼠粘子湯；出得太盛，卽用犀角地黃湯解之。若瘡痘出不快，煩躁不得眠者，水解散，麻黃黃芩湯，升麻黃芩湯，活血散主之。黑瘡倒靨，猪尾膏，無比散，龍腦膏子無不驗也。若熱毒攻咽喉痛，如聖湯。瘡痘入眼，決明散，撥雲散，密蒙花散，通聖散，蛤粉散主之。治瘡疹法無出此矣。

陳文中痘疹方論

(一)序引

嘗謂小兒病證雖多，而瘡疹最爲重病。何則？瘡疹之病，蓋初起疑似難辨，投以他藥，不惟無益，抑又害之。況不言受

牙，或身黃腫紫者，急以百祥丸下之；復惡寒不已，身冷出汗，耳骫反熱者，死證也。此腎氣大旺，脾虛不能制故耳。下後身熱氣溫，飲水者可治；以脾土勝腎，寒去而溫熱也。不黑者不可下，下則內虛歸腎。大抵瘡疹屬陽，在春夏爲順，秋冬爲逆；冬月腎旺盛寒，病多歸腎變黑。又當辨春膿疱，夏黑陷，秋斑子，冬疹子者，十活四五，黑者十難救一。身熱煩渴，腹滿而喘，便澀面赤，悶亂大吐，此當利小便；不瘥者，宜風散下之。若能食而痂頭焦起，或未焦而喘，實亦可下之。若五七日痂不焦，是內熱也，宜風散導之，生犀汁解之。

斑疹作搐，爲脾虛，而肝則乘心火妄動，風熱相搏也，當用瓜蔞湯瀉心肝，補脾土。

瘡黑而忽便膿血幷痂皮者，乃脾氣實，腎邪退而病安也，及瀉而乳食不化者，脾虛不能制腎，故難治。

註 痘疹大要與癰疽治法無異，宜辨表裏虛實寒熱。蓋表虛而用發表之劑，輕則斑爛，重則不能起發而死；裏實而用托裏之劑，輕則患痘毒，重則喘急腹脹而死。裏虛而用疏導之劑，輕則難以貫膿結痂，重則不能結靨落靨而死；治者可不愼哉！若焮赤發熱，疼痛作渴，飲冷便祕，此形氣病氣俱實也，雖在嚴冬，必用四順清涼飲以救其陰；若黑陷不食，嘔吐泄瀉，寒戰咬牙，手足逆冷，此脾土虛敗，寒水所侮也，雖在盛暑，必用六君薑附，或十二味異功散，以回其陽，此內經捨時從證之法也。若起發遲，不紅活，不作膿，不結痂，或發熱作渴，飲食少思，此脾胃虛弱也，用參芪四聖散以補之。若雖起而色白，雖貫膿而不滿，雖結痂而不落，或癢塌作渴，飲湯，腹痛不食，嘔吐泄瀉，此脾胃虛寒也，用十一味木香散以溫之。其在四五日間死者，毒氣盛，眞氣虛而不能起發也；六七日間死者，元氣虛而不能貫膿也；旬日之外死者，邪氣去，脾胃敗而元氣內脫也。治者但能決其死，而不知其死必本於血氣虧損，苟能逆推其因而豫爲調補，豈斷無生理哉！蓋起發，貫膿，結痂三者，皆由脾胃榮養，不可妄投剋伐之劑，以致夭枉也。至於大人患此，治法迥異。昔丹溪嘗治一老人，初患痘，昏憒不知，亟用大補四十餘劑，遂出痘而愈，觀此可見。

瘡疹始出之時，五臟證見，惟腎無候，但見平證耳，骫冷耳涼是也。論瘡疹骫耳，俱屬腎，其居北方主冷也，若瘡黑陷，

註經云：眞氣奪則虛，邪氣勝則實，實謂邪氣實而眞氣虛也。然倒靨瀉渴等證，若喜熱飲食，手足並冷，或不食嘔吐者，是爲陽氣虛寒也，用辛熱劑補之。喜冷飲食，手足不冷，或唇舌黑裂者，陽氣實熱也，用苦寒之劑瀉之。

凡瘡疹已出未愈之間，不光澤，不起發，不紅活，謂之表虛，急用十二味異功散治之。

註張翼之云：吐瀉少食爲裏虛，陷伏倒靨灰白爲表虛，二者俱見，爲表裏俱虛，用異功散救之。甚至薑附靈砂亦可用。若止裏虛，減官桂，止表虛，減肉荳蔻。若能食便閉而陷伏倒靨者，爲裏實，輕用射干鼠粘子湯，重用前胡枳殼散下痢。吐瀉能食爲裏實，若用實裏則結癰毒，紅活綻凸爲表實，若用補表則潰爛不結痂。凡痘一見斑點，便忌葛根湯，恐發得表虛也。

凡痘瘡已出未愈之間，不光澤，不起發，不紅活，或腹脹，或瀉渴，或氣促，謂之表裏俱虛，急用十二味異功散，送七味肉荳蔻丸治之。

註前證審係表裏虛寒，急用前法治之，緩則不可救也。

凡小兒斑駁疹毒之病，俗言疹子，是肺胃蘊熱，因時氣熏發於外，狀如蚊蚤所咬，赤者十生一死，黑則十死一生。大抵遇春而生發，至夏而長成，乃陽氣熏蒸，故得生成者也。臟腑調和，血氣充實，則易出易靨，蓋因內無冷氣，外常和煖也。凡痘疹熱渴，切不可與瓜柹蜜水等物，及清涼飲、消毒散等藥，恐損脾胃，則腹脹喘悶，寒戰咬牙而難治。蓋咬牙者，齒槁也，乃血氣不榮，不可妄作熱者。

註前證若兼吐瀉，手足指冷者，屬內虛寒而外假熱也，急用木香散；如不應，用異功散。若大便不通，渴欲飲冷者，則前所禁蜜水之類，又當用矣。但宜審其熱之虛實；若屬虛熱者，雖欲水，拒之而不飲，當用人參白朮散，熱渴自止；屬實熱者，自甚索水，且喜而飲之，當以犀角磨水服，諸證即解，其後亦無餘毒之患矣。北方出痘，不拘冬夏，若喜冷者，再不用藥，但與水飲，無有不愈。蓋北方地燥，而又睡熱炕故也。

凡痘疹出不快，多屬於虛，若悞謂熱毒壅盛，妄用宣利之劑，致臟腑受冷，榮衛濇滯，不能運達肌膚，則瘡不能起發，

病之狀，孰知畏惡之由？父母愛子，急於救療，醫者失察，用藥差舛，鮮有不致夭橫者。文中每思及此，惻然於心，因取家藏已驗之方，集爲一卷，名之曰小兒痘疹方論。刻梓流布，以廣古人活幼之意，顧不韙歟？和安郎判太醫局兼翰林良醫陳文中謹書。

㈡論受病之由

夫小兒在胎之時，乃母五臟之液所養成形也，其母不知禁戒，縱情厚味，好啖辛酸，或食毒物，其氣傳於胞胎之中，此毒發爲瘡疹，名曰三穢液毒。

一、五臟六腑穢液之毒，發爲水泡瘡。

二、皮膜筋肉穢液之毒，發爲膿水泡瘡。

三、氣血骨髓穢液之毒，發爲膿血水泡瘡，三毒既出，發爲疹痘瘡也。子母俱忌食葱，韭，薤蒜，酢酒，鹽醬，獐兔，雞犬，魚腥等物。世俗未曉，將爲發舉，往往不顧其後，誤傷者多矣。

㈢論治法

凡小兒瘡疹未出已出之間，有類傷寒之狀，增寒壯熱，身體疼痛，大便黃稠，此正病也。若無他疾，不必服藥。

註　痘疹若小兒首尾平和，自有勿藥之喜。蓋其腸胃輭弱，易爲虛實，故必不得已折其太過，益其不足，可也。

凡療瘡疹，先分表裏虛實：如表裏俱實者，其瘡易出易靨，表裏俱虛者，反是；表實裏虛者，其瘡易出難靨，表虛裏實者亦反是。若始出一日至十日，渾身壯熱，大便黃稠，乃表裏俱實，其瘡必光澤，起發肥滿，且易靨也。

註　治痘疹之法，與癰疽無異。若邪氣在裏而實熱者，用前胡、枳殼散；元氣怯而虛熱者，用參芪四聖散；虛弱者，用紫草木香湯；虛寒者，用參芪內托散；虛寒內脫者，用木香散。若邪氣在表而實熱者，用麻黃甘葛，此要法也。餘見各證。

凡瘡疹已出未出之間，或瀉渴，或腹脹，或氣促，謂之裏虛；急用十一味木香散治之。

水餌涼藥也；重變輕者，避風寒，常和煖，大便稠也。

註丹溪先生云：痘疹密則毒甚，用人參敗毒散，犀角地黃湯，或以涼藥解之，雖數貼不妨。

凡身熱發煩渴者，宜用六味人參麥門冬散治之；如不應，用七味人參白朮散。

註前證若渴而飲冷者，脾胃實熱，宜用麥門冬散；若渴而飲湯者，氣虛熱渴，宜用白朮散，若大渴引飲面赤，血虛發躁也，用當歸補血湯。

凡痘瘡欲靨已靨之間，而忽不能靨，兼腹脹煩渴者，急用十一味木香散。

註前證若兼惡寒，或四肢冷，瘡毒去而脾胃虛寒也，宜用前藥。若十指逆冷咬牙等證，陽氣脫陷也，用十二味異功散，脾氣虛陷，用六君加川芎當歸黃芪主之。

凡痘瘡欲靨已靨之間，忽頭面温，足指冷，或腹脹瀉渴氣促者，急服十二味異功散；若十一二日當靨不靨，身不壯熱，悶亂不甯，臥則哽氣煩渴嚙牙者，急用十二味異功散加歸朮以救陰陽表裏。

凡痘瘡已靨，煩渴不止，或頭温足冷，或腹脹，或瀉，或嚙牙，多致難愈，急用十一味木香散以救之。已上之證，若誤與蜜水生冷之物，則轉加熱渴而死。

註前證屬脾胃虧損，內眞寒而外假熱耳，非温補不救。如前藥未應，用十全大補湯加附子以純補之。

凡身壯熱，經日不除，如無他證，用六味柴胡麥門冬散治之。熱退卽止，如不止，服七味人參白朮散。

註前證若肝膽熱毒，柴胡麥門冬散；若肝經血虛，用四物湯加黃芪、柴胡；若中氣虛熱，用人參白朮散、

凡身壯熱，大便堅實，或口舌生瘡，咽喉腫痛，皆瘡毒未盡，用四味射干鼠粘子湯；如不應，用七味人參白朮散。

註前證若壯熱飲冷，屬熱毒在表，宜用前湯；若兼大便不通，屬熱毒在內，少用四順淸涼飲，若熱毒旣去，胃氣虛而發熱，用七味人參白朮散；若因陰血虧損而發熱，用四物湯。

凡風熱咳嗽，咽膈不利，用三味桔梗、甘草、防風湯治之；如不應，用七味人參白朮散主之。

充滿後不結實成痂痒塌，煩躁喘渴而死。

註　前證亦有各經熱盛壅遏而出不快者，亦有毒甚痘疔而不發起者，亦有餘毒而潰爛者，當細審其因而藥之。

凡小兒纔覺傷風身熱，是否瘡疹，便服四味升麻葛根湯。

註　痘疹未明而元氣實者，最宜前湯；若元氣虛者，又當詳治，恐發得表虛而痘難出也。

凡痘疹始出一日至五七日之間，雖身熱或腹脹，足梢冷，或身熱瀉渴，或身熱驚悸腹脹，或身熱出汗者，服十一味木香散。

註　前證屬脾氣虛寒假熱，非此藥不救；如未應，佐以六君子專補脾氣；更不應，加木香、補骨脂、肉荳蔻兼補腎氣。

凡瀉水穀，或白色，或淡黃，煎十一味木香散，送七味肉荳蔻丸治之；瀉止者住服，不止者多服。

註　前證若察其外證：若脣青指冷，睡而露睛，口鼻氣寒，瀉色青白，脾腎虛寒也，用前藥六君子湯加補骨脂、肉荳蔻；若頰赤體熱，睡不露睛，口鼻氣熱，瀉色黃赤，脾土實熱也，用瀉黃散。

凡瀉頻津液內耗，血氣不榮，瘡雖起發，亦不能靨也。如身溫腹脹，咬牙喘渴者，難治。緣穀食去多，津液枯竭，飲水蕩散眞氣，故多死矣。速與十一味木香散救之；如不應，急用十二味異功散。

註　前證兼手足指冷，面色青白等證者，屬陽氣虛寒，急用木香散。陽氣脫陷，用異功散；脾氣虛弱，用六君子湯；血氣虛弱，用八珍湯；不應，用十全大補湯。

凡四五日不大便，用嫩猪脂一塊，以白水煮熟，切豆大與食之，令臟腑滋潤，使瘡痂易落；切不可妄投宣瀉之藥，元氣內虛，則瘡毒入裏，多傷兒也。

註　前證若因熱內蘊，宜用射干鼠粘子湯解之；或發熱作渴，或口舌生瘡，或咽喉作痛，亦宜並用前湯。

凡瘡疹初出兩三日至十三日，當忌外人及卒暴風寒穢惡之氣。輕者三次出，大小不一，頭面稀少，眼中無根，窠紅肥滿光澤也；重者一齊出，如蠶種灰白色，稠密，瀉渴身溫，腹脹頭溫足冷也。經[illegible]重者，犯房室不忌口，先曾[illegible]

藥治之久而不愈，則潰，多致不起。

註前證屬足陽明胃經，其方解毒殺蟲之劑，若毒發於外，元氣未傷者，用之多效；若胃氣傷損，邪火上炎者，用蘆薈湯六味丸，若赤痛者，用小柴胡湯加生地黃，肝脾疳證，必用四味肥兒丸，及人參白朮散，佐以九味蘆薈丸。

沈氏痘疹心傳必效良方

㈠有餘不足分治

小兒出痘，發熱三日後見苗，熱緩色淡紅，光明稀朗，尖起，飲食如常，睡甯，此陰陽適均，不藥自愈。又有色甚紅稠，睡甯，飲食如常，一變則不可救，患家切不可目為吉證，亦須預先清解。一如暴熱暴出色赤稠，或額上先出，腹痛脹滿，煩躁不食，驚搐失音，嗽喘發渴；此有餘之證，乃屬腎經眞陰不足陽極之證。經曰：獨陽不長之謂，色紅有頂陷者，與色白頂陷者不同。紅陷非氣虛，乃熱則傷氣。治者切不可吃黃酒、葡萄、荔枝、人牙、胎衣、天靈蓋、及魚羊等熱物，又不可輕用人參、黃芪、白朮、白芍藥補藥，及穿山甲、麝香泄藥，及木香、丁香熱藥。謂補能助氣，熱能發散，既知痘毒屬陰臟，在骨中不動，即經曰陰藏，遇熱則動，即經曰陽行陰也。陽行則為陽證，再用熱藥，陽極則亢，熬盡陰血，何以成膿？經又曰：陽生陰長，陽殺陰藏，如豆種於地，非陽不生，非陰不長，陽極則苗槁矣，即此陽殺之謂。治者滋陰以制陽，庸醫反說清涼傷胃，飲食何進？當補起胃氣，吃得飲食，痘自起長，此說易足惑人，殺人不淺。豈知飲食不進，正以滿腹皆邪氣，如何進得飲食？誠能於大熱之證，投以清解之藥，如亢旱而得陰雨，邪散胃清，飲食自進，膿自起長。又說發表太虛，痘何以成就？豈知毒在皮內，熬煎陰血，若大開門戶，邪散氣暢，豈不妙哉！若專以補胃，豈知邪盛用補，正氣未復而邪氣愈盛，如火上添油。況補土太實，土能剋水，水盡血枯者死！此非虛談，皆出自內經，推理而來，自出痘疹辨一書，屢施屢驗。且看痘只在三日間，血尚未虧，如遇大毒大清解之藥，時時屢進不斷，必食進心安，藥漸漸減少，必至痘成白膿，根下只有一線紅者藥方止。若怠緩過四五日，到那

註前證如痘熱內作，宜用桔梗、甘草、防風湯；如兼痰熱咳嗽，佐以抱龍丸；若氣虛痰涎壅上，宜人參白朮散以補脾肺。

凡涕唾稠粘，身熱鼻乾，大便如常，小便黃赤，用十六味人參清膈散；如不應，用七味人參白朮散。

註前證屬脾肺蘊熱，痘邪為患，用清膈散，解散邪氣；若脾肺虛熱，不能司攝，用人參白朮散，調補中氣。

凡痰實壯熱，胸中煩悶，大便堅實，臥則喘急，速用五味前胡、枳殼湯治之。

註前證若因腸胃蘊熱，宜急用前湯，緩則熱毒延內，多致有悞。

凡飲冰雪不知寒者，陽盛陰虛也；飲沸湯不知熱者，陰盛陽虛也。陽盛則補陰，木香散加丁香、官桂；陰盛則補陽，異功散加木香、當歸。每一兩藥共加一錢。

註陽盛者，當用清涼飲以補陰；陰盛者，用異功散以補陽，須審的實而用，若或少差，死在反掌。前云乃傳寫之誤。

凡痘瘡首尾，若誤飲冷水，瘡醫之後，其痂遲落，或生癰腫，或成疳蝕。蓋脾胃屬土而主肌肉，水濕所傷則津液衰少，榮衛澀滯，不能周流，故瘡痂遲落而生癰腫。

註痘癰之類，屬血熱未解，而內作外邪，搏於肌膚之間，或餘毒蘊結經絡，輕則肌表浸淫瘙癢，重則肢節壅腫作痛。若餘毒熾盛，先用仙方活命飲以解其毒，却用托裏消毒散；毒氣將盡，用四君歸芪以補托元氣。大凡痘瘡始末，皆係脾胃之氣所主，若飲食藥餌失宜，多致變證。故凡飲食少思，內熱晡熱者，屬脾胃氣虛血弱，佐以四君、芎歸、黃芪、升麻。若飲食如常，發熱作痛者，屬氣血虛弱，餘毒為患，佐以射干鼠粘子湯。若飲食如常，發熱作痛，大便祕結者，屬熱毒內蘊，用大連翹飲，如不應，仙方活命飲。若根赤而作癢，血虛也，四物加牡丹皮。色白而作癢，氣虛也，四君加當歸芍藥。色赤而作痛，血熱也，四物加連翹、金銀花。腫而不潰，血氣虛也，用托裏消毒散。潰而不愈，脾氣虛也，用六君子湯。

凡瘡疹已醫未愈之間，五臟未實，肌肉尚虛，血氣未復，被風邪相搏，則津液澀滯，遂成疳蝕，宜用雄黃散綿繭散等

之,微發之藥,錢氏方甚多,宜選用之。如大便過祕,宜微利之,當歸丸、棗變百祥丸是也。初知是斑疹,若便發之,令斑併出,小兒難禁,是使別生他證也。首尾不可下者,首曰上焦,尾曰下焦,若已吐利,尤不可下也,便宜安裏藥三五服。如能食,大便祕,內實者,宜微疏利之;若內虛而利者,宜安裏藥三五服,末後一服調微發之藥服之。大抵用安裏之藥多,發表之藥少,祕則微疏之,邪氣不併出,能作番次,使小兒易禁也。身溫者順,身涼者逆,二者宜服防風湯以和之。若大便實祕,能飲食而內實,宜當歸丸微利之。

㈢五臟病各有所見證

熱則從心,寒則從腎,嗽而氣上則從肺,風從肝,瀉從脾。假令瀉見嗽而氣上,脾肺病也,瀉白、益黃散,合而服之,又宜黃芩厚朴湯,白朮厚朴湯。謂脾苦濕,肺苦燥,氣則上逆也,其證先瀉又兼面色黃,腸鳴呦呦者是也。如見渴熱多者,當服厚朴湯,不渴熱少者,當服白朮厚朴湯,其他五臟若有兼證,皆如此類。

㈣四時經移用藥

假令春分前,風寒也,宜用地黃、羌活、防風,或地黃丸,及瀉青相間服之。春分後,風熱也,宜用羌活、防風、黃芩、或瀉青丸,用導赤散下之。立夏之後熱也,用三黃丸、導赤散。夏至後濕熱也,宜導赤瀉黃散,合而服之,或黃芩、甘草、白朮、茯苓之類,為勝濕之藥。立秋後宜用益黃散,瀉白散、陳皮、厚朴、人參、木香之類。秋分後用瀉白散,立冬之後地黃丸主之,謂腎不受瀉也。大凡小兒斑疹已發有瘡,有聲音者,乃形病氣不病也;無瘡無聲音者,乃氣病形不病也;有瘡而無聲音者,是形氣俱病也。後一證當清利肺氣,八風湯,或涼膈散,大黃硭硝亦可,或如聖湯加大黃,或八味羌活湯加大黃。此是春時發斑,謂之曰風斑耳。瘡疹者,內經云:痛癢瘡瘍,皆屬心火,斑子者,是相火行命三焦眞陽氣之所作也。若氣入跡,變膿疱,入肝為水疱,自病為斑。心乃君火,入於皮作瘾疹,為肺主皮毛,心不害肺金,此乃君之德也。未瘡而發搐,而外感寒邪,內發心熱而發搐,用茶粉下解毒丸,或犀角地黃湯主之。已發便稠密,形勢如針頭者,當輕發其表,涼其內,連翹升麻湯主之。若斑已發,稠密甚而微喘,飲水有熱證,當以去風藥微下之。若出不快,清便自

血枯水乾時候，發癢變黑，歸腎田地，仙丹難救。故治痘者早治多服藥，此上策也，飲藥又不可大碗一進，恐吐傷胃，須細細陸續服，如細雨之潤苗，或一服不效，則杯水之意，必至再三見效。方緩若疹證加涉加斑，皆屬陽證，皆以清解爲主，切不可用參。近說有南北不同。然陰陽無二理，陽證定然不可生陽，陰證定然不可生陰。一如色白頂陷，腹脹煩躁，身不大熱，便白不赤，口氣涼，不進飲食及嘔噦，此不及之證，乃心經之元陽不足也，即經曰孤陰不生之意。治者專以助陽爲主，功不可用清解。

金劉完素六書

㈠涼膈散論

小兒疹痘未出，誤以熱藥發汗，致使陽熱轉甚，則重密出不快，多致黑陷而死，因以世俗多斑疹不敢服藥，以誤小兒諸病多矣。亦不知古人所留涼瀉之藥，通治風驚積熱，傷寒熱病，縱誤是斑瘡，亦使熱勢稍退而稀少出快，早得痊安也。若用此，最爲妙也。

閻孝忠集小兒方論，未達錢氏本意，不明造化之理，反妄言疹病黑陷爲寒，及曰凡斑疹始終不可服涼瀉之藥。後人因之，反致熱甚黑陷而死者，不可勝計也。閻公豈不詳自所編錢氏方治斑疹黑陷，用牛李膏及百祥丸？凡寒藥下之而多得痊愈者，一不救則必死，然則痘疹之爲熱病，豈不明哉！況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於心，及夫斑瘡黑陷，無不腹滿喘喝嘆聲而小便赤澀不通，豈不是熱極乎？況痘疹本因熱而生，病勢轉甚，豈能反爲寒者耶？

㈡斑疹論

斑疹之病，其狀各異，瘡發焮腫於外，屬少陽三焦相火，謂之斑。小紅隱行於皮膚之中不出者，屬少陰君火也，謂之疹。凡顯斑證，若自吐瀉者，慎勿亂治，則多吉，謂邪氣上下皆出也。大凡瘡疹首尾皆不可下，恐妄動而生變。此謂少陽通表裏，宜和之也。當先安其裏以解毒，次微發之。安裏解毒者，謂能安和五臟，防風湯是也。如大便不祕，須微發

虎湯加人參，一日不可闕也。瘡疱標疹，或出不均，大小，如荳麥相親，見其不齊也，相天之寒温，以蟬殻燒灰抄半字或一字以淡酒調少許飲之，大人以淡酒温調之，不半日則均齊。如或用百祥丸紫草飲子皆可服之，俗以酒酢熏之者，適足增其昏瞀耳。至六七日疱疹出全，可調胃涼膈下之，同調理傷寒法。或言瘡疹首尾俱不可下者，此朱奉議公之言也，適足使人戰戰兢兢而不敢用藥也。錢仲陽之用百祥丸，其間有大戟，豈奉議公猶不見耶？自奉議公斯言一出，死者塞路矣。予家某親屬故舊小兒，有患瘡疱黑陷腹內喘者，余以白虎湯加人參，涼膈散加當歸桔梗，連進數服，上灌下泄，晝夜不止。又使睡臥於寒涼之處，以新水灌其面目手足，膿水盡去。蓋四肢者諸陽之本也，兒方爲瘡疱外燔，沃以寒水，使陰氣循經而入達於心肺，如醉得醒，是亦開昏破鬱之端也。如此救活者，豈啻千數！夫瘡疱黑陷喘而滿者，十死八九；若依此法，尚能活其六七，何世醫與病家至今猶未悟也？近年予之莊鄰於蔡河，來往之舟，常艤於此。一日，舟師偶見敗蒲一束，沿流而下，漸迫舟次，似聞啼聲而微。舟師疑其人也，探而出之；開視之，驚見一兒四五歲許，瘡疱周匝，密無容隙，兩目皎然，飢而索食，因以粥飽之。其舟師之妻怒曰：『自家兒女多惹瘡疱傳染，奈何私料此兒？』沿蔡河來其流緩，必不遠，持兒一鞋迎流而上，徧河之人皆曰無此兒。行且二十里，至一村落，舟師高唱曰：『有兒年狀如許，不知誰是瘡疱病死，棄之河中，今復活矣！』聞酒邸中飲者喧嘩，有人出曰：『我某村某人也，兒四五歲死於瘡疱。』舟師出其鞋以示之，其父泣曰：『眞吾兒也！』奔走來視，驚見兒活，大痛流涕，拜謝舟師，喜抱兒歸。今二十餘歲矣。此兒本死，得水而生，伏諗來者：瘡疱之疾熱耶寒耶？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啓元子注云：心寂則痛微，心燥則痛甚，百端之起，皆自心生，瘡疱之疾，豈有寒歟？余承醫學於先人，閱病多矣，苟誑後人，罪將安逃？誠如此法，則原上之丘，以瘡疱而死者，皆誤殺人也！故療小兒，惟錢仲陽書中可採者最多，但其方爲閻孝忠所亂，有識者宜擇而取之！

(二)瘡疱癮疹論

夫小兒瘡疱，癮疹麩瘡丹熛等疾，如遇火運勝時，不可便用升麻湯解之。升麻湯者，是辛温之劑，太平之時可用，發

調，知爲在表，不在裏，當微發之，升麻葛根湯主之。若靑乾黑陷，身不大熱，大小便澀，則知熱在內，當煎大黃湯下宣風散。身表大熱者，表證未罷，不可利大便。若斑疹已出，見小熱小便不利者，當利小便。已發後有餘毒不散，或復有身熱癰瘡之類，當用解毒之藥。

元張從政儒門事親

㊀瘡疱丹熛癮疹舊蔽記

兒之在母腹也，胞養十月，蘊蓄濁惡熱毒之氣，非一日，及歲年而後發，雖至貴與至賤，莫不皆然。輕者稀少，重者稠密，皆因胞胎時所感濁惡熱毒之氣有輕重。非獨人有此疾，凡胎生血氣之屬，皆有蘊蓄濁惡熱毒之氣。有一二歲而發者，有三五歲至七八歲而作者，有年老而發丹熛癮疹者，亦有傷寒中溫毒而發斑者，亦有陽毒發斑者。斑有大小，色有輕重，大者爲陰，小者爲陽，均是熱也，但色重赤者熱深，色輕紅者熱淺。凡治此，輕者因而揚之，重者因而減之。內經曰：少陽客勝，則丹疹外發，及爲丹熛。手少陽者，三焦少陽相火也。啓元子云：是五寅五申之歲，即少陽相火司天故也。他歲亦有之。但內經獨明瘡疹者，少陽相火之所爲也。俗呼曰斑疹傷寒。此言却有理，爲此證時與傷寒相兼而行，必先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從太陽傳至四五日，熛疹始發，先從兩脅下有之，出於脅肋，次及身表，漸及四肢。故凡小兒瘡疱丹熛癮疹，皆少陽相火客氣勝也。內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豈有寒乎？故治瘡疱與治傷寒時氣同法。初覺頭痛身熱惡寒，此小兒初發瘡疱之候也，其脈息皆浮大而有力，亦與傷寒時氣冒風驚風宿乳一概難辨，宜先解之。有二法：遇亢陽炎熱之時，以辛涼解之；遇大寒凝冽之時，以辛溫解之。辛涼之劑者，涼膈通聖之類是也；辛溫之劑者，升麻葛根之類是也。此二法愼勿互用之。既用此二法之後，次以白虎湯加人參冷服之，勿輟。蓋防瘡疹發喘，喘者必死。人參止喘故也。或云立秋之後不宜服白虎湯者，非也。假如秋深發瘧，瘧者中暑而得之，白虎大解暑毒，既有白虎湯證，豈可間以秋冬乎？瘡疱癮疹丹熛，皆是火之用也，是肺金之不及也，故曰白

之不致悞也惟傷食則大便酸臭不消化畏食或吐宜以藥下之

海藏云：傷食宜以藥下之者，當詳其所傷何物，生硬寒熱不等，不可遽用巴豆之類。大毒之藥下之。升麻葛根湯，太陽陽明也，惺惺散風熱咽不利，脾不和，少陽渴，小便不利也，小柴胡湯往來寒熱，胷脇微痛，少陽也，然欲知其經，當以脈別之。

小兒耳冷尻冷，手足乍暖乍涼，面赤，時嗽，時嚏，驚悸，此瘡疹欲發也。未能辯認，間服升麻湯，消毒散，已發未發皆宜服，仍用胡荽酒，黃蘗膏。暑月煩躁，食後與白虎湯，玉露散，熱盛與紫雪，咽喉或生瘡，與甘桔湯，甘露散，餘依錢說。大人小兒同治法，惟劑小大不同耳。

海藏云：消毒散，太陽藥也。白虎湯治身熱目痛，鼻乾不得臥，陽明藥也，正為泄時暑之劑。甘露飲子，肺腎藥也。甘桔湯，少陰藥也。紫雪天門冬、麥門冬、黃芩、地黃為血劑。玉露散肺腎藥。石膏寒水石為氣劑。

㈡斑論

夫斑之為病，皆由子在母腹時，時浸漬食母血穢蘊而成毒，皆太陰濕土壅滯君相二火之所作也。因小兒真氣既盛，正氣又旺，邪無所容，或因天冷，或因傷表，或因傷裏，斑由是而生焉。治當何如？外者外治，內者內治，中外皆和，其斑自出。至於惡寒者發之，表大熱者奪之，渴者清之，大便祕結者下之，小便不通者利之，驚者安之，泄者分之，何以執一為哉？大抵傷寒同治，最為高論，隨經用藥，不可闕也。假令五日已裏，諸病與斑疹不能辯別者，不可疑作斑疹，必須發之，但各從其所傷應見治之，皆不妨斑出。若強發之，其變不可勝數矣。前人言首尾俱不可下者，何也？曰首不可下者，為斑未顯於表，下則邪氣不得伸越，此脈證有表而無裏，故禁首不可下也。尾不可下者，為斑毒已顯於外，內無根蔕，大便不實，無一切裏證，下之則斑氣逆陷，故禁尾不可下也。又如所言溫煖蓋覆，不令通風，以其斑未出，或身表涼而惡寒，或天令寒而惡冷，溫煖蓋覆，不令通風，可也。斑若已出，身熱天暄，何必用蓋覆而不使之通風乎？後人執此二句，首尾俱不敢下，溫煖不令通風，不知天令之所加，人身之所感，致使誤人多矣。大抵前人之言，隨

散後便可用涼膈加當歸白虎湯，化斑湯，玉露散煎服之，甚者解毒湯，調胃承氣湯投之。古人云：『瘡瘍者首尾俱不可下，此言誤人久矣。豈不聞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內經云：五寅五申歲，多發此病，此病少陽相火之歲也。少陽客氣勝，丹熛瘡疱癮疹之疾生矣。又內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於心火，由是言之，皆明心火不可用辛溫之劑發散，以至熱勢轉增，漸成臟毒下血，咬牙搐搦，爲大熱之證明矣。如白虎湯加人參，涼膈加桔梗當歸，不論秋冬，但有瘡疱之證，便可用之。亦且瘡疱癮疹丹熛趺瘡者，是天之一氣以傷人也。且如瘡疱癮疹，以少爲吉，以稠爲凶，稀少者不服藥而自愈，稠密者以寒涼藥捨死而治之，十痊其一二。敝家親眷相知，信服此藥，獲效多矣。』

王好古斑論萃英

㈠瘡疹標本

昔睦親宮十太尉病瘡疹，衆醫治之，王曰：『疹未出，屬何臟腑？』一醫言胃氣熱，一醫言傷寒不退，一醫言在母腹中有毒。錢氏曰：若言胃氣熱，何以乍涼乍熱？若言母腹中有毒，屬何臟也？醫曰：在脾胃。錢氏曰：既在脾胃，何以驚悸？醫曰：夫胎在腹中，月至六七，則已成形，食母穢液，入兒五臟，食至十月，滿胃脘中，至生之時，口有不潔，產母以手拭淨，則無疾病，俗以黃連汁壓之，方下臍糞及涎穢也。此亦母之不潔，餘氣入兒臟中，本先因微寒入而成瘡疹。未出五臟，皆兒病證，內一臟受穢多者，乃出瘡疹。初欲病時，先呵欠煩悶，驚悸，乍涼乍熱，手足冷，面腮赤，燥咳噴嚏，此五臟證俱見：呵欠煩悶肝也；時發驚悸心也；乍涼乍熱手足冷脾也；面赤腮頰赤噴嚏肺也；惟腎無候，以在腑下不能食穢故也。凡瘡疹乃五臟毒，若出歸一證，肝水疱，肺膿疱，心斑，脾疹，惟腎不食穢毒而無諸證。瘡黑者屬腎，由不慎風冷而不飽內虛也，又用抱龍丸數服愈。以其別無他候，故未發出則見五臟證，已出則歸一臟矣。

海藏云：本先因微寒入一句，幷由不慎風冷而不飽內虛一句，勿認作寒證，當識用抱龍丸，即知斑疹多熱也。

治小兒壯熱昏睡，傷風風熱，瘡疹傷食，皆相似，未能辯認，間服升麻葛根湯，惺惺散，小柴胡湯，甚驗。蓋此數藥通治

肺不利紫草茸甘草枳殼湯
太陽出不快，荊芥甘草防風湯。
陽明出不快，升麻加紫草湯。
少陽出不快，連翹防風湯。
四肢出不快，防風芍藥甘草湯。

㊄瘡疹輕重候

凡未出而發搐者，是外感風寒之邪，內發心熱之所作也，當用茶粉下，解毒犀角地黃湯主之。
一發便密如鍼頭形勢重者，合輕其表而涼其內，連翹升麻湯。
若斑已發密重微喘飲水者有熱證，用去風藥微下之。
若出不快淸便自調，知其在表不在裏，當微發散，升麻葛根湯。
若青乾黑陷，身不大熱，大小便澀，則是熱在內，煎大黃湯下宣風散。
若身表大熱者，表證未罷，不可下。
若斑疹已出，見小熱小便不利，當利小便，八正散。
若已發，後有餘毒未散，復有身熱瘡腫之類，當用茶粉下解毒丸。
瘡疹已出後有聲音者，乃形病氣不病也。
瘡疹未出，先聲音不出者，乃形不病而氣病也。
若瘡疹出而聲音不出者，是形氣俱病也，當淸其肺氣，宜用八風湯幷涼膈散，去硝大黃亦可。

李杲十書

時應變，以其所可者而言之，後人不知其變，故執常而不移也。噫！首尾俱不可下者，以其始終臟腑元無凝滯也；若有一切裏證及大便結者，安得不下？溫煖不使之通風，以其發在冬時，故如此也。若發在夏時，斑雖未出亦不用於此也。斑之用藥，大率以脈爲主，浮中沉之診，平舉按之候，察其虛實，定其中外，則可以萬全矣。

㊂未顯斑證所用之藥

外傷，升麻湯主之。

內傷，枳實丸主之。

大便耎者，枳朮丸主之。

若傷冷者溫之，神應丸主之。

惡寒者發之，宜防風蒼朮湯。

表大熱者奪之，此表者通言三陽也。夫陽盛則氣必上行，言奪者，治法不令上行也。

渴者清之，大渴者，白虎湯，小渴者涼膈散。

大便不通者，下之，桃仁承氣湯，四順飲子，柴胡飲子，選用，察其在氣在血。

小便不通者，利之，導赤散，八正散之類，當求上下二焦何經而用之。驚者安之，涼驚丸，重者瀉青丸。

泄者分之，寒則異功散，四君子湯，熱則澤瀉茯苓湯。

㊃已顯斑證所用之藥

出不快，化毒湯。

出太多，犀角、地黃湯，地骨皮鼠粘子湯。

咽，不利，桔梗甘草鼠粘子湯。

倪維德原機啓微

㊀斑疹餘毒之病

東垣李明之曰：諸斑疹皆從寒水逆流而作也。子之初生也，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呼吸者陽也，而動作生焉，饑食母血，渴飲母血，飲食者陰也，而形質生焉；陰具陽足，十月而降，口中惡血，因啼即下，却歸男子生精之所，女子結胎之處，命宗所謂元牝元關者也。此血僻伏而不時發，或因乳食內傷，或因濕熱下溜，營氣不從，逆於肉理，所僻伏者，乃爲所發。初則膀胱壬水夾脊逆流，而剋小腸丙火，故頸項已上先見也。次則腎經癸水又剋心火，故胷腹已上次見也。終則二火熾盛，反制寒水，故胷腹已下後見也。至此則五臟六腑皆病也。七日齊，七日盛，七日謝，三七二十一日而愈者，七爲火數故也。愈後或有病疸病瘡者，是皆餘毒尚在不去者。今其病目者亦然。所害者與風熱不制之病稍同而異，總以羚羊角散主之。便不鞕者，減硝黃，未滿二十一日而病作者，消毒化斑湯主之。此藥功非獨能於目，蓋專於斑者之藥也，不問初起已著，服之便令消化，稀者則不復出，方隨四時加減。

元朱震亨格致餘論

㊀陳氏痘瘡方論

讀前人之書，當知其立言之意，苟讀其書而不知其意，求適於用，不可得也！痘瘡之論，錢氏爲詳，歷舉源流經絡，分明表裏虛實，開陳其施治之法，而又證以論辯之言，深得著書垂教之體；學者讀而用之，如求方圓於規矩，較平直於準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可爲無窮之應用也。今人不知致病之因，不求立方之意，倉卒之際，據證檢方，漫爾一試；設有不應，并其書而廢之，不思之甚也！近因局方之教久行，素問之學不講，抱疾談醫者類，皆喜溫而惡寒，喜補而惡解利，忽得陳氏方論，皆燥熱補劑，其辭確，其文簡，懽然用之，翕然信之，遂以爲錢氏不及陳氏遠矣。或曰：子

㈠斑疹論

夫斑疹始出之證，必先見面燥腮赤，目泡亦赤，呵欠頓悶，乍涼乍熱，咳嗽噴嚏，足梢冷，多睡驚；並瘡疹之證，或生膿疱，或生小紅斑，或生癮疹，此三等不同，何故俱顯上證而後乃出？蓋以上諸證皆太陽，寒水起於右腎之下，煎熬左腎，足太陽膀胱寒水夾脊逆流上頭下額，逆手太陽丙火，不得傳導，逆於面上，故顯是證。蓋壬癸寒水剋丙丁熱火故也。諸斑證皆從寒水逆流而作也，醫者當知此理，乃敢用藥。夫胞者一名赤宮，一名丹田，一名命門，主男子藏精施化，婦人繫胞有孕，俱為生化之源，非五行也，非水亦非火，此天地之異名也，象坤土之生萬物也。夫人之始生也，血海始淨，一日二日精勝其血則為男，三日四日五日血脈已旺，精不勝血，則為女子。二物相搏，長生先身，謂之神，又謂之精，道釋二門言之，本來面目是也。其子在腹中十月之間，隨母呼吸，呼吸者陽氣也，而生動作，滋益精氣神，饑則食母血，渴則飲母血，兒隨日長，皮肉筋骨血脈形氣俱足，十月降生，口中尚有惡血，啼聲一發，隨吸而下。此惡血復歸命門胞中，僻於一隅，伏而不發，直至因內傷乳食濕熱之氣，下流合於腎中，二火交攻，致營氣不從，逆於肉理，惡血乃發。諸斑疹皆出於膀胱壬水，其證後聚肉理，歸於陽明，故三番斑始顯之證，皆足太陽壬膀胱剋丙小腸，其始出皆見於面，終歸於陽明肉理，熱化為膿者也。二火熾甚，反勝寒水，遍身俱出，此皆出從足太陽傳變中來也。當外發寒邪，使令消散，內瀉二火，不令交攻其中，令濕氣上歸復其本位，可一二服立已，仍令小兒以後再無二番斑出之患。此內經之法，覽者詳之。

㈡辨斑證

或久噴嚏，睡中發驚，或耳尖冷，眼澀，或辨傷食傷寒，口熱，或口酢氣孏癖不消，或腹中痛。

如斑證少具，其斑未發，乃與升麻湯三五錢，帶熱服之，待身表溫和，斑疹已顯，服藥乃止。

如其身涼，其斑未出，辨得是斑證，無問服數，直候是表溫和及斑瘡已顯，然後乃止。只時時與桔梗湯寬胸膈，利咽

㈠痘瘡

分氣虛血虛補之。氣虛用人參白朮，加解毒藥，血虛四物湯加解毒藥。酒炒芩連，名解毒藥。

但見紅點，便忌升麻葛根湯，恐發得表虛也。

吐瀉少食爲裏虛，不吐瀉能食爲裏實，裏實而補，則結癰腫。

陷伏倒靨灰白爲表虛，或用燒人屎。黑陷甚者，多用燒人屎。紅活綻凸爲表實，而復用表藥，則要潰爛不結痂。二者俱見，爲表裏俱虛。

痘瘡或初出或未出時，人有患者，宜預服此藥，多者合少，重者合輕。方用絲瓜近蒂三寸，連瓜子皮燒灰存性爲末，砂糖拌吃，入硃砂末亦可。

解痘瘡毒藥，絲瓜升麻酒芍藥生甘草，糖毬，黑豆，犀角，赤小豆。

解痘瘡法，已出未出皆可用，硃砂爲末，以蜜水調服，多者可減，少者可無。

㈡癮疹

黑斑，紅斑，瘡癢，用通聖散調服。

㈢斑疹

脈浮者消風爲主，脈浮數者祛風清熱，脈沉數者瀉火爲主，脈數按之沉實者，解表攻裏。戴云：疹浮小有頭粒者，是隨出卽收，收則又出者是也，非若斑之無頭粒者，當明辨之。

屬熱與痰在肺，淸肺火降痰，或解散出汗，亦有可用者。

以陳氏方爲不足歟?曰:陳氏方誠一偏論;雖然,亦可謂善求病情者,其意大率歸重於太陰一經。蓋以手太陰屬肺主皮毛也,足太陰屬脾主肌肉,肺金惡寒而易於外感,脾胃土惡濕而無物不受;觀其用丁香、薑桂,所以治肺之寒也,用附朮半夏,所以治脾之濕也,使其肺果有寒,脾果有濕而兼有虛也,量而與之中病則止,何傷之有?今也不然,徒見其瘡之出遲者,身熱者,泄瀉者,驚悸者,氣急者,渴思飲者,不問寒熱虛實;率投木香散異功散,間有偶中,隨手獲效,設或誤投,禍不旋踵。何者?古人用藥製方,有向導,有監制,有反佐,有因用;若錢氏方固未嘗廢細辛、丁香、白朮、參芪等,率有監制反佐之藥,不專務於溫補耳。然其用涼寒者多,而於輔助一法,略開端緒,未曾深及,癡人之前,不可說夢,錢氏之慮至矣!亦將以候達者擴充推廣而用。雖然,渴者用溫藥,癢塌者用補藥,自陳氏發之,迥出前輩然其多用桂附丁香等燥熱,恐未爲適中也。何者?桂附丁香輩,當有寒而虛,固是的當,虛而未必寒者,其爲害當何如耶?陳氏立方之時,必有挾寒而痘瘡者,其用燥熱補之,固其宜也;今未挾寒而用一偏之方,寧不過於熱乎?予嘗會諸家之粹,求其意而用之,實未敢據其成方也。試舉一二以證之:從子六七歲時,患痘瘡發熱,微渴自利,一小方脈視之,用木香散,每貼又增丁香十粒,予嘗疑焉。觀其出遲,固因自利而氣弱,察其所下,皆臭滯陳積;因腸胃熱蒸而下也,恐非有寒而虛,遂急止之。已投一貼矣,繼以黃連解毒湯,加白朮,與十貼,以袪丁香之熱,利止瘡亦出;其後肌常有微熱,而手足生癰癤,與涼劑調補,踰月而安。又一男子年十七歲,發熱而昏,目無視,耳無聞,兩手脈皆豁大而略數,知其爲勞傷矣。時里中多發痘者,雖不知人,與藥則飲,與粥則食,遂教參芪當歸、白朮、陳皮、大料濃煎與之飲,至三十餘貼,痘始出,又二十餘貼則成膿泡,身無全膚,或曰:病勢可畏,何不用陳氏全方治之?余曰:此但虛耳,無寒也,只守前方,又數十餘貼而安。後詢其病因,謂先四五日恐有出痘之病,遂極力樵採,連日出汗甚多,若用陳氏全方,寧無後悔!至正甲申春,陽氣早動,正月間邑間痘瘡不越一家,卒投陳氏方童幼死者百餘人,雖由天數,吾恐人事亦或未之盡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醫部彙考四百六十

痘疹門二

元朱震亨幼科全書

㈠原痘賦

痘本胎毒，號曰天瘡，傳染由於外感，輕重視夫內傷。初起太陽，壬水克乎丙火；後歸陽明，血水化爲膿漿。所喜者紅活滋潤，可畏者黑陷乾黃。勢若燒眉，變如反掌，皮膚臭爛，血氣猖狂。若救焚兮徙薪，何如焦額！似拯溺兮落井，不及寬裳。原夫一元肇化，二氣成祥，慾火動而妄作，胎火熾而流殃。啼聲驟發，穢毒深藏，命門養虎，胞戶收鋩，特四時之疫癘，動五臟之皮囊，營氣逆於肉裏，惡血發於膀胱，二火相扇，四大成瘡。毒之輕者發，則微，貴乎調養；毒之重者發則甚，急於隄防。至若運氣推遷，有干勝負，升降時令乖異，無非寒熱溫涼。苟陰陽之逆理，爲氣候之反常，五行鬱而災見，九曜窒而變張，癘氣流行，不論郡邑鄉黨，惡毒傳染，豈分黎庶侯王，此則辨形於診，貴在能製其方。先事解散兮，十全八九；臨時區處兮，算爲尋常。大抵氣運先歲，瘡疹屬陽，春夏爲順兮，樂其生長；秋冬爲逆兮，惡其收藏。暴寒兮，恐邪毒之鬱遏；暴熱兮，慮腠理之開張。膿泡春而莫療，黑陷夏而爲殃，秋斑慮惡，冬疹非祥。此逆四時之令，休誇三世之方！知其凶而治之，自求怨謗；明其吉而往也，得號賢良。且如證候殊形，臟腑異狀，肝主淚而水泡，肺主涕而

蒼藥貴中病醫不執方喜行溫補者動稱乎攻伐專用涼解者祇[illegible]

，行必遠熱，必遠涼，正氣爲先，戒開門而延寇；解毒爲急，休視虎以如狼。首尾不宜汗下兮，治之要略；緩急各有權宜兮，法之經常。執其繩墨者，如守株之待兔；惑於方書者，似多岐之亡羊。且如紅紫焮腫兮，涼血爲上，灰白平陷兮，補氣最良。出不快兮，則表實而發散可用；便或祕兮，則裏實而疏利何妨。毒不能以速解，毒盛者令微汗之發越，熱不可以盡除，熱劇者使小便之清長。三陰盛而多寒兮，必投辛熱，三陽數而多熱兮，無過苦涼。安可惡寒而喜熱，莫執貴陰而賤陽！是故補氣者，參芪白朮，養血者歸芎地黃；發散表邪，輕柴葛而重官桂；疏通裏實，微枳殼而甚大黃，解毒兮連芩梔子，快斑兮牛蒡荆防；連翹瘡中之要領，甘草藥中之君王。咽痛求諸甘梗，頭腫取夫荆防；木通利其小水，入屎救其黑瘡；氣逆兮青皮陳皮，胃寒兮丁香木香；泄瀉莫如訶蔻，嘔吐無過橘薑；麥冬乾葛而止渴，厚朴腹皮而治脹；五味杏仁，傷風者以之定喘，山樝枳實，善食者用之消糧。良工司命，推惻隱之仁心；神物効靈，起沉痾於反掌。諸凡藥味，各有主張，春夏桂枝而少服，秋冬連芩而莫嘗。瘡若乾枯，白朮非其所益；色如紅艷，黃芪豈其攸良！裏虛少食兮，勿投枳實；表實多毒兮，休使生薑。汗自出兮用乾葛，重虛其表；瀉自數兮加木通，再虧其陽。泄瀉酸臭兮，訶蔻不可以遽止，嘔吐清冷兮，連梔安得以作湯。凡用芩連，必須炒製；如加丁桂，必假寒涼。應製伏而不誅其過，得平和而保壽無疆。大勢若平，餘邪須講。毒氣流肝兮雙睛生瞖，火邪入脾兮四肢成瘍。口內生瘡兮爛齦破舌，腹中作痢兮腐胃敗腸。皮膚嫩而洗浴太蚤，因添餘熱；臟腑虛而肥甘太過，遂至內傷。若中風寒，多爲咳嗽，無時搐搦，即灌蝕瘡。既多異證，必有奇方。望月砂退瞖有準，穿山甲排毒無雙。枳實，麴芽，山樝子，消宿食而剋化，大黃，柴葛，地骨皮，解餘熱以清涼。欬嗽以款冬杏仁，痢疾以黃連木香。苦參主乎熱毒，溺白治其疳瘡。用之合宜，工可謂良。嗟夫！癃此證候，勢非尋常，外纏皮肉，內連臟腑，換改形容，如蛇退皮，龍退骨，淋漓膿血，若蚓在灰，鱔在湯。軒岐置而未言，秦漢棄而無方。古無其疾，或云起於建武，今有是證，相傳得於南陽。拘於日數者，不知重輕之病，執其偏見者，罔察虛實之當。本溫再熱，已寒又涼，徒膠固而不變，反赤子而見殃。泄骨髓之眞詮，非子孫而莫示；授肺腑之祕的，牢記誦

膿漿，心斑紅艷，脾疹赤黃，惟腎經之有病，爲變黑而可防。所以觀其外證，因而知其內藏，呵欠煩悶兮肝木之因；咳嗽噴嚏兮肺金之象，手足梢冷而昏睡兮，脾困於中央，面目帶赤而驚悸兮，心火炎於膈上；耳尻屬腎，溫煖如常。二處灼熱兮，下極火炎而必斃，四肢厥冷兮，中州土敗而須亡。先分部位，次察災祥，陽明布於面中，太陽形於頭上，心肺居胸膈之內，肝膽主脅肋之傍，手足司乎脾胃，腰背統乎膀胱。外證分明，用心想像，泄瀉者邪盛於下，嘔吐者邪盛於上，氣逆而腹痛隱隱，毒甚而腰痛惶惶，心熱甚而驚搐，胃邪實而顚狂，口燥咽乾，肺受火邪而液竭，屎硬溺澀，腎因火旺而精亡，氣弱食少者不任其毒，神強能食者不失其常。欲決重輕，但觀發熱；如占順逆，須認其瘡。毒甚兮身如炎火，熱微兮體或淸涼，因寒熱之來往，定徵兆之凶祥。數番施出兮春回寒谷，一齊湧出兮火裂崐岡，蚊跡蚤斑，刻期而登鬼籙，蛇皮蠶殼，引日而返泉鄉。不喜礫紅，更嫌灰白；最宜蒼蠟，切忌紫黃。常要明潤兮，恐薄嫩之易破；不宜乾枯兮，又搔癢之難當。惡候形現，上工審詳，面頰稀而磊落，淸安可保；胸膈密而連串，凶吉難量。頂要尖圓，不宜平陷，漿宜飽滿，切忌空洋。顏色喜老而愁嫩，皮膚愛糙而怕光。繇起根窠，終妨癢塌；丹浮皮肉，必主禍殃。頭面預腫兮三陽亢甚，手足發厥兮五臟摧傷。瘡堆喉舌，毒纏頸項，咽喉痛而呼吸則難，飲食少而吞吐則嗆。此天命之安排，豈人力之倚仗，煩躁悶亂兮，七神離散，譫妄眩冒兮，五毒猖狂。鼓頷戰慄兮，肺敗，咬牙口噤兮腎強。渴不住兮焦膈，瀉不止兮滑腸。失聲兮咽爛，吼氣兮腹脹；晝夜抓搔兮，將營氣之外脫，飲食斷絕兮，必胃氣之中傷；腫忽消而毒歸於內，色變黑而疔起於瘡。食穀則噦兮，在人之夭壽，飲食則噴兮，較醫之短長。輕重反復，調理乖張，輕變重而可畏，重變輕而莫慌，風寒素謹，飲食如常，出入禁乎男女，蓋覆適其溫涼；內無妄動，治不乖方；此則變輕之候，實爲保命之良。若常犯乎禁忌，或誤服乎丸湯，徒自肆乎房害，不知順乎陰陽；外感不正之氣，內傷不時之糧，平人且病，患者何當！是以順則逆而逆則險，宜乎輕者重而重者亡。發自肺經，相連脾臟，氣熱味辛，燥金受剋，形寒飲冷，華蓋先傷。浩飲則水來侮土而成瀉利，過食則脾不消穀而作痞脹。皮毛虧損，肌肉羸尫，起發遲而不能胖壯，故醫緩而反

飲食不思可惡

輕者不須服藥，重者凶吉難明。出時紅點如蠶蚊，密似針頭血浸。頭面預先浮腫，皮膚黑爛黃昏，四肢逆冷啞無聲，悶亂爲凶死證。多有先輕後重，只因觸犯風寒。房事不避臭腥傳，縱口只思生冷。開雜人帶穢物，諸般禽獸腥膻，庸醫淺術誤湯丸，致使痘瘡改變。重者變輕何以，常常和暖衣裳。房中緊密少人行，飲食如常添進。不曾誤投湯藥，亦未妄啖酸辛；此爲人事奪天靈，安可歸乎有命？要識痘瘡死證，無過五證分明。紫黑喘渴悶何甯，癢塌咬牙寒噤，灰白頂陷腹脹，皮嫩易破成坑，泄瀉氣促見鬼神，聲啞頭溫足冷。既識五般死證，其間吉病如何？瘡頂飽滿作膿窠，任是搔摩不破。四畔根兒紅活，安眠靜睡平和，光壯收靨不蹉跎，管取痘證勿藥。黑陷乾枯腎敗，咬牙寒戰肝傷，失聲氣喘肺郎當，泄瀉脾虛腹脹。癢塌悶亂心死，狂言見鬼神亡，嫩皮易破氣無陽，便血陰崩模樣。首尾不宜汗下，汗時腠理開張。風寒易入透斑瘡，收靨不齊火旺。誤下必害脾胃，無事自取內傷。泄瀉黑陷必傾亡，枉使神魂飄蕩。大抵痘瘡未出，先須升葛參蘇；如斯不出汗令疎，紅點見時藥阻。大便若還閉結，輕輕四順相扶，假饒自利莫糊塗。只與閻王掌簿。治痘無過二法，補中解毒兼行。補中參朮草芪苓，枳實山楂有應。解毒芩連梔蘗，連翹枳實防荊。歸芎養血妙如神，加減消詳前定。

而莫忘!

㈡西江月

痘瘡毒從何起,母胎火毒流傳。生來穢物下咽喉,藏在命門裏面。一旦天行時氣,感令相火熬煎。毒從骨髓見皮間,彼此一般傳染。

五臟各般形證,認時須要分明。往來潮熱睡脾經,呵欠煩悶肝證。咳嗽噴嚏屬肺,面紅驚悸屬心。惟腎淸淨忌邪侵,手足耳尻俱冷。

五臟各有一證,其間治法難同。肝爲水泡肺爲膿,大小瘡形異種。脾證發爲疹子,心經見作斑紅。腎爲黑陷病多凶,縱有靈丹何用!

痘疹須明順逆,天時人事相隨。大都陽火是根基,若遇陰寒不喜。春夏順而多吉,秋冬逆以何疑?如逢稠密必凶危,稀少爲輕治易。

治法如今不定,淸涼溫補分明。各持一見論紛紛,俱曰予爲神聖。解毒喜行涼瀉,補中愛使辛溫。不明時令與元神,枉自捕風捉影。

假使天時暄熱,辛溫助火爲殃。嚴寒涼解雪加霜,病者如何抵當?勇實再行溫補,羸虛又使寒涼。虛虛實實伐元陽,好似隔鞾爬癢。

看取時行疫癘,天時熱氣炎炎。精神壯健又能飧,解毒淸涼甚便。若是寒凝太甚,虛羸吐瀉連綿。此宜溫補法爲先,又在醫人活變。

痘疹要知輕重,吉凶順逆精通。毒輕瘡少順家風,湯藥不宜妄用。痘密毒重爲逆,皮膚寸寸成膿。此般形證例多凶,仔細扶持休縱。

輕者三四次出,頭面胸背稀疏。小便清利大便調,飲食如常充足。重者遍身齊出,狀如蠶子[illegible],[illegible],

發起常常檢視，須防黑陷來攻；若見黑陷現其中，藥點許多妙用，豌豆七粒燒過，亂髮火煆和全，珍珠水浸胭脂紅，
針破搽時脹腫。
藥點轉加黑陷，喪門弔客匆匆；百祥牛李及宣風，總是脫空賣弄。不如人猫猪屎，各燒存性和同，木香湯引妙無窮，
萬兩黃金何用？
起發若生瘙癢，此與癢塌差殊，傷風身癢正相宜，血蟲瘡窠不愈。宜用疏風涼血，荊防麴實歸芎，生地乾葛木通宜，
竹葉引煎癢住。
大抵痘宜脹痛，若加虛癢顛連；只因飲食冷邪干，心火剋而悶亂。外用茵陳艾炷，內服參朮調元；若還癢住便回生，
又怕抓傷正面。
何以正面怕癢，內含五臟精華；假如破損實堪嗟，氣散魂飛魄罷。尤忌先傷正額，心經火帶虛邪，幾番試驗不參差，
教與兒孫休錯。
相火居於正額，出現胖靨休先；果然額上露其端，記取決依死斷。最喜兩頤口鼻，始終都在其間，任從稠密勢纏綿，
到底終無傾險。
起發成漿欲靨，忽然泄瀉來攻，此時脾胃不宜空，變出百端可痛。多是內傷飲食，只求藥有神功；若還腫消泄淋膿，
父母爬坑泣送。
先用人參白朮，黃芪甘草乾薑，茯苓訶子及木香，大劑切來溫養。不效次求荳蔻，木香陳氏良方，三番只有異功良，
此是盡頭模樣。
記取成漿時候，最防穢物風寒，大黃蒼朮共燒烟，可解一切穢厭。內服調元飲子，黃芪甘草人參，當歸蒼朮酒芩連，
莫犯荊防發散。

氣血要分虛實，但於痘色中求。紅掀紫腫血實由，四物內加消毒，灰白中陷氣弱，四君子是良謀，略加解毒藥相扶，莫使丁香桂附。

但見痘瘡初出，如逢熱甚昏沉，解毒發散藥先行，莫教臨渴掘井。桔梗升麻乾葛，連翹甘草黃芩，牛蒡梔子木通荊，蟬退防風作引。

若是如常潮熱，只須乾葛升麻，芩連甘草赤芍加，枳實連翹無價。或用參蘇飲子，青皮木香內加，煎來一服勝靈砂，痘見表疎纔罷。

初出若生驚搐，急將導赤疏通；木通甘草與防風，生地黃連仝用。再加辰砂調服，須臾救醒朦朧，此方端的有神功，管取百發百中。

壯熱不曾出見，大便閉結難通，顚狂脣裂眼珠紅，此證凶危堪痛。急與芩連枝蘗，大黃酒炒疏通，連翹枳實與木通，貫仲射干俱用。

自此出而稠密，認他虛實調醫，虛家泄瀉色如灰，大補煨薑堪取。若是腫焮紅綻，芩連梔蘗芎歸，升葛翹蒡桔甘奇，此個眞機祕的。

色似塗朱滿面，身如蚊蚤傷痕，不消三日喪黃泉，切莫再行丸散。若彼爺娘強勸，要伊死裏求生，但將四物入連芩，翹枳梔甘桔梗。

灰白不能起發，又加泄瀉頻仍，溫中丸散不宜停，急急扶危濟困。當歸黃芪白朮，乾薑甘草人參，木香訶子及青陳，官桂丁香靈應。

毒甚常生咽痛，可憐飲食難嘗！射干甘梗與牛蒡，連翹升麻穩當。若是痘堆頸項，此名鎖腸恓惶；一朝惆悵命將亡，變作咽啞水嗆。

痘後或傷飲食，致令腹痛難禁，不宜轉下損脾經，消導方爲對證。白朮人參枳實，黃連麴麥青陳，山楂白茯與砂仁，積化腹疼俱定。

痘爛不齊收靨，正面灌痛流膿，急防兩目毒來攻，解毒清涼好用。酒炒芩連枝蘗，連翹蟬蛻木通，升麻蒡子苦參同，研細酒丸湯送。

大凡痘瘡一證，名爲百歲聖瘡。如龍退骨換心腸，又似蟬蛻殼樣。出現光壯收靨，落痂顏色相當，不宜黑色在中央，犯著實爲魔障。

痘瘡終始日子，難以定日爲言。俗人不解妙中元，專把日期來算。人有虛實勇怯，毒分疎密淺深，密深虛怯定延綿，勇實淺疎日短。

痘瘡苦難捉摸，假如用藥如何？常行參朮芎歸多，甘草黃芪白芍。枳殼木通黏子；連翹桔梗相和，青皮木香茯苓訶，調理陰陽不錯。

痘瘡若見血證，或從口鼻長流；從口出者勢多凶，從鼻出者可救。藥用當歸芍藥，川芎生地升麻，薑炒黃連入內加，服吃血止不怕。

大便若下血餅，痘色灰黑其形，六脈浮洪氣紛紛，定是臟腑熱蘊。白朮猪苓澤瀉，更兼肉桂赤苓，生地加入內中存，一服血止爲幸。

痘瘡雖已泛漲，若見膿不貫充，此爲氣血內虛空，大補湯宜急用。當歸川芎白芍，地黃人參相同，肉桂白朮茯苓從，甘草黃芪炙用。

出痘要知凶吉，須將部位消詳；如從腮頰及承漿，口耳鼻邊先放。此者當爲吉論，其他正額堪防，天庭方廣兩眉眶，切忌如丹模樣。

得到漿成痘熱，依時都要成痂；若還腐爛臭腥加，此是表虛堪訝。急進參芪桂朮，荆防蒼葛升麻，連翹枳實蜜蒙花，
休得弄眞成假。

若是痘瘡潰爛，皮破血膿淋漓，內服參朮與歸芪，枳實連翹官桂。外用多年敗草，曬乾切細成灰，展來席上任施爲，
最解火邪毒氣。

痘熱不能收靨，反將破損成瘡，一時焦痛甚難當，請問如何度量？但取甘草滑石，辰州眞粉清涼，蜜調塗上便安康，
此法不留書上。

有等痘瘡正氣，緣何日久難收？請君仔細問根由，不可臨時差誤。或是曾傷冷水，或因便結熱留，此般治法各追求，
不枉祕傳肺腑。

果是曾傷冷水，濕傷脾胃中虛。脾主肌肉待何如？恠的血膿流注，可用參芪蒼白，靑皮甘茯無拘，丁香薑桂照方書，
救裏收表妙處。

於是大便祕結，三朝一七未通；此爲熱氣內蒸烘，因此毒難開縱。內服歸黃麻子，大黃略用相攻，再行膽導妙無窮，
管取痂成去壅。

收後許多餘證，醫人各要分明，毒流肝臟目生疔，瞖障瞳人隱隱。毒流脾肺壅腫，責歸手足太陰，內傷外感一時辰，
變作百般恠證。

兩目忽然腫痛，痘家毒入肝經，輕爲浮瞖掩瞳人，重則終身廢病。去瞖菊花蟬蛻，蜜蒙蒺藜穀精，各爲細末共和勻，
別用猪肝作引。

癰毒發於肢節，常常膿水不乾，不知調理早求安，廢疾終身貽患。內服千金托裏，外塗萬病金丹，排膿長肉末爲難，
任是千金勿換。

預知痘疹吉凶機，氣色俱於面部推，年上山根爲緊要；紅光吉兆暗凶危，

凡痘疹未出之先，欲知吉凶輕重者，但於面部推之，其色紅黃明潤者吉，暗黑者凶。相法以山根管命宮，年上管疾厄，故此二處爲緊要也。

(六)首尾皆宜汗下

首尾汗下固非宜，能通時變在良醫；虛實不分徒執一，罔知寒熱亂施爲。

首尾不可汗下，此特言平順之證，若遇風寒外襲，應出不出，則汗劑亦可用也。如大便連日不行，煩悶狂躁，下劑亦可用也，但能消息虛實，與時權衡，斯稱良醫。

(七)通利大小便

治終清利自調佳，便溺多艱事可嗟；腹脹喘呼多冷滯，急行疏導解留邪。

此可利則利者也。大抵痘瘡首尾小便長，大便潤者爲順；若小便閉塞，急宜利小便，八正散主之；大便閉三五日不行，宜利其大便，通幽湯三黃丸主之。

(八)脈候

痘疹脈候宜和平，胃氣開中最要清；弦急浮洪爲太過，微遲短濇是虛因。

人以胃氣爲主，所謂弦不弦，石不石，太過爲實，不及爲虛，最宜詳看。

(九)不可汗下

痘疹傷寒證一般，上醫臨證細詳看；莫將汗下輕相試，疏表和中倂快斑。

痘疹發熱，與傷寒相似，但傷寒只見一經形證，若痘瘡五臟之證皆見，如呵欠煩悶，肝證也，乍冷乍熱，手足梢冷，多睡，脾證也，面燥腮赤，噴嚏咳嗽，肺證也，尻冷耳涼，腎之平證也。已上諸證獨見多者，即主其臟之毒特甚，治之

㈢治痘節要總論

痘疹源流，諸書已詳，或謂方母懷胎之時，不肯禁口，恣食辛酸煎炒而成者，或謂父母交姤之時，淫火熾盛，流注於胞而成者，論雖不同，大抵同歸於胎毒，但視其瘡有稠稀，則知其毒有淺深。毒淺瘡本稀者，不必服藥；若不知禁，誤服湯丸，漸次變成重證者有之。毒深瘡勢稠密者，臨機應變，因時制宜，必使元氣得實，毒氣得退而後已。苟病家縱意以違工，醫者隱忍而冀瘥，漸成死證，不可爲者有之。又有廛市村落，相傳染者，輕則俱輕，重則俱重，此係天行疫癘，豈可槩謂胎毒哉？凡遇此等，必先立其年以定其氣，次視其人虛實，以審其治，要在於解表和中，解毒而已。痘疹治法，久無定論，喜行溫補者，不問其人壯實，槩行丁桂薑附之屬，以致皮肉潰爛，咽瘡目昧，傳諸惡毒不可治者多矣。喜行涼瀉者，不問其人虛弱，槩行芩連梔蘗之屬，以致脾胃損傷，嘔吐泄瀉，不食癢塌而死者有矣。予深痛之，故立治法，先定歲年，次察色脈，以審病勢。如果天令嚴凝，形體虛痿，六脈微弱，或曾經大病而未愈，或初起而吐瀉之交作，此當從虛而治，宜行溫補，使正氣勝而邪氣退也。如果天時暄熱，形體壯盛，六脈洪數，飲食如常，大小便閉，此當從實而治，宜行清涼解毒之法，使邪氣無留滯之處，以爲正氣之賊也。今分別門類，收集歌括，詳載方藥。其命方也，以預防通解，托裏化毒，快斑和氣，復元，其實不出古方，庶臨病之醫擇而取之，因病得方，合宜用藥，以收十全之功，非敢謂得魚而忘筌也。

㈣治痘總括

痘疹原因胎毒成，發生須是待天行；如逢疫癘時行候，預解湯丸總有靈。

右腎相火也，爲人身生化之本，或遇冬溫陽氣暴，痘疹之病皆由父母胎毒蓄於命門之中，命門者泄人則感之能動相火，至春夏生長之時，其毒卽發；傳染相似，是謂天行疫癘也。未出痘疹者，但覺冬溫或天時不正，鄉邑痘瘡盛發，此天時之正令也，欲預防者，宜先解毒如辰砂散，三豆湯，或只用代天宣化丸，頻頻與之，使瘡易出易醫。

藥不可草草，詳見此門之下，庶不重述，但附葛根湯加減之例於後，臨時看病之大小擇而用之可也。

㊂四時施治

治痘先須審四時，風寒暑濕亦同推；莫教異氣來相觸，方洩乾坤造化機。

大凡養生之道，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故春病者治在肝，夏病治在心，秋病治肺，冬病治腎，不可逆也。治痘之醫，切須識此，勿使有誤。如天時有飄風暴雨，酷暑嚴寒，常要謹其帷帳，適其寒溫，故寒則蓋覆，欲厚，熱則居處欲清；苟偏熱，則血氣醞釀而瘡易腐爛，偏寒，則血氣凝澀而瘡難起發，一有觸犯，則輕者變重，立生異證。如暴風連日，則有傷風之證，桂枝葛根湯主之；若嚴寒凜烈，則有寒病，正氣散主之；若酷暑熏蒸，則有熱病，人參白虎湯主之；久雨濕淫，則有濕病，胃苓湯主之。要在適中，無犯正氣。

㊃發熱

痘疹未形先發熱，吉凶輕重如何說？熱輕毒淺吉堪期，熱重毒深凶可決。

凡發熱乍進乍退者，其痘必稀；熱少者其痘亦稀。蓋熱淺則毒輕故也。若熇熇發熱，或蒸蒸發熱，煩躁昏眩者，其痘必密；蓋毒深則熱甚也。宜發表，解毒，托裏，加味葛根湯主之。

㊄發熱不出

發熱綿綿不見形，其中凶吉事難明。解肌托裏須斟酌，施治詳分外內因。

熱三朝便出者，此常期也；如過四五日不出者，熱勢綿綿，無有休歇，吉凶之兆未可卜也。急與解毒托裏，分外內因而治之，疎者吉，密者凶。如勞苦之人，皮膚粗厚，腠理閉密，及外感風寒，其痘被外邪所遏而不易出，此外因也；麻黃解表湯。如內虛吐瀉，毒氣內陷而不出，及傷飲食陳積腸胃之間，而毒合併鬱而不出者，此內因也。內虛托裏十補散，內實則枳實導滯散主之。

者要識此意。如肝證多用川芎、梔子仁、青皮之屬；肺證多用黃芩、知母、地骨皮之屬；心證多用黃連、木通之屬，脾證多用防風，甘草之屬；惟腎不可有證，如耳熱骪熱，則邪在於腎，用黃蘗、木通、茯苓、猪苓之屬，此其大略也。臨期應運，存乎其人。凡痘疹未出疑似之間，不可妄用汗下之藥；蓋痘疹首尾不可汗下，汗則虛其表而難成就，下則虛其裏而易倒陷。古人戒汗下，衞生嚴矣。大抵治痘，不過疏表，和中，解毒而已。疏表如防風、荊芥、升麻、葛根之類；和中如人參、白朮、當歸、川芎、陳皮、甘草之類；解毒如酒芩、黃連、牛蒡、連翹之類。古人謂如庖人蒸籠之法，但欲其鬆者，正此之謂也。

㈠不除熱

痘疹爲陽待熱成，徵之發熱始和平；假如大熱身如火，解毒常令小便清。

凡痘疹屬陽，非熱不能成就，故治痘疹者，不可盡除其熱；如熱太甚，毒未發盡，只解其毒利小便，加味連翹升麻湯主之，兼服牛黃丸

㈡不可妄補

痘疹皆言要補脾，補中有害少人知；虛虛實實休輕易，審證施方貴合宜。

痘疹始終以補脾胃爲主，若飲食如常，臟腑充實，此脾胃本強，不須服藥。今人不論虛實，槩以四君子湯，愈增煩熱躁悶昏亂，貽害匪輕。大抵不能食，常泄瀉，瘡灰白者，此氣虛也，四君子湯主之；能食大便閉，瘡掀腫者，此血熱也，四物湯主之。

㈢可表

表解升麻湯最良，紅斑須現飲何妨？時師膠柱無通變，一見紅斑不可當。

時師治痘疹者，方其發熱，但知用葛根湯，一見紅斑，便禁用葛根湯，此膠柱鼓瑟之流，不能淸濁相濟而合羽商

凡痘發熱有嘔吐者，有泄瀉者，有吐瀉並作者，不可驟止，令毒氣上下得出也。但痘見形吐瀉即止者，吉兆也。如久不止，先用理中湯和之；瀉仍不止者，以荳蔻丸治之。吐瀉既止之後，更以調中湯服之，使脾胃氣實，其瘡易壯易靨。

㈡譫語

譫語狂言見鬼神，皆緣熱毒亂天君；辰砂導赤安魂魄，莫聽巫師誤世人！

凡痘發熱，妄有所見而譫語者，或昏昏好睡夢中言語喃喃者，或狂妄欲走循衣摸牀者，皆毒氣內攻神識不清故也。急用鎮神解毒之藥，辰砂導赤湯主之，人事清爽，神采復舊者，吉；若連綿不止，則魂魄將離之兆也。

㈢四肢厥冷

遍身有熱四肢寒，脾胃俱虛仔細看；急用補中併益氣，仍前厥冷治應難。

凡痘遍身皆熱，獨耳尻一處宜涼，所以痘疹之證，頭宜涼，手足宜溫。如手足發冷者，此脾胃虛弱也，可用補中益氣湯治之。服後手足和暖者生，厥逆不退者死。

㈢失血

熱毒熏蒸血妄行，此名惡候令人驚；一身出血俱難治，鼻衄須知病稍輕。

凡人身之血不可妄行，痘疹之火熏灼於內，迫血妄行，隨火而動，或從口出鼻出，大小便出，皆死證也。但鼻出者或有可治之理，元參解毒湯主之。痘疹潰爛不能收斂，出血不止者，多不可治。

㈣口舌生瘡

晝夜發熱渾不歇，口舌生瘡脣破裂；咽喉塞痛食難嘗，解毒黃連併甘桔。

凡痘未出之時，一向熱不退，晝夜煩躁，口舌生瘡，脣破喉痛者，此毒火內蒸，其熱誠急治之，不可緩也。急用黃連

㉖渴

發熱而渴熱在裏，切忌生冷及冰水；生津解毒口中和，小渴任之而已矣。

凡發熱作渴，此毒火內蒸，消鑠津液，故口乾而渴也。微渴者，頻以炒米湯飲之，切不可以冷水紅柿甘梨西瓜等物，反傷胃氣，必有後災，亦不可以薑椒湯飲之，恐助瘡而成他變也。渴甚不止者，人參麥門主之；如吐瀉不止而更作渴者，此脾胃虛弱也，參苓白朮散主之。

㉗腹痛

發熱腹中急痛時，毒攻於內不須疑；大便鞕結須當下，莫待臨危悔却遲？

訣曰：發熱腹中痛，斑瘡腹內攻，發多防不透，發少更防癰，言痘疹腹痛者，乃惡候也。凡痘疹發熱，但覺腹痛即當托裏解毒，俾毒得散，不可逡巡以致後艱也。若能飲食，大便如常，腹痛者，化毒湯主之；大便鞕結，煩躁作渴腹痛者，三黃解毒湯主之；泄瀉腹痛者，建中托裏湯主之。

㉘腰痛

發熱腰疼毒氣深，人或病此或惺惺。人參敗毒眞奇絕，病減瘡稀免殞傾。

凡痘疹發熱腰痛者，最惡，治之宜蚤也。但覺腰微痛者；即與人參敗毒散；如痛止者吉，不止者凶。

㉙發搐

若遇痘疹時發搐，須知病屬於肝木。木能勝土又歸心，風火相爭脾不足。

凡痘發熱有驚搐者，以導赤散加辰砂末服之，此驚痘甚好以驚搐發於四肢也。如痘應出不出，驚搐不止，以瀉青導赤散主之。如不作搐，但心煩啼，退而發搐者，此慢驚之類也，多致不治。但父母不哭者，以麥門冬導赤散主之；如瘡已收靨，餘熱不忍坐視，責而治之，以甯神湯抱龍丸合而治之，輕者可愈。

衞一齊湧出，無所制伏，大凶之象也。必欲治之，不過解毒輕軟，托裏使無陷伏，消毒快斑湯主之。如過期至四五日始出者，氣血本虛，不能戰毒使之即出，當補中托裏發表，增損八物湯主之。

㈡出形遲

瘡出遲遲有數般，皮膚閉塞屬風寒；裏虛吐瀉宜分治，壅毒三焦治却難。

痘疹出自有常期，如應出不出，責而治之。苟外感風寒，皮膚閉塞，不能即出，其證頭痛身熱，及痛無汗，喜蓋衣服，假倚懷中，此惡風寒之象也，當與發散之，用加減參蘇飲。若曾吐瀉多，當溫其裏，裏虛不能快出故也，用加減調中湯主之。如發熱煩躁，狂妄大渴脣躁，其毒氣壅併，流而不洩，上焦主頭面至胷，中焦主胷至臍，下焦主臍至足，毒火蘊於三焦，營衞不行，上下不通而死矣。

㈢應出不出

應出不出是如何？發表奇方效驗多。腹脹便堅煩悶苦，消斑承氣救沉痾。

凡痘應出不出，或外感風寒，或內虛吐瀉，治各不同。如前參蘇飲，葛根湯，敗毒散，調中湯，皆奇方也。若熱甚，腹脹，氣粗，煩渴悶亂，大便閟結者，此毒火內蓄，宜急解之，用消斑承氣湯。

㈢瘡出熱未退

瘡出熱退，毒已盡，熱還不退毒還甚；纍纍常出無定期，外邊最怕乖形證。

痘瘡之熱毒，火所致也。未出之時，其毒在裏，煎熬氣血，熏蒸營衞，故熱發於外。及其見形，則毒洩而熱解，所以瘡疹出而熱退者，其毒本輕，瘡勢亦稀。若痘既出，熱還不減，此毒積於中，其熱方盛，未可言其爲輕也。當急解之，用解肌化斑湯。服後其熱漸退者，可言輕；熱更不退，其瘡纍纍旋出於空痘之間，始疎而終密，如此者，最怕生出他證，或煩渴或狂妄，或泄瀉或腹脹，或瘙癢或寒顫咬牙，或失聲或錯喉，或乾嘔，或黑陷或喘促，諸如此類，皆不可

解毒湯，合甘桔湯治之，不已者勿治。

㉕多汗

發熱身汗不須疑，腠理疏通痘發稀；但恐汗多陽氣弱，調元端的有神奇。

凡痘發熱自汗者，此不必治，腠理疏通，毒氣越洩無鬱遏也。所以古人謂庖人蒸籠之法，但欲其鬆者，正此意也。如恐出汗太過，胃氣反陷，痘不能成就，治法以調元湯主之。

㉖發戰

寒熱時時且戰兢，表虛邪與正相爭；但將柴葛加官桂，入口能令大勢平。

痘瘡所懼者寒戰也。如發熱之時，增寒壯熱，其身振振戰動者，其人表氣素虛，瘡毒欲出不出，留連於腠理之間，邪正相爭，故振振如戰慄之狀，治法以柴胡加桂枝湯主之。

㉗能食不能食

始終能食最為良，平日其人脾胃強；食少即防中氣弱，滲流引日變瘡瘍。

始終能食，其人脾胃素強，自然血氣充實，易出易靨。如平日能食，一旦食減者，即問其人咽痛否？或傷於飲食，依法治之。咽痛者，加味甘桔湯；傷食者橘皮湯。如無上證，只食少者，此脾胃氣弱，不能消食，以參苓白朮散治之。

㉘煩躁

痘瘡安靜號和平，表裏無邪患自寧；煩躁忽然宜細審，癢虛痛實熱呻吟。

凡痘疹以安靜為貴，此表裏無邪，不必服藥。但有煩躁者，必毒氣壅塞，併表裏不寧，宜審視之。如搔爬不停者，瘡癢也；起臥不寧者，裏熱也；呻吟者痛也，非折肱之妙手，焉能識其病而藥之哉

㉙見形

蚊之跡者，血至而氣不至也，當用涼血補血之藥，參芪和血飲主之，服後氣血相隨者吉，瘡如舊者凶。

㉟虛實

一出形來色艷嬌，瘡空皮嫩不堅牢；溶溶破損生難久，個個成膿死可逃。

痘瘡出形如平日，皮肉正色者吉，若瘡色常帶艷而赤，其後多癢塌而不可救也。但見帶艷者，即防後日癢塌之變，早用疏風固表，消毒之藥，使血氣充實，邪火漸退，正氣不虧，光壯乾收如期不亂可也。治法用固陽散火湯為主。

最怕頭焦形焠焠，又嫌皮嫩水溶溶；頭焦變黑瘡歸腎，皮嫩逡巡癢塌攻。

痘瘡先出最可喜者，明潤而鮮也；若瘡頭帶黑，此毒在血分，治法以涼血解毒為要。

㊱咽喉

痘瘡初要解咽喉，喉痹咽瘡毒火燒；祇恐一朝封管鑰，錯喉嗄啞却徒勞。

凡痘疹有咽喉瘡痛者，如烟肉之狀，火焚於下，其燄上熏而痛，急用鼠黏子湯解其毒；痛甚者，用一聖散吐之。若不早治，以致咽瘡潰爛，喉門腫塞，水入則嗆，食入則錯。咽啞失聲，則難治矣。

㊲痘瘡入眼

若怕痘斑入眼中，膏煎黃蘗妙無窮；但觀眼肉多紅腫，急瀉心肝免毒攻。

痘瘡之毒，為害者咽喉最甚，眼次之，所以古人用黃蘗膏為護眼法，其慮深矣。但兩眼紅脈縈纏，或眼閉不開，以致多生瞖淚，急瀉心肝之火，庶免他日喪明之患。

㊳痘兼斑疹

痘瘡只出一般奇，夾疹夾斑總不宜；解毒化斑除火熾，若還不減勢傾危。

治而死。

㊂觀痘出處定吉凶

出現先於面部中，其間凶吉妙難通；遶脣頰頰方爲吉，額上眉間定是凶。

人之面部，左頰屬肝木，右頰屬肺金，額屬心火，頦屬腎水，鼻屬脾土；又正額者，太陽脈之所會，頰者陽明脈之所經，兩耳傍少陽脈之所過。痘爲陽毒，故隨陽先見於面。但陽明者胃與大腸也，積陳受汚，氣血俱多，先於其位出現者吉；若太陽則水火交戰之位，少陽則木火相戰之宮，於其位出現者凶。不但出形忌於正額眉間及兩耳之前後，凡收靨起漿，但於此數處先者，皆逆象也，多不可治。故不立方。

頭面呼爲元首尊，咽喉緊隘譬關津；若還痘瘡多稠密，鎖項蒙頭事可驚。

經曰：頭者精明之府，又言養氣者病在頭，可見頭爲諸陽之會，發生之本也。五臟精華，皆會見於面，是頭面者爲元會之首，至尊貴而不可犯也。咽者水穀之道路也，主內而不出；喉者呼吸之所關也，主出而不內，人非此，則水穀呼吸廢而死矣；故在人身，譬之關津隘口焉。痘疹之出，須頭面頸項稀少，如頭面多者，謂之蒙頭，頸項多者謂之鎖項。蒙頭則視聽俱廢，鎖項則外者不入，內者不出，死之候也。

㊃稀密

頭面胷前總要稀，四肢多也不須疑；遍身碎密堪惆悵，解毒當令髮透齊。

頭面者，諸陽之所會者。胷者，諸陽之所受也。陳氏曰：痘疹輕者，作三四次出，頭面稀少，胷前無，以陽分不可犯也。若遍身稠密瑣碎者，急與解毒，疏通營衛，使氣得其均，血得其活，齊齊起發，無乾枯黑陷之變，可與疏毒快斑湯主之。

痘瘡磊落最爲奇，只怕相粘成聚堆；蠶殼蛇皮生不久，蚤斑蚊跡鬼相隨。

腑虛弱，毒留於中，壅塞不出，謂之正氣不及也，法當托裏解毒，以防倒塌，乾中之變，內托護心散主之。

(四一)出形紫黑

出形已定視根窠，紅活光肥氣自和；若是青乾多紫黑，急宜解毒莫蹉跎！

痘瘡出見已盡，當起發時，謹眎根窠，以決輕重。如形充肥色紅活者，氣血和暢，毒氣發越，大吉之兆也，不須服藥。若見形遍而塌，色枯而黑者，此氣血虛乏，毒氣壅遏，不能起發，急用解毒托裏之藥，如十宣內托散之類。

(四二)稠密

大抵痘瘡只要稀，如期平順不須疑；若還稠密休輕易，解毒時時免險危。

凡痘稀者毒淺，不須服藥，若見稠密，其毒必甚，切防血氣不足，起發不透，漸生變異。常服解毒托裏散，令其易壯易靨可也。如服此藥，紅活光壯者，毒不能留，血氣內實，此爲可佳。若服後病勢連延者，邪氣盛，正氣衰，不能成就，宜屢服之。如服此藥，當起不起，必致變證，不可治也。

(四四)囂薄破損

郛郭充肥實且堅，色多蒼蠟或紅鮮；若逢破損多囂薄，縱有良方命不痊。

郛郭充肥，皮裏堅實，以指捺之，堅實不破；又有蒼蠟色或紅活者，皆順候也，不喜乾燥淫濕。若瘡紅鮮及乾燥而不充肥者，此火盛而血不足也，宜退火涼血輕清之劑，四物快斑湯主之。如瘡光潤而帶淫濕者，此濕盛而氣不足，宜瀉濕補氣兼風藥而治之，蓋風能勝濕也，四君子快斑湯主之。如紅活充肥，以手捺之，隨捺即破，此乃皮嫩易破，後多癢塌而死，宜大補養命湯。如但起發而浮囊空殼主之，其瘡轉潤澤而中含水者可治；無水者必增如麩皮，中無水色者，此血氣俱虛，用大補快斑湯，癢搔煩躁，啼哭而死。

(四五)觀形色

錢氏曰：痘瘡只出一般者善，其間碎密若疥子者，此夾疹也。皮肉先紅成塊者，此夾斑也。皆毒火熏灼於中，故斑疹夾出於外也。宜急解毒使斑疹消散，荊防解毒湯主之。服後不退者凶。

㊴身癢

痘標纔見二三點，爬搔渾身癢不禁；此是火邪留腠理，便須發散瀉肝心。

凡痘初出之時，遍身作癢，爬搔不甯，此是邪火停於肌膚皮肉之間，不能即出，故作癢也。與傷寒汗不出而身癢者同。況諸瘡癢痛屬心火，又肝主風，抓癢不甯者風使之也，肝屬筋而運乎爪。經曰：在變動為握，可見瘡癢而爬者，心肝二臟之證，治宜瀉心肝之火邪，其癢自止，風火併治湯主之。

㊵口臭

口中出氣多腥臭，肝臟火邪焦爛朽；清金瀉火急治之，七日以後應難救。

凡痘初出，口中腥臭，勃出沖人者，肺中火邪煎熬潰爛故也，急以瀉火清金之藥治之。若淹延不治，至七日以後必死。經曰：肺絕者七日死。此證多或失聲而喘，或乾嘔，皆其候也，清金瀉火湯為主。

㊶起發

五六日間起發時，俗人計日強猜疑；不知毒氣分深淺，妄執方書只補脾。

俗云：三日發熱，三日出形，三日起發，此俗論也。蓋毒有淺深，氣有厚薄，出之先後，壯亦因之。大抵不出五六日間，被毒淺而氣厚者，起發常易，被毒深而氣薄者，纏綿延捱至六七日始壯者有之，未可以常期論也。俗醫見其起發之遲，不論毒之淺深，氣之厚薄，槩謂中氣不足，妄用補脾之藥，殊不知曾吐瀉而不能食者，補脾以助長可也；若未經吐瀉，能食，而六腑堅實，復用補脾之藥，不免黨邪為虐，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起發如期貴適中，太過不及總成凶；先期毒盛充膚腠，過此瘡成腹內癰。

[illegible]七日也。如未及期而先起發，此毒火太甚，營衛氣虛，

之多效。錢氏用牛李膏，必其人大小便閉結煩熱作渴，故宜服之；若大小便自調，身無大熱者，則不可用，故用牛李膏，百祥丸，以宣風快斑湯代之。若或泄瀉，其瘡由灰白而變黑陷者，此名倒伏倒靨也，以木香快斑散治之。中病即止，不可多服；若多服，反增熱證。

㊾黑陷

黑陷瘡中最所嫌，此名惡候古今傳；莫教見出渾身上，縱有靈丹治亦難。

凡黑陷亦有可治者。如用前藥，其瘡紅活，依期先壯者，吉；若服藥後而瘡如故者，不治。但瘡本稀或瘡稠密，其中起發者多，略有數箇，黑陷者可治；稠密如縫，又不起發，或灰白或紫色，或青乾又加黑陷，此等治之，則無功矣。大抵痘疹之出，紅鮮者吉，黑乾者凶，其變黑歸腎之說乎？

㊿紫紅灰白二證

灰白遲延頂又平，紫紅掀腫候須明；只將氣血分虛實，莫學庸醫執一評！

凡痘喜紅活充實；不紅活充實者虛也，紅腫太過者實也。假如灰白色當起不起，其頂平陷者，此氣虛也，必問其人初起證候，若初起時吐瀉不能飲食，其後瀉止而瘡灰白頂平者，此正氣虛弱，用十全快斑湯。其瀉不止者，用異功快斑湯，荳蔻丸；甚者用附子理中湯。若未吐瀉，其人素怯，元氣不足，用補元快斑湯。或誤服解毒涼藥，及冷水者，用調中快斑湯。若灰白色又加癢搔，頂平陷，腹作脹者，此不治之證也。假如紅紫掀腫，此血熱也，用涼血快斑湯。或其人素實，初起時誤服熱藥，以致此證者，用三黃解毒湯。紫赤變黑，併喘渴不甯者，此亦不可治也。庸醫不知氣血虛實之分，喜溫補者，不問內實緊用木香異功散；喜解毒不問中虛，俱用芩連梔蘗，以致實實虛虛，執著一偏，誤人多矣！

(五一)錫餅

痘瘡將起辨形色，虛實寒熱分氣血；莫教差錯半分毫，仔細參詳用補泄。

凡痘瘡起發，常須視其形色，以定吉凶輕重；如根窠紅潤而頂肥者，吉；根窠紅，頂灰白者，次之；根窠赤而頂紅帶艷色者，此火勝也，用解標瀉火湯主之；退者生，不退者死。如純灰白色者，此虛寒也；如純紫赤色而齊湧者，此實熱也。虛則補之，實則瀉之，以平為期。服藥瘡色不回者，十死一生。

㊻中枯黑子

四圍起後陷居中，中氣虧虛尚未通；若是中虧成黑子，又名疔毒急須攻。

痘瘡起發，其名不一：有緊小而充實者，俗呼珍珠痘是也，則易壯易靨。有高大而飽滿者，俗呼大痘是也，則蚤壯遲靨。有四圍起而中落者，俗呼為茱萸荳是也，此則有凶有吉，有輕有重。密者蓋由中氣不足也，所以時日未到，但四圍起發而中心尚是好肉，未得起發，再時日既至，自然充壯而成血漿，輕稀者不須治之，重密者解毒化斑湯。若先有水而忽乾枯黑陷者，此名惡候也，不可與中氣不足者例論。

㊼四圍乾枯

中心起發四圍乾，不久焦枯變一般，毒火熏蒸津液竭，開關啟鑰治應難。

痘本稀者，自然易壯易靨；痘本密者，常防不透之害。有中心微起，含水色，而四畔却乾枯者，此毒火熏蒸津液乾枯之兆，急宜治之，如痘疔之法。失此不治，則盡焦枯，復入於裏，煩躁叫哭，腹痛喘渴而死。

㊽痘疔

痘疔治法古多般，只要開通毒氣先，解毒透肌須發散，胭脂四聖保平安。

大抵痘疹初出一點血，為正氣被毒氣沖擊腠理而出現也。其後毒與血併，血化為水，水化為膿，膿成而毒解矣。故毒火太甚，煎熬陰血，其血乾枯而變黑色，不得化水，反塞其毒之路，以致毒氣陷伏而不得出，此名倒陷是也。

之瘡見而復隱起而復塌者必死之候此根本已廢枝葉未枯之象也

㈤護持

變輕變重在斯時，調養看承勿縱弛；禍發卒然難救療，噬臍束手悔應遲！

痘瘡始終有輕變重者，犯禁戒，誤醫藥，受風寒也。有重變輕者，守禁戒，擇醫藥，適寒溫也。然輕重吉凶之變，又存乎起發之時，所以調護不可縱弛也。凡痘瘡起發，或遇迅雷卒風暴雨之變，即當密帷幄，謹飭房戶，以防客氣之侵。如有失於調護，爲寒涼所鬱，不能起發者，用正氣快斑湯治之。遇久雨而不能起發者，用平胃快斑湯治之。凡遇天時暄熱，俗人不知，謂痘欲溫，蓋覆太厚，以致毒火鬱遏而不得發越者，此壯火食氣反虛其氣也，用白虎快斑湯主之。凡痘起發，誤食生冷，以致脾虛而不能發透者，用理中快斑湯治之。凡痘起發內傷，飲食，腹中飽悶，或痛，以致中氣鬱遏而不能發透者，用寬中快斑湯治之。凡痘起發誤服湯丸，偏寒偏熱，以致不透者，必詳問其所服之藥。若誤服寒涼者，用調中快斑湯治之；誤服熱燥者，用三黃解毒湯治之。

㈦泄瀉

痘疹常宜大便堅，清長小便主無艱；若逢泄瀉無休歇，寒熱須教仔細看。

痘自起發之後，大便要堅，雖三四日不大便亦無妨。惟小便常欲流利，若見赤少，用四苓新加湯，如有忽然泄瀉者，要分寒熱治之。又視其所泄之物何如？如其焦黃酸臭者，此內熱或傷食也，用胃苓和中飲，若所出之物清白澄冷者，此裏寒也，用附子理中湯。久泄不止，以理中湯吞豆蔻丸，甚效。

其人能食素脾強，大便雖無也不妨；但用補中兼消導，二陳君子是奇方。

如其人能食，雖有泄瀉，不能爲害。但以補中之藥，用六君子湯主之。

㈧頭腫

初發猶如錫面形，皮膚浮腫勢猙獰；其人能食方無慮，不食昏迷鬼伴行。

凡痘稠密，要依次起發紅活尖長者吉。如一齊起發，遍身白色如錫餅形，頭面浮腫者，此惡候也，但看其人飲食何如？若其人能食，大便堅，小便淸，無他證者，往往捱至日久，渾身皮脫而愈。若不能食，又加吐瀉熱渴搔癢者，此必死之證也。能食者，宜淸導解毒之藥，用助脾快斑湯頻頻與之，不可過多也。

㉜口唇瘡色焦黃

起發初時未試漿，口唇瘡色早焦黃；如斯惡候無人識，謾自多方立紀綱。

口唇者，脾之候也，脾司水穀以養氣血，所以痘瘡不宜脾胃受病。如初發之時，漿水未試，口唇瘡色便帶黃漿，此惡候也。時人不知，喜其成漿，便呼爲吉，延至五六日間，其瘡先靨，唇皮剝破一層又一層，加病而死矣。

㉝瘡頭帶白漿

起發瘡頭帶白漿，不拘何處總爲殃；謾勞妙手調湯藥，七日之中見不詳。

凡痘由紅點而水泡，由水泡而膿泡，由膿泡而結痂，有自然之次第。若初起發瘡，頭帶白漿者，此疫癘也，不問何處，但有此證，便不可治，主七日內而死。

㉞牽連相串

發時磊落最堪誇，相串牽連事可嗟；若是四圍添小粟，定然搔癢證來加。

凡痘瘡起發，顆粒分明，尖圓磊落者吉。如彼此相串，牽連一片者重，仍要看虛實，用解毒化斑之藥，如前所論，分氣血而治之。若本痘起發而根窩四畔又旋出小痘，與本痘成叢，不待漿來，加搔癢而死。

㉟手足發不透

起發時常看手足，發而不透多反覆；此緣脾胃弱中來，發散補脾兼解毒。

起發之時熱渴加火邪內逆事壞喉急宜解毒生津液休得低延悞者
凡痘起發時身熱者，勿除其熱，蓋不熱則痘不起發；如熱太甚過常，脣焦舌燥，小便短小，此則可治，用導赤解毒湯，熱平即止，勿過其劑可也。凡痘瘡作渴，此是常事，蓋由胃中津液不能滋養本源，內則熾於毒火，外則灌潤瘡本，故作渴也。凡渴之時，不可與以西瓜紅柹及蜜水梨菱之類；又或有飲冷水椒薑湯而安者，此僥倖不可為常，但渴太甚者，看其虛實而治。如大便堅實而作渴者，此內實作熱也，用生津地黃湯；如泄瀉而作渴者，此內虛作熱也，用白朮散。

㊅㊁失聲咬牙寒戰

幾番起發便無聲，咬齒增寒神識昏；乾嘔錯喉痰氣急，瀉清腹脹總歸冥。

痘瘡始終要聲音清亮，人事安靜，六腑堅實，飲食如常。如起之時便咽啞失聲，咬牙寒戰者，煩躁昏迷者，乾嘔者，嗆食錯喉者，痰氣喘急泄瀉不止腹脹悶亂者，皆凶證也。人皆知瘡已出而聲不變者，形病也，瘡未出而聲變者，氣病也，瘡出而聲不出者，形氣俱病也。將欲治之，誠難為力。吾見失聲而死者多矣，有咳嗽而失聲者，則不在此例。

㊅㊂嘔噦

病人嘔噦勢堪驚，莫聽寒邪在胃停；妄進湯丸如獨聖，內傷臟腑死將臨。

痘瘡乾嘔無物，或時噦逆者，此肺腑內傷，衝任之水上犯清道而出聲為嘔噦之聲；嘔噦者惡聲也。經曰：絃敗者，聲必斷，木陳者，葉必落，臟壞者，聲必噦，此之謂也。若飲食而嘔吐者，當分寒熱而治。如胃傷冷物受寒氣，此寒嘔也，二陳理中湯。如未傷冷物，未受寒氣，此熱嘔也，二陳一連湯，鼠黏子湯主之。要用控涎散與獨聖散吹之殊效。

㊅㊃狂躁

起發瘡頭預腫時，大頭時氣亦兼醫；瘡頭磊落色宜潤，反此須妨命必危。

凡痘瘡起發有頭面以漸而腫者，此毒氣發越，聚於三陽，欲作膿血，故頭面皮肉掀腫也。此雖正病，亦當解毒護咽，與咽喉兼治之，用大化毒湯。有頭面不腫者，此瘡本稀疎磊落，毒根必輕淺，雖作膿血，却不相粘。故不腫痛，不必治之。若痘稠密應腫不腫者，此毒積於內，不能發透，急服托裏快斑湯，瘡起者吉，不起者凶。至於腫時，又要觀其氣色，瘡本磊落，皮色活者吉；瘡本稠密，皮色黃黑暗灰色者，多不可治。亦有瘡將起發，便先頭面腫者，此天行疫癘，俗呼為大頭瘟也，急宜解毒，用救苦散治之。效者吉；不效則易腫易消，漸變搔癢，飲食錯喉，聲啞倒陷，百無一生。

（卅九）目閉

頭面腫胖雙目閉，毒氣壅塞在經隊。此為惡候謹隄防，腫退目開事不濟。

痘瘡起發時，頭面腫有目閉者，有目不閉者，亦觀其瘡疎密，與毒氣輕重。若瘡疎毒輕者，目自不閉；瘡密毒甚者，其目應閉而不閉者凶。但遇目閉之證，必待收斂而後漸開者吉；未收漸生搔癢，腫消目開者凶。

（四十）痛癢

痘瘡痛癢作何平？癢虛痛實自分明，都來痛者終為吉，諸癢元來不吉云。

大凡諸痛為實，諸癢為虛；謂之實者，邪氣實也，謂之虛者，正氣虛也。蓋痘瘡終始氣以載之，血以養之，氣血充盛，則禁固綳束，其毒不得橫行，所以緊實而為痛也。痛者是美事，不須服藥，苟欲治之，用涼血芍藥湯。氣血若虛，則邪氣橫行，泛溢皮內，燎灼侵蟄而癢也。蓋痘瘡回頭作癢者，容或有之，此否極泰來之象也。若發熱及養漿之時而作癢者，此危證也。治法內用托裏解毒之藥，外用熏浴之法，令其不致癢塌破陷可也。仍要分虛實而治，若能食大便閉結者，此邪氣內實，正氣外虛也，用加味四聖解毒湯主之，外用熏浴之法。如泄瀉者，正氣內虛，邪氣外

醫部彙考四百六十一

痘疹門三

元朱震亨幼科全書

㊀成實

起發已透漸成膿,毒隨膿化決無凶;或逢空殼及清水,毒氣流連可慮終。

痘瘡起發後血化爲水,水化爲膿,至此膿已成而肉已化,飲食如常,自無所苦,可以言吉也。若但起發,殼中無水,此氣至而血不隨;或含水色平塌不起,此血至而氣不隨;或窠囊浮腫,含清水而如水泡之狀者,此氣血俱虛,不能制毒,反爲毒迫漸變痒塌也。治此之法,血不足者,益其榮,用四物化毒湯;氣不足者,益其衛,用保元化毒湯;氣血俱不足者,托其毒固其榮衛,用十全化毒湯。中病者吉,不效者凶。亦有飲食如常,六腑充實者,其見空殼清水之證,雖能收斂,未免爲癰毒也,不可不早待之。治法如上。痘至膿泡,乃收功之時,手足常要和煖,過冷過熱者,變也;人事常靜,煩躁昏悶者變也;六腑要充實,忽吐利者變也;聲要清亮,忽然啞者變也;飲食要漸進,忽不飲食,反作渴者,變也;色要蒼蠟飽滿,忽灰白平塌者變也;瘡要平安,忽痒痛者變也。或觸風寒,或犯禁忌,或傷飲食,或誤湯丸,審而治之可也。

遍身稠密發未透，啼哭呻吟更煩躁，狂言妄語見鬼神，臟腑敗傷大限到。

痘瘡稀疎磊落者，自然起發光壯若是稠密者，切防氣血虧損起發不透，即視病之所在，如前法治之：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在氣治氣，在血治血。如藥不效反增沉重，或啼哭不止日夜呻吟，煩躁悶亂狂言妄語如見鬼神此臟腑敗傷神魂離散，復何爲哉！

乃分[illegible]所以咽喉宜潤，實可飲食無苦，聲音清亮者吉；當此之時，飲水則嗆，食穀則噎，甚者失聲。此症痘瘡糜爛，舌上成坑，咽喉腐壞，肺管壅塞，呼吸俱廢，飲食俱絕，必死之證也。亦有先本無瘡，而因食辛熱之物，或服辛熱之藥，變成此證者，可急用甘桔化毒湯；病退者吉，不退者凶。或有喉中無瘡而暴啞者，此少陰之脈不榮於血也，用養心化毒湯；中病者吉，不中者勿治。

㈥灰白色

陷起平尖腳潤紅，窠囊飽滿盡成膿；自然血氣都如舊，略有差池便是凶。

養漿之時，則平日中陷者，盡起，頂平者盡尖，自然根腳紅活。若色灰白者，雖膿之正色，亦由氣血不足，用大補化毒湯。或因洩瀉而致者，用固本化毒湯。若氣有腥臭者，此有濕熱，當解其標，用解肌化毒湯，更敷益元散，令瘡不致潰爛可也。

㈦瘙痒

每怕成漿瘙痒攻，用心調護極波癢；不分乾濕皆凶兆，只要瘡中有血膿。

瘡灌漿成功，切妨瘙痒，抓破，以洩其氣。俗言抓破出血者吉；不出者凶。殊不知起發之時，其瘡未熟而內裹血，故抓破則血出；養漿之時，其瘡已熟，而內是膿，故抓破則無血。何以辨吉凶？大抵不宜作痒；如作痒而病人精爽，自知其誤抓，或自言其痒而欲人之拊之者吉；作痒而悶亂煩躁，語之不聽，禁之不止，搖頭紐頸，手舞足亂者，凶。其精爽而瘙痒者，賉其形體壯實，曾無吐瀉者，用四聖化毒湯。元氣素怯，而又加吐瀉者，用參歸化毒湯。以上俱要用熏法，更看其抓破者，若復灌漿成瘡，則吉；破而不溢，皮肉焦黑，俱不可治。

㈧死證

眉心鼻準耳輪邊，脣口諸瘡要活鮮；但有焦枯并黑黶，慢求醫卜早尋棺。

㈡寒熱異常

四肢溫煖最相宜，寒熱乖常勢漸危；補瀉中間能謹慎，折肱端的是良醫。

痘疹始終手足常要溫和，不可太熱太寒：太熱則火盛，太寒則水甚，偏勝則殘矣。假如病人六腑閉結，狂妄煩躁，口乾作渴，脈洪數沉緊者，此實也，宜瀉之；手足熱者，本病也，冷者陽極似陰，謂之陽厥，下之勿疑，用承氣化毒湯。如病常吐利，脈微弱沉細者，此虛也，宜補之；手足冷者，本病也，熱者陰極似陽，謂之陽脫，用四物化毒湯。

㈢戰慄咬牙

養漿安靜始爲奇，戰惕鳴牙總可疑；痒痛煩躁雙足冷，縱然盧扁也難醫。

痘已成膿，或寒戰，或咬牙，單見一證者，或可治之。蓋寒戰者，痘出太甚，表蒸而振振搖動也；養衛化毒湯主之。咬牙者，心肝火旺，其牙相戛而鳴也，淸神化毒湯主之。若寒戰咬牙並作者，陽脫神喪，則不可治。瘡痛者，膿血綳急而脹痛也，芍藥化毒湯主之。瘙痒者，血蟄而痒也，外用前熏法可解。若煩者，內熱也，導赤化毒湯主之。煩躁不止，反增昏亂悶者死。吐利而手足冷者用四物化毒湯。

㈣吐利

有膿有血毒歸瘡，只要其人正氣強；莫遣中虛兼吐利，功虧一簣費猜詳。

痘疹成膿之時，不宜輕利。如嘔而無物，多乾嘔，爲忌證，此衝任之火上沖於胃，直犯淸道，故逆出之。吐而有物者，用養胃化毒湯。其瀉者，視所出之物色黃而臭者熱也，用香連化毒湯；瀉靑者寒也，用理中化毒湯。瀉久不止，不論寒熱，通以前理中豆蔻丸兼而治之。而吐利不止，手足冷者，用附子化毒湯，或陳氏木香異功散可選而用。但其藥性猛峻，不可不慎。或有無時糖洩，手足和煖，飲食如常，治之不止，亦不可言無事也。

㈤失聲

稍用之雖無忌但僧道恐有不潔而反爲害者解厭之時慎毋以茶水與病者飲之大害之甚者也；凡被經水反
事及生產之汚所犯者，以大棗燒烟解之；被酒厭者，以菊根茵陳槁燒烟解之；被五辛厭者，以生薑燒烟解之；被死尸及疫癘之氣所犯者，以蒼朮大黃燒烟解之；被狐臭犬羊所犯者，以楓裘子燒烟解之；遇風雨日久，以蒼朮楓裘子燒烟解之。

㈠讝語

膿血淋漓心臟虛，含空神亂被邪；如睡言妄語難甦醒，養血安神病自除。

痘瘡稠密者，成漿之時，或有昏昏而睡，呼之而醒，或有喃喃而語，如被邪之狀。時人不知，多生驚恐。殊不知此因膿血去多，心中空虛，神無所依而致。法當養血安神，其病自愈。甯神化毒湯及安神丸。服藥不醒，反昏亂者必死。

㈡腹痛

瘡成腹痛是何因？便閉腸中燥糞侵，轉下頓教人爽快，若曾受冷却宜溫。

痘出之初腹痛者，方可言毒氣，瘡成爲膿而腹痛者，非毒也。若一向未大便，此燥糞在裏，用大黃化毒湯，不可泥首尾不可汗下之說，坐以待之，反生他變。若誤食生冷，或飲冷水而痛者，可溫之，用溫中化毒湯；中病卽止。

㈢腹脹

瘡毒無邪膿血成，忽然腹脹喘難平；多因穀食傷脾胃，消導寬中病自甯。

痘瘡順證，表裏無邪，膿血已就，忽然腹脹喘促，痘瘡色變，又加煩躁者，此必傷食而得也。何以知之？瘡正故也。輕者消導之，用助脾化毒湯；甚者用不二丸，以所傷之物爲引送下，再服補中化毒湯。

㈢收靨

收靨難拘日數論，但憑稀密實虛分；緩收循序多平穩，大意須防餘毒侵。

凡痘欲成膿時，眉心，鼻準，耳輪，唇口及兩頰，若見焦枯黑黯者，此名倒陷，決主凶，決不可治。痘至養漿之時，便成漿，如當養漿，漿反不見漿，依舊平塌，與未發時相似，或止起發，內却無水，乾枯虛空，此名倒伏。謂之倒者，膿根在脾也；謂之伏者，毒伏不出也；謂之陷者，毒出而復入也。於此時候，人事清爽，飲食如常者，別而治之。小便少，大便閉，壯熱煩渴者，宜下之，用承氣化毒湯。吐利頻數，六脈微弱者，宜溫之，用回陽化毒湯。若人事昏悶，寒戰咬牙，足冷腹脹，氣滿喘促者，此必死之證也。

額上渾如滾水澆，溶溶破爛不堅牢；漸延兩頰皆虧損，洩盡元陽命莫逃。

痘瘡起發養膿，額上如滾水澆之狀，皮溶易破，不成顆粒，大片潰爛，此衞氣不生，毒火熏灼，漸延兩頰，破損水去皮乾，似黯非黯，則陽脫陰留，復增躁哭，此亦必死之證也。

痘瘡有孔流膿水，結聚成堆雞屎形；此證未聞人救得，不須醫治費辛勤。

痘瘡要皮厚包裹完全；若瘡頭有孔，膿水漏出，乾聚乾結，其色灰白，如天泡瘡及癩頭瘡之形者，或清水自破，水盡而乾黑者，此皆癘氣傳染相似，俗云漏瘡，未有能治者矣。凡瘡稠密，臂膊腰股之間，其處久著牀蓆，輾轉揩摩，若非堅牢厚實，未有不破者，但破損之處，定須灌爛，急難成痂，苟破成片，其色焦乾，黧黑，如火燒湯澆之狀者，必死。凡手足破爛成片，不灌者亦難治。

㈨避忌

略見漿膿謹護持，莫教人物往來馳；邪風穢氣相侵觸，變化無常悔却遲。

痘瘡起發之後，漸漸養漿，卽須謹防門戶，禁止人物，內者休出，外者休入，恐防厭穢觸犯其瘡，輕者作痒作痛而變爲重，重者，作痒抓破，煩悶而死。故房中內外，常要燒蒼朮大黃以避不正之氣，令人出入，用稻草燒灰亦可，切不可燒諸香，香能助火透入關節，所以忌之。凡諸厭穢房事最毒，酒次之，五辛又次之，死尸之氣，烈於糞穢，狐臭

頭面深如堆糞形，鼻端黃黑勢獰獰；脣皮塌破多艱苦，嗆水之時又失音；
滿面臭爛不成形，寒戰咬牙更失音；飲食能多幸無事，食艱嗆水命應終。
靨時泄痢忽頻頻，逆順中間仔細評；膿血痂皮爲順候，不分水穀逆堪云。
凡痘瘡收靨之時，忽然泄瀉者，看其所出之物何如：如膿血痂皮者，此倒靨之證。凡脾強腎弱爲順；利盡膿血，則愈，不可強施治法。如利下水穀不化者，此腎強脾弱，急用陳氏木香散，荳蔻丸，利止則吉，不止則凶。

㉘潰爛

過期不靨病遲遲，臭爛渾身靨不齊；粘席粘衣多苦楚，白龍敗草任扶持。
凡痘瘡之沒過期不靨，渾身潰爛，以致粘席粘衣，治法用白龍敗草散，粘襯鋪敷最佳。

㉙難靨

當靨不靨候難諳，治法分來有幾般；縱意逢師徒自斃，臨危方悔噬臍難。
凡痘當靨不靨，須要詳審：如冬寒之時，蓋覆稍薄，被寒氣所遏而不能靨者，用桂枝解毒湯。如夏月之氣，蓋覆太厚，被熱氣蒸熏而不能靨者，宜去衣被令清涼，用甘露解毒湯。如不大便，裏熱太甚，不能靨者，用陳氏木香散；如曾服補藥以致難靨者，此只收漿不齊，俗呼寫坐漿遊是也，不須醫治。如元氣素弱以致難靨者，用參歸解毒湯。世人不知此等關係匪輕，視若泛常，不早治而徒斃，悔何及哉！

㉚犯禁

膿水將乾易靨時，紛紛庸俗欠扶持；不知禁忌多翻變，卻似爲山一簣虧。
世俗於痘瘡結靨之時，即殺雞食之，或用薑椒之類，謂甚和煖，使瘡易收。殊不知雞能動風，辛能助火，脾胃素強者，幸免，如脾胃虛者，反助火邪，以致發癢傷眼，口舌生瘡，馴致壞證者多矣，可不愼邪！又或妄稱痘要溫煖，不宜

收靨不可拘日數。大抵痘稀元氣實者，易出易收；若痘密元氣虛者，難出難收。只要循序緩收，飲食如常，更無他證者吉。如收太急，乃毒火煎熬，熏灼血枯，非正收也，必生癰毒發怪證，甚則夭亡，不甚則殘形損目，愼之哉！

㉔毒氣內攻

人中上下別陰陽，收靨先從此處良；若是足顚先靨黑，多凶少吉早隄防。

人中者，任督二脈交會之處也，痘瘡出壯收靨，俱要在此部位先見者，謂之陰陽和暢；若於額頭手足心先收者，此邪氣攻內，臟腑先壞，不可救也。

㉕臭爛

收靨元來要整齊，臭腥潰爛更蹺蹊；中間順逆須詳審，不可逡巡當局迷。

收靨貴於整齊乾圓如螺靨者上也；頂破膿出聚如雞糞者次也；破損血痂者下也。凡遇此等收靨，便須詢察曾犯何逆？如血氣未實，曾誤投補藥者，此邪氣因補，反蝕正氣，如火灼爛，宜用天水散以解其標，則邪火退而收靨齊矣。如曾多飲冷水，濕浸脾胃，以致收靨不齊者，宜用除濕湯，內滲其濕，外燥其表，令好收靨也。若頸面潰爛，其氣腥臭，及遍身手足和皮脫者，宜分順逆，其膿成毒化，飲食如常，更無他苦者順也；膿水未成，是名倒靨，逆也，逆則生變。

㉖倒靨翻生

但逢倒靨細猜詳，復腫翻生却不妨；頭面腫消空不補，毒根深入剝膚牀。

凡痘出時一點血化為水，水化為膿，膿成結痂，封藏斂束，渾如螺靨，此毒從外解正也。若膿成之後不結痂，反成腐爛，和皮脫去者，此倒靨也。痘瘡倒靨，皆緣中氣不足，急用補中托裏之法。其頭面瘡已破者，後復加腫，灌手足遍身，原無痘處又復出一層，謂之補空，俗呼翻生痘是也。此正氣不虧，邪氣不留而復出外，雖綿延日久，不為大

收靨依期要看痂，或時戰慄或言邪，三元正氣將回復不必良醫病自痊

常見收靨之時，痂面員淨，或時戰慄者，或時言語妄誕者，此皆正氣將復，不能自持之兆，不必驚疑，須臾自定。

㈣落痂

痂皮應脫都不脫，此際誰知復有憂？固表調元湯可服，免教日久病難收。

瘡若收靨，痂殼自脫，或粘著皮肉，不肯脫落者，此表虛也，尤當禁忌，不可以其易而忽之。治法服調元固本湯。

收靨之時不落痂，昏昏喜睡事堪嗟；只緣脾胃多虛弱，調治專宜戊己家。

設若痂皮不落，更加昏睡者，此脾胃氣虛故也。蓋脾虛多睡。治法用調元清氣湯，

落痂之後察瘡形，平整紅鮮日漸寧；若是凸凹併點黑，急宜斂治免憂驚。

其瘡落痂之後，根瘢平正紅活者，吉；若瘢血或凸起，或凹陷，其色或白或黑，此吉凶未可知也。用滅瘢散斂之。如瘢色鮮者，吉；否則凶。

靨脫精神已自由，頭足更遲留？陰陽總犯如鰥寡，安得同時取次收！

凡痘陽生者，以陰成之；陰生者，以陽成之。經云：孤陽不生，孤陰不成。玉函經云：孤陽寡陰，即不中，譬取鰥夫及寡婦。其痘瘡收靨自人中平分上下，髮際以上，陽之陽也；足膝以下，陰之陰也，陽謂之孤陽，陰謂之寡陰，所以瘡之收靨，到此二處，每每遲留不便乾較也，不可服藥。

㈤餘毒

痘後緣何發痘癰？只因平塌少成膿；毒邪蘊聚難消散，透節尋關出空中。

癰毒者，蓋痘出之時，一點血須臾化成水，水化成膿，膿成而毒解矣。若痘出形之後，應起發而不起發；應作膿而不作膿，一片空殼狀如蛇皮，或平塌破損，却無膿水，此本死證，以脾胃素強，尚能飲食，亦可延至收較，只是毒邪

寒涼，於亢熱之時蓋覆重綿，以致當發不發變生他證，雖有善者，無如之何矣。

㈡發熱

頭面渾身涼且和，醫時發熱事如何？微微作熱乾膿水，太甚焦煩病轉多。

痘瘡始末要有微熱，不可盡去；若至收靨之時反增大熱發渴煩躁者，此毒火在內，更防陷伏。治法急用葛根解毒湯。

㈢頑瘡

先前破損灌成瘡，到得收時不斂漿；此等頑瘡須急治，淋漓膿血久難當。

凡痘瘡犯著皮嫩易破者，本不治之證。如破損之時重復腫灌者，此正氣尚強，毒不能入而發於外。至於收靨之時，亦當依期乾較；設不靨者，此正氣被邪氣剝削，雖能逐邪於外，不能逼邪成痂也，急用大補湯治之，不可因循生戾！

數箇頑瘡不肯收，爬時鮮血却長流；如逢此證休輕視，日久須教一命休！

其痘瘡破損，灌膿作痛，不能乾結者，一名疳蝕瘡。但犯著即出血不止，又名陽瘡出血，極難治之證也。內服大補湯，外用緜繭散敷之，逡巡不治，以致潰筋傷骨，穿膜破空，夭命者多矣！

滿面瘡灌血膿多，敗面傷形怎奈何？却在良醫施妙手，調和中外救沉痾。

如痘瘡盡破，又復腫灌膿血浸淫者，切防壞眼崩鼻墮唇敗面也。宜服升麻解毒湯，庶免傷殘之患。

痘瘡抓破狀多般，出血乾枯或作坑；瘙痒焦疼渾小事，穿皮潰爛致傷殘。

痘瘡抓破者，證非一般。有破而血出者，此陽瘡出血也，宜用當歸涼血湯。有破而血水俱乾枯者，此陷伏也，要瘡更灌；肉更腫者為妙，內服托裏囘生散。有破而成坑者，此內陷也，急用白祆散敷罨其瘡，內服托裏囘生散。如此[illegible]，醫者其詳慎之。

痘後緣何瞖膜睛？只因熱毒壅肝經；還睛去瞖多奇術，點洗常教作廢人。

出痘之時，先用黃蘗膏和胭脂塗眼四圍者，正以防斑瘡之入眼也。斑瘡入眼，不在於初，在於初靨之時，或滿面痘瘡爛破，重復腫灌者，毒火欝蒸，內攻於眼，故其斑入眼。又或瘡出已甚，成就遲緩，醫用辛熱之藥發之，致令斑瘡入眼；或又於收較之時，喜啖辛熱，謂之乾漿，以致二火相扇，令其斑瘡入眼。在白珠者久當自去，在黑珠者或掩瞳子者，急用密蒙花散治之；切不可用洗藥，反爲大害。如瞳仁損破與突出倂下陷，俱不可治。

痘後緣何目畏明？肝虛又帶火邪侵，涼肝養血功無比，解使雙眸得見人。

凡痘靨之後，兩目不開，惡見明者，謂之羞明證，向暗處則敢開也。若向暗處亦不開者，此目中有瘡，如上法救之。只羞明者，治以涼肝散。

痘後緣何利血膿？只因倒陷熱腸中；利盡血膿應自愈，莫教饒舌枉施功。

膿血痂皮一路來，待他自止莫疑猜；和中清熱施妙著，劫澀輕投病轉乖。

痘靨之後，忽然便下膿血，此由痘瘡不能正靨，和皮破爛，倒陷於內，本危證也，其人脾胃素強，毒不能留，却流入大腸，所以膿血從便出也。痢盡，膿血自止，最宜詳審，不可亂治。若膿血痂皮，一路下者，此非倒靨，裏素彊不能停留，故膿血痂皮從便中出也。待其自愈後，用清裏和中之劑，不可便投荳蔻丸，及諸劫澀之藥，使毒不出，流於腸胃之間，必生腹滿之病；正猶寇在堂奧之間，欲驅而反閉其門，安得不爲禍乎？勢甚者黃連解毒湯主之；膿血盡用和中湯。

痘證曾無倒陷形，緣何膿水利頻頻？只爲大腸多火毒，解毒通腸效若神。

如痘收較之時，一齊結靨乾淨，並無倒靨，却有便下膿血者，此由平日多食煿炙，素有積熱，今因痘後氣血一虛，不能勝積，故便膿血，故腸鳴作痛，裏急後重。或因痘出之後，飲水太多，停留作泄，熱毒乘虛而入，便下膿血，此名

蓄於中不能發洩，以尋出路，故於關節之處透出而爲癰毒也。但發一二處者可治；若流注於足，灌腫不愈者，綿延日久而死。

癰毒先要分經絡，解毒調元兼裏托，決膿去毒急施功，莫待殘形變爲惡！

凡癰毒之後，先看在何經絡，分氣血多少而治；次看人之虛實，以解毒托裏爲先，不可妄施苦寒敷貼之藥，反使毒不得出，內潰筋骨。如腫未成膿，以必勝膏貼之；已成膿者，以針決去其膿，用生肌散敷之。腫瘍者，用一十六味流氣飲連翹解毒湯治之；潰瘍者，只以十全大補湯治之。凡見瘡癰，卽依上法治之，不可因循以成大患；微則傷殘肢體，必爲廢人；甚則脫腕腐筋，以殞性命。

痘後緣何發大丹？只因毒火鬱成斑，看他所發歸何部，若歸心腎治應難，

痘後發丹瘤者，只因毒火太甚，不能發洩；鬱於肌肉之間，故發而爲丹。從頭上起者至心卽死；從脚下起者，至腎卽死。治法內服元參化毒湯，外用蜞針斷之。

痘後緣何癮疹成？只因毒火未全形；若教發盡無停滯，免得重重怪證生。

癮者，皮膚間隱隱起成疙瘩也。疹者，皮間點點如蚊蚤所咬之狀。痘後發癮疹者，由毒氣發洩未盡，藏於皮膚之間，或因搔痒爬而成者，或因受風火相搏而成者；此是吉兆，正宜發洩，無使停留，以變他疾。如發太甚不已者，內服防風敗毒散，外用蜆子水洗之；如無，以天花水沸拭之。

痘後緣何成血風？妄加擣搯遍身膿，苦參丸與花蛇酒，不至瀰漫可免凶。

凡痘收靨之後，切忌以手擣搯；如犯此忌者，必成血風瘡，至逢春時便發遍身膿泡，俗名痘風瘡是也。治法用苦參丸，花蛇酒，更須灸風池，曲池，血海，三里，則永不發矣。

痘後緣何靨不乾？或時出血病難安；只因毒氣藏肌肉，壞筋腐骨作夭殘。

凡痘靨之後，內有不審而啓內蝕肌肉，膿血日久不乾，或時作痛，謂之湯瘡出血，又謂之瘡蝕瘡，壞筋腐骨，乃不

如一向能食，至痘收後反不能食，聞食氣即嘔逆者，此必過食，問其所食何物，甚則以原物爲引，送下脾積丸，
則以保和湯調之，如久不治，則成疳勞，用集聖丸主之。

收成緣何寒氣攻？只因正氣受虛空；戰惕畏寒還作熱，大補湯丸藥有功。

寒熱往來似瘧形，不分早晚依期臨；只因脾胃多虛弱，補中益氣有神靈。

痘發之後，忽然寒熱大作，乍寒而戰慄，乍熱而躁亂，此皆正氣虛也，用補中益氣湯。

收後緣何手足寒？好將元氣補虛看，六脈細沉如欲絕，治若乖方自惹愆。

痘收之後，手足厥冷，六脈沉細者，此因元氣素弱，以調元生脈散；不可妄認手足厥冷，遂投木香異功散，以取敗亡。

痘後緣何神識昏？終朝喜睡不惺惺；只因毒解神虛倦，氣血和平四體寧。

痘後緣何不識人？口中妄語似邪侵；只因熱伏心包絡，治此無差妙入神。

痘出太甚，至於既收之後，多有昏昏喜睡。俗人不知，見其昏睡，妄生疑怪；醫者不察，其形與脈，乘人之疑，恐嚇取利，其立心之無恆，固不足惜；然而妄投湯藥，實實虛虛，誤人性命，不遭陰譴亦倖矣哉！其痘後昏昏睡者，設若連日不醒，口中喃喃自語，或有睡而復醒，但精采不與人相當；形如醉人，亦多妄語，此邪熱入心，心爲君主之官，不肯受邪，傳於包絡。治法以導赤散解毒湯主之，或安神丸亦佳。

痘後緣何又發驚？只因毒火內攻心；清心散火驚宜退，發作無休命必傾。

痘出發熱，心惡熱，候多驚搐，此驚證也。若於收靨之後，毒從外解，反又驚搐者，何也？蓋由痘發未盡，毒火內蓄，攻於心，故發搐也，用清神散火湯主之。此疾得於痘收之後，氣血已衰，治之甚難。只要藥值時早，病勢易退者可治；連綿不息，則死證也，以脾虛而肝木乘之，動於心火故也。

腸垢。經云：挾熱而利者，腸必垢是也。並宜先與調胃承氣湯，次以黃芩湯，切忌劫澀；如久者，香連丸主之。

痘後緣何泄利多？看他所出物如何，痂皮膿血斯爲順，無分水穀夢南柯。

痘瘡之後，氣血兩虛，最怕瀉利，裏氣不實，變生諸疾。凡看所下之物，痂皮膿血爲順，少以四君子湯調之。水穀不分爲逆，以理中丸四苓湯主之；久不止，用荳蔻丸。

痘後緣何嘔噦頻？只因胃家毒氣停；錯喉嗆水宜施治，失聲乾噦枉勞心。

胃之上口名曰賁門，納而不出者也。凡痘瘡之後，吐而有聲有物者，謂之嘔；有物無聲者，謂之吐；有聲無物者謂之噦；食穀而噴出者謂之錯喉；飲水而噴出者，謂之嗆水，此由熱毒壅於胃之上口，毒火上炎，故冷嘔吐；喉門閉澀，故令錯喉嗆水也。惟乾噦證，乃胃瘡腐爛，不能消穀。故時時漲，口似吐不吐，乃惡證也。亦有咽喉作痛，不能納食而嘔吐者，若是失聲，則咽喉腐壞，不可治矣。嘔吐者，用陳皮竹茹湯；咽痛者用甘桔湯。

痘後緣何熱不除？或因毒甚或元虛，調元解毒分投用，引日須教保幼軀。

痘既收靨，則毒解而熱當除；若熱仍在者，非毒氣之餘烈，必元氣之素虛。惟以脈證辨之：如脈有力而煩熱者，此邪實也，用知母解毒湯；如脈微遲無力，又喜睡者，此心氣虛也，用黃芪調元湯。

痘後渾身一向溫，忽然發熱不堪論，內傷外感分投治，此個眞機說與人。

痘靨後並無餘熱，忽然發熱者。又不可以餘毒未解及正氣虛同論也。此因外感風寒，其證惡寒，頭痛脈浮，用桂枝解肌湯。或因內傷飲食，其證肚腹飽悶，不喜飲食，其脈弦滑，用補中益氣湯加消導之法。

痘後緣何腹裏痛？或因傷食不能安；看他虛實行消導，方顯良醫是折肱。

痘靨後，忽作腹痛，或嘔或利，不思飲食，此傷飲食也。虛則用上補中益氣湯；如無吐利，只腹脹而痛煩躁氣急者，以脾積丸下之。若未傷飲食，忽然腹滿而痛，煩悶不甯者，毒氣入裏，急以雄黃解毒湯治之。若漸加喘急，手足厥

痘後緣何吐衄侵?只因毒甚血狂奔;要他血止宜清血,不止終爲薤露人。

痘收之後,忽然衄血不止者,血出於肺也。吐血不止者,血出於胃也。尿血不止者,血出於小腸也,便血不止者,血出於大腸也。此皆由毒入於裏,迫血妄行,急以涼血地黃湯主之;不止者必死之候。

痘後緣何忽吐蚘?只因內熱又傷肌;但聞食臭蟲應出,吐嘔心煩急早醫。

傷寒吐蚘,則知臟寒;痘疹吐蚘,則知裏熱。由熱氣拂鬱於裏,又不能食,蟲無所養,爲熱所迫,但聞食臭則上湧吐出也。用黃連止蚘湯治之;若不急治,蟲無所食,則食臟肛而爲狐惑之死證矣。

痘後緣何發口瘡?只因辛熱助諸陽;牙齦臭爛防穿頰,脣口生瘡怕啞張。

凡痘疹牙齒生瘡,時時出血,謂之齦宣,呼吸臭出,謂之息露,此走馬牙疳也。由熱在陽明少陰,宜用蠶退散敷之;如脣面浮腫,穿鼻破頰,潰喉腐肉者,不治。又加生瘡破爛,上脣有瘡,蟲食其臟,謂之狐;下脣有瘡,蟲食其肛,謂之惑。由熱在裏,蟲無所食,不肯吐出,內蟲食其臟肛,而證見於脣也。其人好睡,默默不食,其聲啞嗄,謂之狐惑證,宜用黃連除䘌丸治之。如脣落鼻崩,牙脫失聲者,不治。又如舌上生瘡,赤者謂之赤口瘡;白者謂之白口瘡。此皆熱在心脾二經,赤瘡用陰陽散,白瘡用硃礬散,通以洗心散主之,外以珍珠散主之。

痘後緣何不長肌?只因血氣兩相虧;平和丸散宜常服,不可偏傷氣血機。

凡人素肥,痘後一旦瘦弱,雖能飲食,不作肌膚者,此由氣血兩虛故也。治之宜兼氣血,不可一偏;偏陽則傷血,偏陰則傷氣。陽日服參苓白朮丸,陰日服當歸益榮丸,此不傳之妙。

(六)痘後多疾

痘後緣何多怪疾,問其元日犯何逆?隨其所犯法治之,此是家傳眞祕的。

痘後緣何手足攣？只因血少受邪干；補血養血神仙訣，不遇知音莫浪言。

凡痘收後，手足忽然拘攣，不能屈伸運轉者，此因血少不能養筋，又或感以風濕之氣而然。治之不可輕用發散，恐反耗其血；只補血養血，此祕訣也。用當歸桂枝湯。

痘後緣何咳嗽多？只因毒火肺中魔；清金降火平和氣，肩息胷高夢南柯。

痘疹之後惟肺受傷，至於既收，毒解而肺甯矣。若又咳嗽喘急者，何也？良由毒火流入肺中，肺焦葉舉，故令咳嗽喘急也。治宜清金降火，用甯肺湯；久而不已，加龜殼；肩息者不治。

痘後緣何腫脹生？或風或水食傷成；腫屬肺經宜汗解，脹屬脾經利解寧。

凡痘收之後，或面目虛浮，四肢腫滿者，此屬於肺；因表虛受風濕之氣，宜以汗解，用五加皮湯。或腹脹如鼓，目泡微腫者，此屬於脾；因脾胃素虛，飲水太多，以致水蓄於中，滿而不去，又或傷食，脾不能消，濕熱內蓄，宜以利解，厚朴湯主之。若虛腫者，不可妄投，又宜萊菔丸主之。

痘後緣何小便遲？膀胱蓄熱少人知；不將導赤爲良法，只恐遲延有變時。

痘收之後，小便不利，此熱蓄於膀胱也。治法以導赤散主之。

痘後緣何大便難？只因腸胃津液乾；潤腸暗導宜兼用，縱有餘邪糞後安。

收靨後大便鞕結及難者，此由瘡出太虛，血枯氣不能運，腸胃津液乾燥故耳，用潤腸湯主之。若因誤食熱藥，及辛燥煎炙，以致陰血受虧，不能滋潤六腑而大便難者，用涼血潤腸湯主之。

痘後反渴者，此由痘出太甚，津液枯燥，津液主胃腕，故作渴也。不可縱飲，以法救之，免生水蓄之證，人參生津散主之。

痘後緣何雨汗淋？只因弱衛熱其榮；自汗黃芪湯最勝，盜汗當歸藥有靈。

發熱之時，經水以期而至，此蓄血得出，熱隨血解，乃吉兆也。但至四五日，其經當止；若不止者，此亦熱入血室，迫血妄行，用涼血地黃湯加人參主之。

女人經閉不爲月，天行痘疹時發熱；血海滿實痘彌留，治宜二陽依祕訣。

女人一向經閉未行，血海蓄血，至天行痘疹發熱之時，毒氣拂鬱衝任之間，其病必甚，治不可攻擊，輕動其血。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不月；但治其心脾，使毒得以洩於外可也。用瀉火越毒湯主之。

崩漏時時血已枯，瀉而不滿臟中虛；豈堪當此天行證？濟弱扶危救病軀。

女子一向崩漏不止，氣血已虛，若當天行痘疹之時，必不能任其毒，先宜大補氣血，使裏充實，毒不得留，易出易收也。十全大補湯主之。

起發泡漿忽經動，莫將厭穢乍心驚！急防陷伏乘虛起，大補湯丸妙入神。

凡痘疹起發，至泡漿數日，最宜表裏無病，飲食如常；若當此時忽然行經者，人但知厭穢以觸正痘，殊不知此乃己身之血，安得爲厭？但恐血去裏虛而生陷伏之變，急宜救裏解毒。大補湯主之。

經行暴啞勢堪驚，血去津枯舌不榮；養血通心言語出，一時聲價重千金。

若起發泡漿之時，其經忽行，其聲忽啞而不能言者，此乃血少，少陰之脈不能上榮舌也，當以當歸養心湯主之；其能言者，用上大補湯爲正。

月事如來變壞瘡，神虛陷伏豈尋常？補中托裏休輕慢，瘡若回時免損傷。

如起發泡漿之時，月事大來，瘡應起不起，漿應灌不灌，頂平形塌，或灰白或黑陷者，此皆陷伏，乃壞瘡也，急宜托裏以調元內托散主之，外用胡荽酒噴之。其瘡起發腫脹，或於空隙中再出一層者，此乃大吉之兆也；若加腹脹

痘後以漸平復者，不須用藥。如生諸疾，不由痘中來者，謂之恠異，必先詳審服何湯藥，喫何飲食。或感冒風寒暑濕，知犯何逆，即以所犯治之。

㉗痘後調理

痘後渾身肌肉薄，如蛇退皮蟬退殼；最宜調養忌衝風，洗拭勤勞諸證作。

痘既收靨，肌肉嫩薄，榮衛不密，只宜隨其寒暑，慎其起居，不可衝冒寒暑之氣。設遇卒風暴雨，宜謹避之。尤不可洗浴身體，梳頭洗面，出外行動，恐生變證也。

痘後腹中若換腸，生硬辛熱莫輕嘗；若還貪口渾無忌，犯卻中和變內傷。

又痘收之後，腸胃氣傷，凡有飲食，不可太熱太寒，尤不可忍饑過飽，恣食甘肥，生冷難化之物，使犯腸胃沖和之氣，變爲內傷，貽患終身者有之，可不慎哉！

㉘婦人痘疹

女人痘疹最難醫，分明陰質血先虧；出形起發乾收日，生怕時逢天癸期。

經曰：小兒女子益以滋甚，以女人陰質血常不足也。痘疹始終以氣血爲主，氣以充之，血以濡之，一有不足，則變生焉。所以女人十四以後有出痘者，常恐起發成就之時，天癸一行，內動其血，未免裏虛，終成陷伏也。

發熱適逢經水斷，神識不清多誕妄；血室空虛熱入來，涼血瀉肝金不換。

若女子天行痘疹發熱之時，經水適斷，增寒壯熱，神識不清，妄有所見，言語妄誕，此爲熱入血室，血室，衝脈是也。肝主之，肝藏血，衝爲血海，行經之後，血室空虛，天行邪熱，乘虛入裏，肝藏魂，開竅於目，神不清者，魂亂也，目妄視者，視亂也，讝語者，肝移熱於心也，用瀉肝散主之。

發熱經行非正期，火邪迫血事堪疑；急須解毒兼涼血，莫待中虛卻責醫！

[illegible]

同黃蘗。芍藥住乎腹痛，白朮止乎脾泄。瀉若澀兮苓通，咽常痛兮甘桔。心神驚妄兮鎭以辰砂，臟腑閉結兮利以大黃。牙齒生疳，文蛤配乎溺白；咽喉若痺，射干助以牛蒡。五味杏仁，治喘咳之吤吤；薄荷竹葉，解膚熱之烊烊。火燒人屎，蜜炒麻黃，發斑毒之出現，令邪氣之舒張。枳實山楂，消脾熱而化毒；兜鈴地骨，清肺熱以回瘡。瘡疹既出，調理甚難。坐臥欲煖，飲食宜淡，風寒若受兮爲腫爲熱，酸鹹不禁兮爲咳爲喘。異氣既感，變證宜叅。便多膿血兮倉廩夾熱；咳多涎沫兮，華蓋傷寒。口爛脣瘡，心脾之火未退；皮焦髮槁，榮衞之液將乾。苟不詳於臨證，何以見其折肱？當此變證，各有奇方。身熱不除，柴葛合乎四物；口瘡若甚，甘桔對乎三黃。消腫定喘兮，葶藶取效；化痰止咳兮，順氣爲良。血氣已虛，八物增損而可飲；水穀不納，二陳斟酌以堪嘗。利血兮香連丸去蔻而加秦皮，黃蘗；咳血兮五拗湯去麻而加茅根，地黃。此疹科之治法，繼痘科而再詳。

㊂西江月

斑疹俗呼麻子，蓋因火毒熏蒸；遍身紅點碟砂形，發自心脾二經。最忌黑斑死候，最宜赤似朱砂，大都治法喜清涼，不可辛甘犯禁。

疹子何因咳嗽？只因肺與心連；肺經被火苦熬煎，以致咳嗽氣喘。治要清金降火，不宜誤用甘辛，譬如包子蒸籠然，只要氣鬆火緩。

疹子如何辨認？分明狀似傷寒；此多咳嗽有紅斑，噴嚏眼中水現。或見腹中疼痛，或時吐瀉相兼，疹家吐瀉不須安，正要毒除熱散。

疹與痘瘡異治，二家不可同方；痘宜溫解疹清涼，又要形見爲上。若受風寒不出，其間凶險難當，急爲發散保平安，切忌神昏腹脹。

喘急，寒戰咬牙，手足厥冷，凡此皆必死之兆也。

㉙孕婦痘疹

妊娠痘瘡治應難，表裏煩熱胎不安；清熱安胎爲祕的，胎元觸動命中殘。

如孕婦出痘，只以清熱安胎爲主，不可觸動其胎，治法以安胎如聖散主之。

痘出之時逢產育，表裏無邪愼不足；大補氣血急施功，腹痛微微行惡露。

如孕婦出痘，正當其時，有正產者，只以大補氣血爲主，用大補湯。若小腹急痛，恐有惡露，微與行之無妨，用黑神散。

產後天行出痘瘡，此時平順不須忙；只將大補收功效，謾向諸書再撿方。

凡產後遇天行瘡疹，元胎係累，不必驚惶，只補血氣，用大補湯主之。

㉚原疹賦

疹雖毒結，多帶時行氣候；暄熱非令，男女傳染而成。其發也與痘相類，其變也比痘匪輕。患夫患婦，常視如泛常；若死若生，總歸於天命。不知毒起於脾，熱流於心，始終之變，腎則無證，臟腑之傷，肺則尤甚，閉門問塗，不如路中尋逕，揚湯止沸，不如竈裏抽薪。初則發熱，亦似傷寒，目出淚而不止，鼻流涕而不乾，咳嗽太急，煩躁難安。以火照之，隱隱皮膚之下；以手摸之，磊磊肌肉之間。其形若疥，其色若丹，隨出隨沒，乍隱乍現。根窠若腫兮，疹而兼癮；皮膚若赤兮，疹以夾斑。似錦而明兮，十有九效；如煤而黑兮，百無一生。疹毒最重，治法不同。微汗常出，熱勢越而不留；清便自調，邪氣行而無壅。腠理拂鬱兮，即當發散；腸胃閉結兮，急與疏通。苟視大而若細，恐變吉而爲凶。故衄不必憂，邪從衄解；利不必止，毒以利鬆。所喜者，身上清涼；可畏者，咽中腫痛。飲水不休，法在生津養血；飲食欲減，方須救胃和中。且如出之太遲，發表爲貴；出之太甚，解毒其宜。毋伐天和，常視歲氣，寒風凜凜，毒氣鬱而不行；火日炎炎，邪氣乘而作

問甚身間壯熱，只因餘毒留連[illegible]
集聖胃苓任選。

咳嗽頻頻不止，或因不禁酸鹹；又如火毒肺家延，尤恐胃高氣喘。體實兼行葶藶，肺虛清肺神丹，如斯調理保平安，莫向風波弄險。

葶藶丸除肺熱，杏仁葶藶防己；牽牛萊菔子相隨，棗肉搗成爲劑。清肺神丹降氣，鹽水煮焙陳皮，芩連甘桔杏仁泥，蘇子稀糊丸易。

口齒生瘡臭爛，此名走馬牙疳；金花丸子內求安，外用除疳妙散。先收尿桶白垽，火燒白色如鹽，五倍銅綠退絲蠶，砒棗燒成黑炭。

赤痢下時鮮血，黃連柏葉槐花；枳殼荊芥穗同加，利止血除纔罷。白痢茱萸滑石，外加枳殼升麻，烏梅取肉作丸佳，赤白香連可下。

四疾須防死證，臨時休得殊差；兒多體熱瘦如麻，咳嗽面青聲啞。走疳脣齒肉落，痢疾噤口吁嗟，此般就是死冤家，不可騎牛問馬。

㈢治疹雜科

疹爲熱毒屬於心，肺與相連毒易侵；咳嗽鼻中清涕出，更加兩目淚盈盈。

疹痘皆胎毒所發，瘡發掀腫於外者，屬少陽三焦相火也，謂之斑。色小紅而行於皮膚中出者，屬少陰君火也，謂之疹。蓋人之五臟，心肺相連而位乎上，故斑疹之發，唯肺受毒最甚，視其咳嗽鼻涕之交出則可徵矣。大抵疹子治法，宜以瀉火清金爲主。瀉火如芩連，梔子，連翹，大青，元參之屬；清金如知母，石膏，麥門冬，牛蒡子，天花粉之屬。

大抵冬溫最不祥，民多受熱發瘡瘍；如逢斑疹相傳候，急與湯丸預解良。

若遇疹子出現，詳看天令如何；假如日煖又風和，敗毒荊防堪可。若是時分疫癘，芩連消毒宜多，用心調理救沉疴，
莫學觀天井坐！

且說荊防敗毒，此爲發散仙方；防風荊芥生地黃，酒炒芩連二樣。桔梗人參甘草，連翹升麻牛蒡，元參酒蘗炒眞良，
竹葉水煎停當。

又有芩連消毒，散火解毒尤佳；芩連梔子及升麻，桔梗甘草多把。石膏人參知母，連翹蒡子紅花，引用竹葉更多加，
此個方兒無價。

若是發散不出，令人眞個憂疑；麻黃酒蜜炒如煤，梔蘗芩連一例。更著大黃酒炒，連翹蒡子相宜，石膏蟬蛻紅花子，
不效命離塵世。

如見出時紫黑，此般今古多凶；急求人糞路歸東，火燒存性取用。細研酒調吞下，須臾黑色變紅，若還依舊黑朦朧，
管取黃粱一夢。

疹子見時發熱，尋常只用化斑；石膏甘草及人參，桔梗連翹有驗。若見毒多熱甚，芩連消毒爲先，大腸閉結大黃添，
務取微溏數遍。

疹毒類多咽痛，火邪熏灼無他；連翹甘桔要多加，射干蒡子多把。外用十宣妙散，吹喉休要吁嗟，假如見效莫爭差，
消毒芩連無價。

疹子若兼瀉利，預先用藥調醫；瀉時加減五苓宜，加上甘草滑石。如見利兼赤白，香連丸子相隨，大端利止便爲奇，
不效令人疑忌。

疹欬聲聲氣促，只消降火淸金；黃芩梔子赤茯苓，桔梗石膏一定。知母人參地骨，瓜蔞麥冬杏仁，元參蒡子妙如神，
竹葉煎來作引。

時行疹子與傷寒相似惟疹子則咳嗽噴嚏[illegible]

子，宜用前解毒之藥發散之。

發熱渾身汗最宜，衄流于鼻不須疑；惟知毒向其中解，血汗俱多又在醫。

凡痘疹發熱自汗出者，毒從汗散，元府開，疹毒得出也。衄者毒從血解，不須遽止；若自汗多者，則爲火所迫，急與止之。經曰：奪血者無汗，止汗，宜用黃連湯；止血，宜用茅花湯。

毒熱熏蒸汗滿身，火邪壅迫血違經；汗宜表解邪從散，血出榮中毒亦輕。

發熱蒸蒸吐利幷，或時滯下作腸鳴；火邪內迫宜清解，法向時行疹毒尋。

疹毒發熱之時，或吐或利或滯下，皆火邪內迫，上行則吐，下行則利，又甚則裏急後重而爲滯下也。法於疹家求之，不可作吐利滯下而治。吐多以竹茹石膏湯主之；自利以猪苓湯主之；滯下以黃芩湯主之，此皆疹家治法也，醫者詳之！

火邪拂鬱咽喉痛，甘桔牛蒡湯可用；吹喉唯有十宣良，莫犯金針病增重！

夫疹痘類多咽痛者，何也？皆緣毒火拂鬱，上熏咽喉，故令咽腫而痛也；不可誤認他證，以針去血，宜以甘桔牛蒡湯，十宣散主之。

熱甚作渴少飲水，毒解生津功莫比；若然縱飲不知休，水蓄於中災異起。

大凡疹痘發熱，未有不渴，宜用菉豆芝蔴炒米湯飲之；不可與以涼水。更宜生津解熱，用人參白虎湯主之；若恣飲冷水，恐生水蓄之證。故水入於肺，爲喘爲咳，宜用葶藶以洩肺中之火。水入於脾，爲腫爲脹，爲自利；水入於胃，爲嘔爲噦，爲利，宜用猪苓澤瀉茯苓以洩脾胃之水。水入於心，爲悸爲驚，宜用木通赤茯苓以洩心中之水。水入於肝，爲脅痛，用芫花以洩肝中之水。水入於腎與膀胱，爲小便不利，用車前子木通以洩膀胱之水。

春溫夏暑，秋涼冬寒，此四時之正氣也，若冬反煖，則陽氣發洩太早，至來春必發痘疹之證。夫痘疹雖曰胎毒，然未有不由天行而發者，故一時傳染，彼此皆出，治此之法，與疫癘同。

斑疹須明歲氣先，勿輕汗下似傷寒！看人虛實施良劑，莫犯天和損壽元！

大抵疹痘之發，與傷寒相似，必先明其歲氣。如時令溫煖，以辛涼之藥發之，不可悞作傷寒，妄施汗下，及伐天和也。經云：必先歲氣，毋伐天和，正此之謂也。却又要詳看其人之虛實；如下腑祕結，煩熱太甚者，宜以酒大黃微利之；吐利不止者，宜以參歸之類補之。經又云：毋虛虛，毋實實，損不足，補有餘，夭人性命也。能如此者，謂之良工，豈尋常所能及哉！

疹喜清涼痘喜溫，誰知疹痘不同論？疹苗痘實分輕重，首尾調和用意斟。

夫疹痘之證，皆屬於火，而治法則不同。大抵治疹者，多喜清涼之劑，如化斑湯之類是也。治痘者多喜溫補之藥，如調元湯之類是也。然疹痘雖皆胎毒，却與天行正病相類，故以傳染而發，但毒解有先後耳。疹只於發苗之初，一得毒出則毒便解矣。若痘必待苗而秀，秀而實，膿成而後毒解，所以治疹貴愼乎始，治痘貴愼乎終，用意調和，庶無忝人之司命。

疹毒從來解在初，出形毒解即無憂；腹中脹痛邪猶伏，喘息昏煩命必殂。

疹子只怕一時不得出，所以要先明歲氣，要看時令寒熱，用前發散解毒之藥；但發得出則毒盡解，如發不出，再作前藥，外用胡荽酒煮苧麻和酒遍身刮之，令其毛孔盡開，庶疹毒得發也。若如此三四作，未有不出者，再不得出，反加腹脹而痛，上喘氣急，昏眩悶亂，煩躁不甯者，必死之證也。

過期不出毒猶藏，孔閉膚乾勢可惶；刻限必求斑疹露，麻黃散子是仙方。

如疹子淹延不出，毛孔盡閉，皮膚乾燥，毒氣拂鬱於內，急以麻黃散發之。

以神爽身涼爲度。

痧毒流連走馬瘡，牙齗臭爛食難嘗；脣瘡聲啞傳狐惑，破頰穿喉旦夕亡。

痧毒之後，牙齦黑爛，時時出血，呼吸氣息，名爲走馬牙疳，治用文蛤散主之。若面頰浮腫，環口靑黑，久而穿頰齒崩，脣脫鼻壞，必死之證也。

痧毒流連休息痢，晝夜不停眞窘急；行氣養血遵格言，禁口滑腸尤可畏。

痧前曾有泄痢，未曾淸解，至於痧後變爲休息痢，下多赤白，裏急後重，晝夜無度，以黃芩湯主之。河間劉氏謂養其血而痢自止，行其氣而後重除，此格言也。如壯盛之人，內有鬱熱夾食積，能食者須以三黃丸微利之；如不肯服煎藥者，香橘丸主之。

痧毒流連上氣欬，發作百聲終不歇；胷高肩聳衄長流，擺手搖頭泉下客。

痧子收後，微微咳嗽者，此餘邪未盡也，不須調治。若咳甚氣喘，連聲不住者，此毒流於肺，肺葉焦舉，故爲咳也。但見胷高如龜殼，肩聳而喘，血出口鼻，擺手搖頭，面色或靑或赤，或白而枯者，皆不可治也。未至此甚者，用門冬淸肺湯主之。

痧家禁忌是魚雞，瘥後當過七七期；鹽酸五辛通是禁，須知爽口是危機。

痧家禁忌比痘家，禁忌尤甚，若誤食魚雞，則終身但遇天行之時，又令重出也。鹽酢食之，令咳不止，五辛食之，令人驚熱，所以通禁；必待四十九日之後，方無禁也。

痧家禁忌法須防，酢鹽雞魚不可嘗；欲莫縱心終是福，物多爽口定爲殃。

痧子收完幸平復，動止如常飮食足；心腹絞痛忽傾亡，還是氣虛中惡毒。

疹發於心肺受先，口乾咳嗽更心煩；瀉心清肺多奇效，治不違時病早安。

赤疹渾身似錦文，白斑血少要滋榮，黑斑十死爲凶惡，解毒消斑用大青。

疹子之出，渾身如錦文者，用化斑湯主之。色白者此血不足也，宜養其血，用益榮湯主之。黑斑者十死一生，急用大青湯主之。

一齊湧出莫驚惶，頃刻渾身朱錦藏；似痘出時隨又沒，如斑紅處却成瘡。

旋出旋收病勢輕，連綿不盡勢堪驚；化斑解毒令消滅，莫使餘邪集病身。

疹子之出，大率以六個時辰即收；如子後爲陽，午後即收，午後爲陰，子後即收，乃陽生陰成，陰生陽成，造化自然之妙也。凡疹旋出旋收者，其勢本輕。若一出連綿，至三四日不收者，此火毒太甚，須用化斑解毒湯使毒發於外，裏無餘邪，庶免生後災也。

疹邪出盡得安甯，邪未盡時氣不平；拂拂熱煩邪尙熾，頻頻嘔泄毒還蒸。

疹家出沒合陰陽，出以溫和沒以涼；連出不收陽太甚，遲遲間出是陰強。

疹出渾身似火燒，毒邪壅盛急難消；疏風只許皮膚老，救裏常宜便溺調。

疹毒餘邪最作殃，幾曾見此病郎當？一時戾氣傳相似，疫鬼頻催赴北邙。

疹毒之出，貴於預先發散，以解其毒，則無餘邪之爲後災也。若不能解之於初，令毒得散，以致停蓄於中，未有不爲後殃者。此乃一時戾氣之染，彼此相傳，但見前之有病者，發餘邪而死，既不可治矣，則後之有病者，證相似死亦相似，又寧可以救療耶？此下皆言餘邪之爲病如此，醫者不可不審！

疹毒流連熱不除，渾身似火髮毛枯；尫羸漸漸成疳瘵，得遇良醫病可甦。

若疹子既收，而其毒不解，邪火拂鬱，渾身發熱，晝夜不退，髮枯膚瘁，漸成疳瘵，治法以淸熱除疳丸主之。若不早

醫部彙考四百六十二

痘疹門四

明方賢奇效良方

㈠瘡疹論序

醫之爲難，古今通患。且大人之有疾，能言致疾之因與目卽所苦，醫者因叅脈證，隨虛實冷熱療之，亦易爲愈。若夫小兒不能言得疾之由及目卽所苦，醫之診治，倍見其難。兼小兒瘡疹欲出未見之間，或發壯熱，或發驚悸，不止一端，疑似難明，非深於醫者不能辨也。新學小生諳歷未久，多執偏見，率以小兒爲純陽胃熱則發斑，每投涼劑。夫以瘡疹爲熱，固是一說，然盡以爲熱則又不可。世徒知用熱藥太過，往往損目，曾不知服冷藥太過比比傷生，利害皆是不細。況嬰孩腸胃嬌脆，胎氣稟受虛實不同，運氣天時寒暑燥濕不齊，隨證施藥以收十全之功則善矣，詎可執一偏之見乎！比年書肆刊行方書，充棟汗牛，獨瘡疹一證散漫難考，檢閱彌艱，或收方之家未能全備，設遇此疾，憂惶窘迫，不過付庸醫之手以僥倖萬一，吁！可勝惜哉！今痘疹方論，予家藏是編久矣，有論有方，有證有治，門類綱目，靡不畢備，明效大驗，彰灼弗誣，不敢私祕，紹定庚寅春，謹鋟梓以廣其傳，庶好事者便於觀覽云。

㈡論瘡疹

幾見疹子收完之後，出入動止如常，忽然心腹絞痛者，還是元氣虛弱，曾受疫癘之氣，外雖無病，裏實虧損，所以一發而死也，謂之中惡。

嬰稚初離胎殼中，遍身點駁似朱紅；此由胎熱爲斯候，莫作時行斑疹同！

發熱蒸蒸便已顯，皮紅似錦是名斑。莫將疹毒需同論，笑殺時人一樣觀。

大抵小兒有病發熱，日數稍久，用藥者便當預防爲瘡疹證，蓋熱不解而熱毒速於肌中，變爲瘡疹故也，所以不可不防也。如紅斑出齊生血疱，血疱七日結膿疱，此乃榮衞調和，內外無諸感冒，方能如期。且如血疱正作之際，遇天令寒暑燥濕，風火不節，氣候異宜，遲速因而失敍，亦不可拘日數。但以紅斑皆爲血疱日爲齊。若出血疱七日，病人氣虛，尚有紅斑未能結成血疱者，毒氣爲未盡，當此合宜溫肌快榮衞藥以托之，且以守出血疱七日爲期，膿疱如期結痂疕矣。如當結膿疱而不結，此是毒氣彌盛而不斂，用猪尾膏以解之，此爲急務。然猪尾膏是治毒氣盛，血疱脹起不結膿血痂疕，血熱瘡毒能復入心故也，非若外感風寒倒黶內虛吐瀉陷伏者，更宜詳之。

㈤出於心則先驚搐

夫熱吐熱瀉，不可投燥藥，傷寒而身熱，不可便投涼藥，瘡疹發搐，不可投驚藥，此皆外同而內異也。素問云：「瘡瘍煩躁痛癢，皆出於心。」今瘡疹出於心，驚搐亦出於心也。瘡疹毒氣始作，心火大盛則生風，生風則驚悸，甚則搐搦，熱氣蒸盛則煩躁，爲瘡疹則痛癢矣。所以爲驚搐，爲煩躁，爲痛癢，爲瘡疹數證，心所主者必備，無一闕焉。如始者毒氣蘊於心臟則驚悸搐搦，醫者不以內外證辨明之，不爲瘡疹防之，便以銀粉腦麝青黛硃砂硝石等投之，則心寒而肌斂，毒氣內伏，是瘡疹而驚搐者無由而出也。此證似驚風。用藥當作瘡疹防備之。蓋瘡疹之初似驚風者多，醫者不審，便作驚風治之，爲害不淺。大抵瘡疹必有他證相雜，必先有咳嗽痰涎，心神驚悸，煩躁嘔吐，唇紅頰赤發渴，耳冷足冷，脈數舌白，如有此數證，則銀粉涼心藥切不可用之，心一涼而肌斂伏，何由運出？又有小兒平常安樂，皆無疾病，忽然發搐者，必是瘡疹，尤當審諦之。蓋毒氣內盛，但以發散毒氣，如惺惺散消毒散升麻湯紅綿散，兼以快氣利小便祛風等藥與服之，此等藥雖未能卽效，亦不至敗事，亂其次第，待其熱氣得泄於肌膚，心氣亦自定矣。有風寒與內熱相搏而驚搐者，則各見其證治之，亦如前法，但加勻氣藥爲妙。張氏云：「瘡疹氣勻卽出快，氣行卽榮

此以下論痘疹初出證。

世嘗治痘疹與傷寒時疫傷食風熱潮熱痘熱疑似之間，便與一藥，均而治之，殊不知邪正不同，虛實各異，輕者至重，重者性命危于風燭，束手待斃，誠爲可哀。今試論之：且痘疹與傷寒時疫等證，始者均爲發熱，又有他證不同，可相爲別，證則列之次篇。小兒身熱耳冷骫冷咳嗽，固痘疹也，雖然五臟證各別，究之則歸一臟也。痘疹爲內實而生，熱毒由兒在母腹所受，非若內虛而感外寒之比。蓋古方論云：『風熱傷胎，生兒口噤，風冷傷胎，生兒瘦啼，納汚，則爲血癖，胎弱則爲諸癎積驚而夜啼，蘊熱而斑毒。』以此觀之，子之虛實，由母之盛衰所致也。母若有疾，亦爲子患，故知痘瘡在母腹中蘊熱毒也，非若一歲中有異氣暴寒時疫風熱傷食之比，學者不可不察。

㊂五臟各有一證

夫人始生而蒙冲和均稟五行陰陽形態變易，蓋母導胎育，有盛衰虛實，在其子也，皆是母胎所受，是知積穢，故生下有瘡疹，則五臟各見一證。其呵欠煩悶者，肝也，時發驚悸者，心也，乍涼乍熱手足冷者，脾也，面目顋赤咳嗽時嚏者，肺也，腎在腑下，不納穢濁，瘡黑者屬腎，由胃風冷內虛之所致也。且以嬰兒初生下，惡血未咽，綿指拭兒之吞惡血在胷膈者，吐以甘草，如惡血入腹中者，利以黃連菉豆粉，皆所以革惡穢也。此乃世用保子之常法，觀已生旣出腹外，其母之虛實邪正在於子也，况在腹中同母氣血呼吸出入，豈非受積穢而成者，錢氏論之當矣。

㊃論日數

熱毒蒸三日，則熱運于肌而紅斑生。惟紅斑生至足爲出齊，不可拘多少，重者偏身，輕者數枚而已。以紅斑生血疱，血疱起如豆在肌皮之上，故以痘名焉。血疱結膿疱，膿疱結痂疕，方爲愈也。紅點出者，以紫草飲子，欲出速，用胡荽酒。紅點出齊之後，作血疱，血疱七日則當結膿窠，此皆大略之言爾。病人虛實不等，不可拘以日數，但正應病日形證以爲活法。古人云：熱三日而成斑，有熱五七日而生斑者，有至十餘日而生斑者，但足上有斑爲出齊，不可拘以

瘡疹出遲，有數證不可不辨：一者出紅斑於肌膚之中，紅點生爲血疱，血疱生膿疱，膿疱結痂疕而方愈。若紅點見至數日而反不出者，此爲毒氣復陷，其證危也。蓋小兒熱毒在內，又遇冬溫，或春夏暄暖，內外皆熱，鬱發腠理，遂爲瘡疹。始者瘡疹出，必先爲紅斑點，當此之時，或遇天氣大寒，肌膚閉密，毒氣反伏而不出，則身涼內躁，面青而煩，或譫言妄語，當此之際，宜用解肌表出之藥，如紫草散、猴黎酒，蓋斑毒未甚出也，發散如活血散之類。又有紅斑點方出於外，或內虛，或食生冷，或投涼劑宜瀉，致令臟腑虛冷，不食自利，亦復陷而不出者，宜用溫裏之藥，蓋謂裏虛寒故也，益黃散、活血散、參朮丸之類以溫之。此紅點既見不可復入者，但宜溫出者一也。二者瘡疹已見斑點，斑點盡生成血疱者，期七日而結膿疱。今一半尚爲斑點，未全皆爲血疱，此毒氣半出故也，緣瘡疹遇冬溫或春月陽氣半暄，其熱毒一時隨天氣運出於肌中，當其未出，則內外皆熱，及其出也，則外盛而裏虛。大抵五行四時寒暑，則從漸而久，非節氣之冬溫而夏冷，來暴而去速。小兒爲暴熱運行，內熱出外，天之暴熱一退，令兒外盛而裏虛，虛則無陽以應，瘡疹故出遲，令半出半未出也，故半爲斑點，半爲血疱，當此必不能食乳。大便如常，小便清白者，宜用半溫裏，半發表藥，如紫草蟬殼芍藥、葡萄酒以表之，如活血散、人齒散以溫之。內虛甚者生寒，寒則大便或溏或泄，宜理中、益黃、荳蔻、丁香之類以溫裏，裏溫則氣不消削，氣不消削則不伏陷矣。蓋胃腑爲裏，既得溫暖，與肌膚相應，血氣溫深，方能蒸出也。三者瘡疹既出太盛而不出者，尋之臟腑無病，榮衞自和，無諸虛實寒熱爲害，但遲遲不結痂疕而反成血片，甚者至於內陷，其瘡黑黶爛臭，痛如刀剜，由毒氣入心，悶亂而危，此由雜氣衝之房室觸犯故也。故仲景云：「瘡疹未生之間，宜燒赤朮豬甲以辟邪氣，勿令外人入房，恐有觸犯，最宜防備。其中縱得安者，亦必瘢痕經年黑色也。又勞力人、狐臭人熏觸，坐臥切忌當風寒，愈而成瘡痂，宜燒黑牛糞貼之，貴速愈而無瘢痕矣。左右上下，安胡荽酒以禦汗氣惡氣，食葡萄以利小便。大凡患瘡疹處，常燒乳香，最辟諸惡氣，不可不知。人之榮衞遇香則行，遇

衞無滯，有寒亦散，瘡疹當自出矣。』

㈥似出不出

紅斑點隱隱在肌中，似出不出者，此由榮衞有病也。蓋蘊熱而生斑毒，非熱毒則不能成斑瘡矣。小兒所稟，有虛有實。且寶鑑云：『受父精不足者，頭骨亙顖顱開，母氣衰微，肌體虛而肉極，此皆所稟不足者。』大抵瘡疹緣兒在母腹中食穢而成蘊熱，却能隨天氣非節之暖而蒸出，如冬月應寒而反熱，謂之冬溫，亦有隨春氣暄暖而出者，有因他病發熱而蒸出者，此皆發熱於外，所蘊熱毒隨之，出於肌中爲瘡疹，醫者不能防備，見其熱而攻其熱，殊不知因他病蒸發，而其中有瘡子證已存焉者。若蒸既成斑疹而出，使內虛而無熱以應之，故瘡疹雖見，則外無壅盛之氣而不得泄，內無由復入，當此之際，其人面青而惡寒，肌肉慢而不食，精神昏倦，令瘡疹隱隱在肌膚，似出不得出者，內虛寒也。有身熱面赤者，又大便利，小便清，有此證者，但溫中進食，然後榮衞自復，則毒氣隨多少出，而不至太過與不及矣。有人於此，見瘡疹出遲，不能溫裏，但用發散與之，又豈知內無陽以相應，更發陽氣外出，令瘡疹色白，其人必脫，當此反言既出得甚好，忽然而斃，如此者不可勝數，此爲虛脫也，世常患之。活人書云：『瘡疹出遲者，以活血散用白芍藥末入酒數點湯調服之，及人齒散。』

㈦出有逆順

瘡疹既出而有逆順者三：有時之逆順，有虛實之逆順，有出入之逆順。且春夏陽氣發生，瘡疹出之爲順，秋冬陽氣伏藏，瘡疹出之爲逆，此時之逆順也。何謂虛實之逆順？大小便祕而能食者，此爲實順也，大小便利而不能食者，此爲虛逆也，此虛實之逆順也。何謂出入之逆順？起發紅活者則爲順，倒靨陷伏者爲逆，此出入之逆順也。原本闕十一字下者，裏虛不能作汗而解故也。瘡疹發熱在表結膿痂，必先得其裏實，則外方不陷伏，此簡易平直之理，人之通論也。又有稟氣弱而內虛冷，因出瘡疹，間大便自利，懼其陷伏，至於服囊附硫黃荳蔻鍾乳桂朮等藥以助之，至於

之後，何不謹防瘡疹之敗耶？又況治驚者，專用涼毒藥，使脾滯心氣不降，尤爲驚病大害，況後有瘡疹者乎？

㈡論疏利

龐安常云：冬月溫暖，小兒至春月必出瘡痘，則冬月預服三豆飲子以解利之。千金論云：『人之初生，便服生地黃汁數蜆殼而下黑糞，則無瘡疹矣。』外臺方云：『時行暄暖，便服油劑。』又云：『瘡疹盛行，恐相傳染，煎茜根汁與服以解利之。』此皆防微杜漸，見其未兆，間以疏利爲良也，何嘗拘於臨發熱時然後利之耶？且如用升麻湯，是治未發已發，皆可服。夫未發之意，其爲未見斑點已前可服之，已發之意，其爲已結痂疕已後服，今人咸稱方狀云治已發未發，皆可服之，曾不知稟氣厚者則庶幾，若受氣薄者則爲害不淺，遂使遲速失度，致於陷伏者多矣。然則小兒稟氣厚者，能食，脣紅頰赤，渴水，睡中譫語，或時啼哭，又遇大氣喧熱，易生瘡疹，遂時以少藥疏利心肺，使熱毒皆散，縱有瘡疹亦輕矣。雖曰小兒純陽，亦有稟受怯弱，內無蘊熱，雖天氣暄熱，若面青大小便如常無熱者，則不可輕用解利藥，恐反生他疾，故用解利藥者，宜審察虛實可也。蓋瘡痘屬血熱，轉下屬穀氣，今言小兒發斑瘡，此熱在裏而未發者，斑毒未出，則宜疏散熱毒，導引快利，使無壅遏，何嘗以轉下爲法，況疏利與轉下相去之甚遠。疏利者，如三豆飲子、油劑、生地黃、茜根、紫草湯、升麻之類，又何嘗在已發斑之後用也？瘡疹雖有轉下之法，非謂瘡疹而轉下，因生內熱，使瘡疹毒氣內外蒸鬱，恐生他疾，方以疏通之，以平爲期。因瘡疹外熱，臟腑受熱，內外皆熱，遂令患瘡疹之中大便祕，裏急後重，小便赤澀，腹滿而喘，渴飲水漿，手掌心并腋下汗出，譫言妄語，能食，而瘡痘不結痂疕，此是胃中穀氣，瘡疹熱毒蒸蘊，亦熱至甚，方可令大便調過一二次，使裏無壅遏之患而已。轉下，雖有內熱，亦不可過利。常因有內熱昧者，偶然大利，使內虛，痘疹必陷，反爲深害，不可不知。故傷寒下之早爲結胸，瘡疹下之早爲陷伏，或有不問虛實寒熱，見出不快，便下之，言瘡疹是熱毒壅，殊不知瘡疹因熱而得出，因虛寒不熱而陷，如此爲害者

臭則止，故惡氣不可不辟。譬如物理相感，木得桂而枯，雌黃遇胡粉而黑，亦如此之意，在前人既有所戒，在後人不得不遵之。

㊈論諸熱失治變爲瘄疹候

病有初同而後異，有初異而後同者，此皆物極則反，勢使之變也。若不通而變之，則似是而非，若同而異，迷而不反者有矣。且傷寒傷風傷食風熱，均是熱也，須詳辨之。且如手足指微冷，面靑煩躁而惡寒，左額有靑紋者，傷寒也。面赤而鼻流淸涕，手足煩躁，自汗惡風者，傷風也。眼胞腫而右額有靑筋，頭與肚俱熱，胷滿不食腹脹者，傷食也。面靑紅，額正中有靑紋，手掌心有汗，獨處不安，時發驚悸，手絡肚微動似驚惕，此驚熱也。身熱而倍能食，唇紅面赤，大小便祕，脅下汗，此風熱也。夫諸熱證則均，究其所以熱則異。且諸證皆熱也，故人身無非常之熱，亦無非常之冷，但溫和而已。今失於將理，肌膚蘊熱，蒸於一身，蓋善醫者如此而汗，如此而下，隨證滲泄，應手而愈。若用藥遲速失序，當溫反吐，療熱以溫，則變證百出，蒸爲瘄疹者多矣。且前諸證皆熱也，瘄疹亦熱也，熱毒蘊於肌中，失於治療，皆可變爲瘄疹。故傷寒則有胃爛發斑，小兒則有胃熱發斑，冬溫則有溫毒發斑，故初發熱則不同，其蘊熱則同，此乃後同而初異，皆瘄疹證也。夫知其始異，不致於變成瘄疹者明矣。不知其始異，致其變成瘄疹者敗矣。

㊉作搐

水流濕，火就燥，此勢之必至。瘄疹本熱，熱則動心，此理之自然。夫心火熱而生肝風，肝風旺而尅脾土，脾土受尅於中，則上下氣不循環，五行之氣無以相制，則心火獨盛於上，肺金受火尅而無力，不能制伏肝木，熱則生風，風火盛而脾土衰，熱氣相擊，動於心神，心喜爲熱，神氣不安，故發驚也。當此宜瀉肝利小便。風定而斑疹隨出，心臟斑，脾臟疹，瀉肝則風去，利小便則心熱退矣。風熱既定，則驚搐亦自愈矣。昧者見風火相勝而作搐，不顧瘄疹，便用硃砂水銀黑錫腦子硝石諸般涼藥以治之，使已出者反伏陷，則當出而不能出。蓋瘄瘍煩躁痛癢皆出於心，心熱太過則

覺是瘡疹便與疏轉即輕者。大凡用藥之意，是瘡痘便與疏轉，蓋冬究觀天氣暄暖，至春夏陽氣發生，再熱相合，則生病，或嬰孩或童子，內藏蘊熱，天氣暄暖，即唇紅頰赤，又渴飲水，咳嗽痰盛，睡中驚悸，此皆熱氣所作，以意推之，臟腑蘊熱，春夏必發瘡疹，以藥疏利臟腑，熱氣既去，縱有瘡痘亦輕，此冬時便當即解之。今人不然，見紅斑已出，熱毒在表，復轉下之，是表熱不除，胃氣太虛，無以運行，榮衛毒氣，輒伏入裏，則多危斃矣。但既成瘡疹而已出，是紅斑見時，切不可疏轉，其熱氣已在表故也。既結膿疱者，是毒氣已出而未結痂疕，恐毒氣再入臟腑，餘毒爲害，却宜疏利之，則不生他疾矣。以此觀之，疏利在未發瘡子之前，及已愈之後，不在瘡子正發出時利也。

㉕已出諸證不一

響應桴，影逐形，動則隨之。病有證，藥有性，用則應之。如虛補實瀉，未嘗不愈也。瀉虛而補實，未嘗不危也。瘡疹本蘊熱毒於內，及其發也，體熱則血脈敷榮於外，要在血氣溫深，胃氣盛壯，水升火降，然後熱不能伏藏，隨血氣以流於肌絡，結瘡痘而出，豈一證可拘？有胃虛不食而出。或吐或瀉不食，可見也，則宜溫之。有榮衛虛弱不能出者，惡寒面青白，肌膚軟慢似出不出者，是榮衛弱也，當和其榮衛，如活血散可也。有已出被風所感不能出者，或發熱，或狂言，或風搐，或遍身青紫紋是也，當發散，如惺惺散殭蠶散。有已出而服冷藥，或食生冷，而內寒沉伏不出者，則令瘡黑黶，潮熱啼哭，或白色腹脹，口氣目閉，四肢微厥，如人齒散理中湯可也。有出甚被穢氣所熏觸，則成血片，燒乳香如胡荽酒可也。有悞服表藥過多，遍身變成一片，謂之斑爛者，宜安養之，如六神七珍散內補散雙和湯可也。有正出盛服涼心藥，沉伏在裏，發心寒戰黯伏者，如丁香豆蔻薑桂當歸附子可也。有本虛少用藥大發之，出得正盛，忽然氣脫者，此裏本虛也，如丹砂養氣理中斎黃等可也。有出毒氣彌盛，內外通遂無陰氣所感，但血疱灌注結痂疕不成者，七日已上，猪尾膏證是也。其證各異，宜細辨之。

㉖論熱毒所起之由

甚多。大抵治小兒純陽多熱毒，固爲防瘡痘之患，然身不熱斑未出已前，內有熱證可下者則下之，若已出斑瘡，疏利在結疕之後，二者迎合，毒氣在臟腑則宜利之，毒氣在肌膚則疏散，非若瘡疹在肌膚反空瀉腸胃之理。又云纔覺是瘡疹，便宜利使出快，此恐方宜不同，用藥亦異，若執之以爲用，則得失相半，治疾用藥，豈專在於補瀉，當隨證所宜，斯爲活法矣。

㈡論表出與溫裏不同

瘡疹因熱而生斑，此皆因熱氣藏於腸胃，故因內熱與外熱相合，隨榮衛運於肌膚，則爲瘡疹矣。夫外熱者，或感寒，或感風，風熱驚熱，皆感外邪而生熱，苟失於治療，邪氣盛則實，實則生熱，故爲外熱也。既爲瘡疹，因熱而生斑，因寒而陷伏，蓋熱則出而散，寒則收而歛，當此溫肌表散而已。又熱毒正盛，因煩熱而食生冷，或服涼劑，使胃寒，則榮衛流注，循行失度，不能運化，當此溫裏最爲宜也。此則內外之感，當隨證滲泄，或感風寒閉密腠理，而瘡痘不出，或出紅點，或血疱，其肌膚青白而惡寒，鼻流清涕，耳與陰皆熱，宜與表散則可。如惺惺正氣散活血散紅綿散紫草湯之類，是表散之藥也。其內傷生冷，或服涼藥過劑，或吐或利，此爲裏寒，急宜溫裏以救之。其人必大小便利，腹痛不食或嘔，此宜用理中丸益黃散五積散理中湯之類。若醫者不明於此，裏寒不能運出，當溫之反發散，外寒所伏不能出，當表散而復下之，是皆表裏不分，寒溫失度，當察其證。

㈢諸瘡痘膚疹

臟腑不同，表裏有異，是以瘡痘與膚疹分淺深也。腑屬陽，有熱則易出，是以名膚疹，膚疹一出，便如痱瘡細疱，出於肌皮之上，一出而便沒。以言膚疹在肌，其所受氣淺，故易出也。臟屬陰，有熱則難出，其爲瘡痘在肌肉血脈間，必先出紅斑而後生成如痘，故名瘡痘，其所受氣深，是以難出也。暴熱而便出者必膚疹，久熱而難出者必瘡疹，不可不知。

(一八)有發出有溫出有解毒

病之在人,所得有輕重,善用藥者,能使病重者卽輕,病輕者卽安,故仲景謂之隨證滲泄,最爲活法。且瘡疹身熱而煩躁,喘滿脈促,有諸瘡疹證不見斑點,其熱未退者,以麻黃等湯以發之。若已出斑點者,卽止後服,不爾再服,此表發出之也。或稟受虛寒,脾胃怯弱,或服冷藥至多,傷於脾胃,令兒手足逆冷,脈息遲細,大便溏而小便清者,炮乾薑炙甘草湯荳蔻丁香參朮藥,可選而用之,此溫裏使令自出也。或瘡疹出後有餘毒者,下利黃赤膿血,身熱而渴,當以薤白湯與解之。於斯三者,或發或溫或解,能審而用之,瘡疹可保無虞矣。

(一九)雖有熱證大便如常過則不可再下

事物以中爲正,臟腑以溫爲平,故過熱太涼,皆非所宜。臟腑有熱者,則大便數日不通,熱蓄血聚,壅遏不行,勢必增劇,不得已而下之。若或悞下,爲害不淺。故大便如常,是內無蓄熱,切不可再下。此前人言之諄復者,蓋警策後人,使無悞爾。方書論五實證,人能食而大便閉,脈大,發熱,無汗,又有熱證相兼,都可下之。又論五虛證,令人不能食,嘔吐,皮寒,脈細,大小便利,則宜補之。以此而觀,臟腑既已如常,則知裏無毒熱,若下之者,豈不爲重虛者乎?大便既如常,有大熱證者,但利其小便,則雖熱亦不能爲害矣。常觀病者大便不濡瀉,有虛證用溫藥而愈者有矣。大便濡瀉,又用下藥而愈者,未之聞也。雖或有之,是食積或冷熱不和,互相爲害,但半補半利,去其食積,分其冷熱,此非正下者也。

(二〇)不可妄發妄下

一物具一性,一性有一用,藥之性或補或瀉,或表或下,或散或斂,既各不同,若能以所性施之所用,用之當則逐時而病愈,故錢氏論發散轉下,皆稱不可妄者,恐其用之不當爾。且瘡疹諸證俱見及斑點既生,若無內外寒熱虛實者,但安養之,待其所蘊多少,任其自然,則無太過不及之患。如此非爲當時不生他證,亦病後易於將理,令人則不

熱毒伏於臟腑，則蒸於肌膚而成瘡疹，非熱毒則不能出，或感四時非節之氣，或感外寒，相搏於榮衛，邪氣盛則實，實則生熱，因熱而成斑，或傷食滯於中焦，心氣不下，隔熱而斑生，或心熱甚則生風，風盛搐搦，如驚癇而生斑，是皆熱有所起之由，其熱至極，動臟腑之熱而成瘡疹也，則五臟各見一證。且呵欠煩悶，肝熱也，時發驚悸，心熱也，乍涼乍熱，手足冷，脾熱也，面目顋頰赤，嗽嚏，肺熱也，腎居下焦，不受穢，無諸證，但瘡黑者，屬腎也，良由不謹風冷，或因過利內虛，毒氣伏陷歸腎，則變黑色醫黯。世皆言瘡疹是熱，此人之通稱也。因熱而內外相蒸，兩熱相合，陽喜歸外，熱蒸而出，昧者不察，見瘡疹發熱諸證已見，便與疏利，殊不知疏轉當時未覺為害，後因瘡子出盛之時，胃氣因疏而致虛，不能運出，使人不覺，是先疏轉為害，則因內虛為倒靨，為不食，為下利，為昏倦，變證百出，不知所遇之。初因疏轉為害，而瘡疹出遲，醫者不察，當此又增發散，更或下之，愈增重困，因此又救之不善，他疾必生。殊不知傷寒因身熱而下早為結胷，傷寒身熱固不可下，瘡疹毒氣已發在表，尤不可疏轉，固言小兒因身熱耳冷尻冷咳嗽，輒用利藥，毒氣入裏則殺人，因知傷寒身熱為汗解，瘡疹身熱為瘡疹，為血疱，為膿疱，為痂疕而方愈，則瘡疹又不宜利，甚於傷寒身熱不可下無以異也。其瘡疹有宜利者，在合下證詳論之矣。大抵瘡疹是熱毒，非熱則不能出。瘡子有大熱者，當利其小便，有小熱者，當解毒，是亦利其熱也。何必須轉利，反虛其穀氣耶。故知瘡疹是熱毒，對其熱則瘡疹反不出為陷伏，為害更深矣。

㈦已出不可服油劑

冬嚴寒而反溫，小兒陽盛而陰微，無陰以制之，則熱停於胷膈，令兒頭髮豎直，飲食以減，此伏熱之兆，便宜解之，服油劑隨時便服預以防之也。如千金方論人之初生，服生地黃汁一蜆殼，則不害瘡疹，龐氏論冬月天氣溫暖，小兒至春陽氣發生，必發瘡疹，宜預服三豆飲子。常論瘡疹未發，服升麻葛根湯，此皆未見紅點時先服以防之，豈是身熱斑生而用者？且油劑三豆飲子升麻湯，是皆預用之，或是冬月應寒而反熱，名曰冬溫，前人推度之，小兒純陽，至

酒紅粉丹自然勻順也。

㉔未發令內消

前人於瘡疹，防微杜漸，無不盡其意焉。見小兒遇天氣溫熱或身溫，恐發瘡疹，遂以犀角玳瑁二味，磨汁與服之，以茜草煎汁與消之，則未發者令內消，已發者亦能解利，使毒氣不致太盛。或有伏熱，瘡疹未出，四肢微熱，飲食似減，頭髮乾立，或時額多微熱，宜服生油方最佳。

㉕發熱而痛

『癢為虛，痛為實，』又云：『諸寒為痛，』又云：『內快而外痛者，為外實內虛，外快而內痛者，為內實外虛，』是以聖惠方云：『痛者，言其通也，』則痛為實可知矣，今瘡疹身熱而痛，是時行寒熱所感，未能解也，故用麻黃湯水解散以解肌，汗出寒熱自已，瘡疹亦無阻矣。

㉖出不快

病之始末不同，深淺各異，瘡疹之出不快者非一端，用之當隨宜而已。凡瘡疹紅斑點出，日數未盡，其內實而肌熱者，宜疏利之。若自利者，當溫裏。斑點見齊，血疱結起，遲者實熱，大小便祕，渴而腹脹者，宜匀氣解毒，甚熱者宜利小便，虛而自利者宜溫裏調榮衛。蓋血疱出甚，亦令小兒內虛故也。自血疱作膿疱，膿疱不結痂疕者，當此毒氣已出在表，但解餘毒而已，故出遲。名同出遲，先後之序不同，醫者當辨毒氣在表在裏，若虛若實，補瀉調解，隨證治之，此是正瘡疹證，無諸內外邪氣所感者也。若患瘡疹中說有所感冒，則治療不同，且瘡疹正出，遇時令寒暑燥濕風火不節，則脈證與居常相異，用藥則不同，尤當消息。且正患瘡疹中，暑氣大作，則或煩躁而咽痛，或喘滿而作渴，此乃暑氣與瘡疹表裏熱氣併遏壅滯而出不快，宜與白虎湯荊芥散，如出瘡疹中，遇天氣暴寒，令兒腠膝祕密，寒氣結

然，纔瘡疹斑點方出，不顧所蘊輕重多寡，心速而惟恐不出，故用藥表而出之，服以紫草蟬退，副以人齒猴梨，併與酒麴芫荽無所不試。曾不知毒氣遇藥，發之則一爲十，十爲百，百爲千，千爲萬，千萬之變，合爲一瘡，方書稱名斑爛，至於五內七竅皆有，重者爲之不救，輕者爲聲啞，爲目疾，爲斑爛，爲閉耳塞鼻之患。又有用表藥過多，瘡表則盛，裏無陽氣以應之，爲虛脫者多矣，此妄表者之過也。大抵瘡疹已出，方賴熱氣逼其毒氣以出，出則無鬱遏壅悶之患，其熱者原本闕則利其原本闕六字其毒將寬矣。原本闕七字瘡疹是熱，無時進涼劑，致於耳氣虛羸，令兒胷滿腹脹，又且下之，致內虛毒氣入裏，則殺人甚衆，此不善下之過也。錢氏稱不可妄發妄下，誠不誣矣。要之治熱以溫涼而行之，未至於冷，治寒以溫，未至於熱，當從其漸而已。合下合發，各有其證，別論又詳具矣。

㊁發熱有時則應臟腑知其斑瘡疹水疱膿疱

谷空而響答，形動而影隨，舉此而得彼也。故錢氏云：『熱應時而出，』是見熱而知臟腑明矣。且以一日而觀之，寅卯辰時熱者屬肝，爲水疱，巳午未熱者屬心，爲斑，子丑寅熱者，脾疹也。耳腎不受穢，無證，但出瘡疹變黑，屬腎，申酉戌時熱者屬肺，爲膿疱，觀其熱發有時，亦知瘡疹之所本，是亦即前錄後之先見也。

㊂蘊熱斑毒

人之將理，失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故冰厚三尺，非一日之寒，蘊熱而斑毒，非一日之熱，皆積微成著也。大抵小兒自然陽盛而陰微，况朝夕飲啜熱乳，兼重衣溫厚，幃帳調密，則傷皮膚，害血脈，瘡瘍發黃，是生多疾，此蘊熱而斑毒者，表裏皆受熱也，宜預服升麻湯消毒散紫草湯油劑爲良。又有傷寒發斑，爲感寒毒，失于解利，邪氣盛則實，實則熱，熱毒而斑生，遍身如被蚊蚤所嚙，不作瘡疱起，但赤斑點者，此五死一生之證，作黑點者，九死一生之證，名曰發斑，非瘡痘之比，皆稱曰斑，故因而及之。瘡痘有數證，疹起如痱，瘡隨出隨愈，此名麩疹，其毒輕。瘡痘如豆水疱如淚而青小，膿疱有膿而大，其形各異。又有心斑脾疹五臟，各有所主，不可不知。

用藥之法，貴簡而當則病重者輕而危者安。且瘡疹證雖蘊久熱，然發斑之際，必因天氣暄暖，或感風寒而發熱。或驚熱或傷食而熱，因熱而生斑疹，斑未出者，方其初發熱，得微汗散之，之後雖為斑瘡亦輕，此非微汗則表不解也。其證令人身熱頭痛，鼻中壅塞，咽喉不利，咳嗽目赤，毛焦皮膚緊而脈數，此皆熱極為瘡疽雖順，而出毒氣亦不輕。議者始以微汗解散，其毒漸輕矣，如水解散控心散麻黃湯等主之。如斑點已出，則謹不可用此法，蓋自然出快則不可表，表之則成斑爛。又有用發散，隨汗為白珠子或出小紅瘡，亦因汗而毒氣隨散，不可不知也。

㊂既出不盡透透而不長血疱

瘡疹既出隱隱在肌膚，不盡出透，盡透而不長血疱，此皆脾胃虛，榮衛怯弱使然也。良由一時被天氣暄暖諸暴熱壅而成斑點，斑點既出，無陽氣以應之，故令在肌膚隱隱而不出也。當此則先和脾胃以行營衛，營衛既暖，毒無所容則出矣。故前人用人齒散活血散者暖榮衛以發之，發之斑未出者，用乳香猪心血丸，出而不盡透者，以猪血麝香塗手足心脣上，最為要妙。或以紫草散之類，并脫殼散，皆隨寒熱虛實而投之。又有當出被外風寒所逼而不能出者，其人必鼻流清涕頭痛，宜以解利藥隨證溫散也。又有被風寒所逼而不能出，其人必鼻流清涕，頭痛發熱，宜以麻黃湯解利之。

㊂未出可下已出不可下出已定當利其大小便

毒氣在裏，瘡疹未出者可下。毒氣在表，瘡疹見斑點已出者不可下。如已出定結膿窠，尚有熱證見者，當利大小便，此猶恐裏有餘毒不盡，因而生疾，其大小腸主出而不納，有餘毒可利之。前人一動一靜，必有至理存焉。

㊂發有微盛

凡是瘡疹證而熱數日，瘡疹不出，進退皆難，誠可慮也，便欲大發之，懼其瘡太稀而成斑爛，成倒靨，不發之又無以

聚出不快者，宜用麻黃正氣散之類。又有痘疹正出，煩躁飲冷過多，或悞服涼藥，使胃冷無以運行榮衛，致中滿，則上下氣不升降，出不快者，宜用理中湯薑黃散活血散。至于下痢者，硫附豆蔻之類，皆可選而用之。又有痘出正盛，內外熱氣壅遏，血蓄結聚，令兒能食，腹脹，不大便，煩躁而渴，手掌裏有汗，喘滿出不快者，此由毒氣與心火貫注，無陰氣以斂之，宜用乳香猪血膏紫金散猪尾膏以飲之。或痘疹正出，被惡衝觸房室，觸犯禁忌，或狐臭人勞力人氣觸著，令出不快者，宜燒猪甲赤朮乳香，常燒令氣不絕，仍上下安胡荽酒以禦之。是以略舉其數證，方書但云出不快而已，皆在隨所得之由變通。若大小便祕，氣壅遏而出不快出者，鈎藤紫草散。氣澀出而不快，以脫齒散活血散。倒靨者以紫金散如聖散開花蘿蔔煎汁與服之。蟬退甘草散猪血乳香丸猪血麝香丸木星飲紫草膏。痘疹已出，熱滯喉舌生瘡，懊悶氣喘，煩渴多睡，精神昏塞者，以透肌散主之。伏熱在胃，腹脹便赤者，四聖散。痘疹不出，傷寒不語，乾野人糞散。瘟毒既發，痘瘡不出者，地黃豆豉散。

㊆面青者逆

素問云：『內藏心肺，聲色彰明，』大凡病在臟腑，其證皆見於外，所以痘疹病而煩躁面赤者，心也。面黃體倦者，脾也。面青多怒者，肝也。喘嚏面浮而白者，肺也。面黑善恐欠耳骫手足厥者，腎也。此五臟有五色，常與寸口尺內相應，其不相應者病也。又曰：『色之與脈，當參相應，其不相應者病。』今痘疹屬心。令人身熱煩躁驚悸面赤，皆屬於心，其赤者順，今面色青，是色不與病相應，爲不順也，當更察外證防備之。故素問云：『色以應日，脈以應月。』今痘疹臨時觀之，豈不以色應日也？痘疹當唇紅頓赤，而反青色，其爲病實者，必生風，大小便祕而燥渴者，實也，虛者必下利，不食，四肢厥者虛也，各宜用藥預制之。

㊇身熱而脈反遲。

脈數爲熱，脈遲爲寒，此最驗也。數熱屬腑，遲寒屬臟，今痘疹在表，屬腑而外發熱，脈反遲而屬臟而爲寒，是脈不應

有直言瘡疹可下者，有直言不可下者，人之稟受不同，方宜又異，豈可執於一偏而不知變？且北方冬月則風寒冰烈，南方除夜天氣溫和，花卉亦發，萬物亦應時豐，四季皆無毒熱酷寒之害，以此觀之，所稟既異，所治亦殊，在臨時通宜而用之，不可下與可下，自有證候，故執一者乃醫之病矣。

㉗氣勻即出快

難經云：『氣行則血行，氣止則血止。』故氣主呴之，血主濡之，濡軟也，氣行即血隨而行之，氣滯則血壅之。故張氏論瘡疹氣勻即出快，蓋臟腑既有蘊毒，方其壅於肌膚，熱喜散而出為瘡疹，熱亦不能復還，營衛週流，血氣流注，則出而無阻，蓋氣勻即出快，此其義也。或有結搏，或裏有食滯於中焦不化，或外寒所感，皆令壅遏不通，故氣既滯則血不流，何由而出？當此不能審察之，則至危斃者有矣。能使氣勻行而不滯，瘡疹無不出者。

㉘瘡成膿疱煩躁

瘡疹之發有漸，當審次序可也。若先後失序，輕重失時，斂散不得其宜，則必見差悞矣。夫斑瘡疹始作而未出者，當疏利令輕也。既出而成血疱，當令營衛升降，調脾胃令不冷不熱，及其將作，膿毒氣正甚，大腸不通者，潤以通之，大便自利者，溫而固之，小便不通者導之，及其結痂則解散其毒，此治之大體也。且瘡疹作膿，是血疱結造也。心者主瘡瘍，主煩躁，當其作膿，毒氣已出，未得凈盡，則毒氣應心而燥生矣。若血疱作而煩躁，此熱毒欲散未散之際，但解熱毒而已，宜用豆湯解之，以黑豆煎汁放溫，徐徐與飲之。

㉙身熱耳尖腳梢冷腹內痛成塊

病有似是而非，若同而異者。蓋肢體冷而腹痛者，此毒氣在裏，若不能審諦，必作極寒治之，反以熱藥為害。原本缺六字不問身有無寒熱，肢冷腹痛，必大便自利，倦臥惡寒，今身熱肢冷腹痛，大便不通，蓋熱毒在裏，則熱甚而發厥，伏

散毒熱，故方書論始以微發之，微發之而不出，卽加藥，加藥不出則大發之，大發之後或出不多，或無斑疹，脈息和平無他證者，卽瘡疹本稀不可更發也。以此思之，皆是用藥有漸，發散不至太過，庶不至不及，亦用藥之善也。

㉝熱在表不可疏轉

毒氣在表宜散，在裏宜下，此爲不易之法也。今瘡痘熱在表，却用疏轉其裏，是表裏不分，是故前人於一言一字，無不審之。其在表宜散，在裏宜下。其瘡疹是熱毒在表，每每妄下，虛其裏，則至於夭傷多矣。殊不知傷寒身熱在表者不可下，故活人書論瘡疹身熱耳冷尻冷咳嗽，輒用利藥，卽毒氣入裏，殺人尤甚刀刃。瘡疹固有下者，自有可下證別具其詳矣。

㉞出太盛

瘡疹出太盛，而面黃大便黑，色煩喘燥渴或腹脹，此爲有瘀血在裏故也，宜以犀角地黃湯，及治瘡疹中鼻衄吐血，毒氣未盡，有餘瘀血，皆可服之。然出得太盛燥渴者，服甘草散，其未出者，亦可服之。煩喘甚者，以麻黃湯缺痛而缺者入麝香服之，尤妙。出遍者，以紫草飲子爲妙。

㉟傷寒與瘡疹同異

傷寒，男體面黃，女面赤增寒，各口中氣熱呵欠頓悶項急也。瘡疹則顋赤燥多，噴嚏悸動，昏倦四肢冷。傷寒當散，瘡疹當溫平，勻氣面赤顋赤之不同，又有諸熱證蒸爲瘡痘，雖始終各變，當隨證而治之，不可泥於一曲。

㊱未能辨認服升麻湯已發未發用胡荽酒

善治病者，治於未然，不善治者治已然。昔人論升麻湯，未能辨認間可服之，是瘡子未發，未見斑點之前可以內消，所以服之。若已發見斑點者，不可服，蓋升麻湯性大寒故也。已發而服升麻湯，是以出齊結痂疕之後，方服解餘毒也。往往人未知此，見斑點既出而後服之，令肌涼而反不得出，爲害極多，用胡荽酒，則曰已發未發皆可服之。胡荽

小兒瘡疹候偏多，咳嗽痰涎作久痾。熱候心神如怕物驚時羊眼白番波認目看燈睛有焰吐來氣逆又相磨十歲夢中如發搐脣紅臉赤疎交羅。湯水心煩頭滿熱，耳冷脚冷發無過。舌上有如粟米樣，定知三日發交瘥。此病未來宜早療，莫將涼藥與伊摩。細辨形證爲妙用，只將平藥以調和。

㈣辨劉氏論轉下張氏論用藥

劉氏云：初虞世所著必用方，大有益於世，惟瘡疹云當轉下，悞人甚多。緣方宜不同，所稟虛實有異故也。蓋小兒瘡疹轉瀉則內虛，毒氣不能運出，復攻於裏，陷伏多致夭傷。張氏論用藥，瘡疹服惺惺散，次服人參羌活散等，如壯熱未退，切不可通利大便，及溫熱藥，恐令瘡疹不出。二人之論，與初虞世之論，皆未可執，須在臨時可溫則溫，可下則下，皆有可溫可下證，別具詳之，學者宜通變用之可也。

熱深而瘡疹不能出者，宜以蟬蛻末煎水服之，而已出者，亦可服之無害。毒氣得泄則四肢溫煖，腹痛自止矣。前人論腹痛有虛有實，腸鳴自利而腹痛者爲虛痛，是冷也，腹滿而不大便者爲實痛，是熱也。今腹中痛而不大便，又身熱耳尖冷脚冷，爲瘡疹證明矣。又有瘡疹始發，腹中有塊而痛，醫者不能詳辨，多作食積下之，至於夭亡者多矣。

㊃愛護將理

小兒鼻塞，摩顖以通之，營衛不和，洗浴以通之，腠理空疎，粉末以密之，此皆外可以通肌也。及其瘡疹既作，血肉作膿痂，肌嫩未實，諸氣可通，恐惡氣有所觸犯而入，故制方論，使愛護而爲防備計，故云已出未出，切忌見雜氣衝觸兼勞人及狐臭人熏之，尤忌房勞人相近，未愈者不可當風坐臥，如當風即成疥癬也。若瘡疥膿疱出，可燒牛糞灰貼之，則速愈而無瘢痕也。及左右上下，不可缺胡荽酒，能禦汗氣惡氣也。若能食者，時與葡萄食之，爲其能利小便，及取出快如穗之義。若斑爛膿痛甚者，以乾淨黃土細羅以傳之，仍數數食蜜。若勢輕者，則以芒硝和豬膽調塗瘡上，勿令動著，直候瘡痂落也。有大段瘡發不通，臥蓆以麥麩墊臥將息，不問已發未發，皆可燒乳香於房室中，令氣味不絕，辟一切惡氣。

㊃手足冷腹中硬爲瘡疹

臟腑已有伏熱，而感外風寒以擊之，此陰陽相搏於營衛，輕者在腑爲疹，重者在臟爲瘡痘，若手足梢冷，尻陰冷，腹中硬痛者，是瘡疹證。或有驚證者，由蘊熱動心，切不可悞投驚藥，若驚藥悞投，則毒邪內攻，其瘡不出，便至危殆。或出後爲倒靨，但服平和勻氣發散藥必愈。

㊃瘡疹未見乃可疏利

凡嬰童患瘡痘候，初覺似傷寒，面色與四肢俱赤，壯熱頭疼，腰背痛，足多厥冷，眼睛或黃或赤，脈息但多洪數，絕大不定，小便赤而大便多祕，纔覺四肢色候，雖是瘡疹未攻皮毛穴出者，可便服餌，勻和臟腑，疏利毒氣。若瘡痘已結

醫部彙考四百六十三

痘疹門五

明方賢奇效良方

㊺瘡疹熱與諸般熱不同

此以下論痘疹已出證。

發熱證候多般，瘡疹亦發熱也，其體熱則同，所得之由不同，須引證而辨明之則各異。發熱如瘧狀，熱作有時者名潮熱，發熱飲食不減者名風熱，發熱而頭熱肚熱，右額有紋者名食熱，發熱而多渴，渴則瀉者名疳熱，發熱脣上下汗出脣中間起一白疱子及耳陰皆冷者名變蒸，發熱而額正中髮際有青紋，下至眉心則發驚者名驚熱，發熱而皮膚或赤色熱痛，時時啼叫者名丹熱，發熱目閉面赤色者名胎熱，發熱而面赤，汗出而鼻流清涕，左額有青筋紋者名傷風熱，發熱而面色青慘，耳鼻冷，惡寒無汗，亦左額有青筋，手足厥冷者，此名傷寒熱也。又有變蒸之中，偶有時行寒疫者，則耳與陰反熱。若瘡疹發熱則不同。然呵欠煩悶，時發驚悸，乍涼乍熱，手足時冷，面目顋頰赤，嗽嚏者，此皆瘡疹之熱證也。

㊻出視輕重

今乃爲取轉，得不爲誤耶？

㊽辨董汲指迷方論與錢氏活人書不同

小兒所稟，有虛有實，病證有寒有溫，故良工隨宜而治，各得其所。今觀董汲與指迷方論，其稟氣厚者，或病熱而又失於解利，有蘊積熱毒者，治法則當利，利之無不愈，此由小兒稟氣已厚，又有病熱而失於解利，蘊熱在中，則宜利之，利之無不愈矣。此董汲指迷用藥之意，皆熱毒未出於表，蘊毒在裏時用之也。若無錢氏方活人書用藥之意。錢氏論：『倒靨欲脾強勝腎，得身溫而渴，陽氣復者可生也。』活人書云：『身熱耳冷尻冷，輒用利藥則殺人。』二人之論，身熱爲瘡疹毒以在表，氣虛在裏，故不可利，但以溫平解毒而已。故知傷寒身熱而下之早，毒氣入裏爲結胸。瘡疹爲熱，若表下之早爲黑靨，爲陷伏。四人之論，皆不可廢，用之要得其宜。後之醫者，當以董汲指迷方治瘡疹未出預截熱毒，若已出了者解利，餘毒則無不愈矣。以錢氏朱氏之意治瘡疹正作，使外不至太過，裏不至陷伏，亦無不愈者。大抵治病皆當隨宜用之，最爲要法。譬如小兒患有傷冷者，有伏熱者，有被驚者，有感風寒者，有傷食者，臨期分別，豈可泥於一曲？況習醫者又隨方而用之，以愚瞷之昧者徒互見其偏審之四說，皆爲可用。

㊾方宜不同用藥亦異

素問云：『一病而用藥各不同，皆愈者何也？此地勢使然爾。且東方食魚而嗜鹹，令人黑色而粗理，爲病癰瘍，以砭石治之。西方風土剛強，外邪不能傷，其病生於內，治之宜於毒藥。北方風氣冰冽，臟寒生滿病，其治宜於灸焫。南方天地所長養陽盛處，其地下水土弱而霧露之所聚，其民嗜酸而食胕，病爲攣痹，治以微針。中央地平以濕，其生萬物也衆，食雜而不勞，病爲痿厥寒熱，其治宜於導引按蹻。』是以五方地勢高下不同，治法亦異，故仲景治傷寒用桂枝麻黃大青龍湯，皆是熱性藥，云西北二方行之無不應驗，惟江淮地煖處，用加減法，如升麻石膏知母之類是

病有輕重，藥有深淺，病深藥淺，不能去病，病淺藥深，眞氣受弊，觀瘡疹分輕重而治之。其瘡出稀者輕，裏外肥紅者輕，外黑裏白者輕。瘡夾疹者，半輕半重也。一發而出盡者，重也。外黑而裏赤者微重，外白而裏黑太重也。青乾勢陷昏睡汗出不止，煩燥熱渴；腹脹啼喘，大小便不通者，困也。瘡中端黑點如針孔者，紫劇也。論輕重爲用藥之法，輕者宜勻氣，令其自出也。半輕半重者宜解毒，散毒則自輕也。毒氣重者宜利小便，太重而勢劇者，當隨證滲泄，熱氣衝於心，則譫言妄語，則硃砂參苓之類可用也。蒸於肝則搐搦，伏若驚癇，則防風羌活天麻全蠍南星之類可用也。蒸於脾則腹脹渴水，大便祕目腫，則枳殼散橘麴山梔地黃之類可用也。蒸於肺則喘急渴水，咳嗽鼻乾，則桑白皮馬兜鈴半夏之類皆可用。毒氣歸腎而黑陷倒入者，宜猪尾膏活血散，皆可急而用之也。又有風邪客搏於皮膚，熱不得泄，瘡變爲癮疹之狀，皮膚瘙癢者則輕。又有內先蘊熱，外被風邪相連，搏於血則赤斑，其毒亦深。傷寒變瘡痘者，其傷寒熱毒甚而發皰瘡，其瘡也或白或赤，發於皮膚，頭作漿戴白膿者輕。有紫黑作根，隱隱在肌肉裏者，其毒必甚。重者五內七竅皆有瘡，其形發如豆，故以名焉。大抵正瘡，痘是母腹中時受積穢，良由內實而斑毒生，其感風感寒，爲癮疹，爲斑毒，爲痘瘡，皆外邪乘內虛而伏於臟腑，內外皆熱，熱蓄血聚，壅遏不行，蘊結而成也。所遇之初不同，可不辨正之。瘡子內實而生者，五臟各有一證，前篇備論之矣。且傷寒傷風，何以別之？面青四肢微厥，無汗而惡寒，耳與陰皆熱者，傷寒也。傷風者，面赤四肢煩，鼻流涕，有汗惡風，此一者宜審早早治之，不爾爲瘡疹也。若在母腹中蘊毒氣者，千金方云：兒初生，以生地黃汁一蜆殼與服，便下黑糞佳。及瘡疹臨發未出之間，以升麻湯解之，冬溫以三豆飲子解之。時氣發瘡疹恐相傳染，以茜草煎汁解之。此皆瘡痘當用者。惟傷寒傷風，變爲瘡痘，是汗下失時之過。

㊼疏利與取轉不同

瘡疹已出，熱毒居表而不可疏利，疏利是未出時即疏利之，疏則散其熱氣，利則滑其肌竅，使熱毒則發泄而不壅

㉓先利而後出但解毒不可再利

飲食芳味，雖能益人，用之過亦能害人。況烈毒慓悍之藥，又在已下之後，豈可再利之？此五臟不可再傷故也。蓋瘡疹未出，已曾先利之，今瘡疹始出，則內無壅滯，熱毒縱有亦輕矣。故云曾經下後，惟有熱者，但解毒，其熱亦庶幾矣。大抵瘡疹不經下，亦有內虛者，當勻氣安養之，又況曾下而後瘡疹出，若又下之，是重虛也。

㉔煩躁而渴

心經有熱則煩躁，脾臟津液少，必口燥咽乾而渴也。瘡疹已出未出，皆宜用甘草散。若心煩發渴，大便不通，小便赤澀者，宜服通關散。煩而喘悶，燈心湯主之。夏月天氣大熱夾暑，煩躁熱渴，大便祕而小便赤者，白虎湯加人參煎服之。虛煩發躁而渴，小便不利者，五苓散酒蒸黃連丸皆要藥也，宜擇而用之。

㉕睡臥不安

陽氣勝而陰氣少，則煩而躁，甚則蘊心悸動不能安矣。故身熱煩躁，睡臥不安，但清心利小便則自然安適。若表不解，身熱而煩躁，睡臥不安者，服冰解散。或結糞大便祕而煩躁不得眠者，必腹脹手掌心腋下有汗，宜服麻仁丸，或煎黑豆徐徐飲之，甚者青黛散以水調服。惟津液枯少，虛煩之氣，晝夜不得眠者，酸棗二湯為良也。

㉖狀如蚊蚤所嚙毒盛色黑

瘡疹陷伏，虛實不同，宜詳辨之。有胃寒營衛氣虛而陷伏者，則肌膚慢，瘡瘢皆白，不欲食或嘔，大便下祕，小便清白者，此皆宜溫之活血散人齒散胃愛散。虛寒甚而至於自利，間亦可用，雖附子理中豆蔻亦可用，瘡出為期。又有毒氣內外壅遏，熱蓄結聚而不散，毒氣壅瘀於肌膚，急出不得，壅於毒氣倒靨黑色，蓋血活如硃砂如雞冠色，若毒瘀血聚則黑色，又如蚊蚤所嚙而黑色者，由毒氣暴出，瘀熱搏之，故血凝而不得出，為黑靨，其證最惡，其大小便祕，腹

隨，此五方地氣而用藥也。又云：『病素有虛實者，並用古方不在加減法，當此隨時變通，不可泥於一曲。且西方風土剛強，外邪不能襲，病生於裏，其治宜毒藥利之，設有陰證者，亦須用理中湯四逆湯之類以助陽氣。南方雖為陽精拱上，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病為攣痹，設有陽證者，宜用大黃大青黃連葶藶苦酒之類以復陰氣也。』此皆前人得隨時增減之理，則知瘡疹豈在專補專瀉，但應當日脈證祛逐可也。方宜各自不同，故用藥豈可執泥哉！

(五〇)戒失飢不可當風冷

人之飲食起居，有消息虛實存焉。且晝日起居行坐，其氣血漸降也，夜則倒眠，血氣漸升，則心安而逸也。此上下升降虛實運動也。且人之胃腹，方其飢也，則腸實而胃虛，及其飽也，則胃實而腸虛，此平居飲食進而無病，尚且一起居一飲食而一虛一實存焉。況小兒在母腹中所蘊，穢毒在臟腑，欲出為裏熱，熱甚而發於外，其熱暴出，其裏暴虛，正賴飲食湯藥以助之。苟或失飢，內無食以助胃，何以運出其瘡痘，則為黑黶陷伏者多矣，此內虛所致也。故不可失飢者此也。又瘡疹正出，乃表實裏虛，心煩惡熱而欲冷，或起居當風，或失蓋覆，則虛熱被外風寒所搏而為陷伏者亦多，此外邪所致，視瘡疹者可不謹歟！

(五一)大熱當利小便小熱當解毒

前人論瘡疹有大熱，則當利其小便。蓋大熱則皮熱，脈實，大小便皆不利，心熱而渴，氣滿而喘，能食，不結膿血痂疕，當此裏熱既盛，懼其生他疾，故利小便，心火有所導引，雖不用冷藥，熱亦自減去矣。可待其瘡疹至熱過不為冷慄，尤為良法。其小熱則解毒，蓋小熱不解，大熱必生，小熱而利小便則損氣，當此有小熱不可利小便，但解熱而已。如玳瑁湯獨勝散安斑散如聖散紫草湯犀角飲，此雖不利其小便，其熱亦不能為害。當思前人云大熱者方利其小便，有小熱者尚不敢利其小便，恐致損氣，彼其妄下者，可不愧乎！

(五二)小便赤澀心腹脹滿

者當急下之。此由毒氣彌盛，而內外皆熱，[illegible]其小便。又有瘡子半出半不出，下利，四肢厥逆，腹脹吃噦，此由裏寒毒氣不能出，故宜以薑附理中等藥急溫之。一則言當下者，恐毒氣復入故也。一則言宜溫者，恐無胃陽以行營衛虛實之勢劇也。故二者俱不可廢。

(六)既下懼太早

夫病有遲速，藥當隨應而用，可以速則速，可以緩則緩，如響應桴，間不容櫛。且瘡疹始出，未有可下證，但以和平藥調理之，乳食餔哺之，避風寒以溫之，三者皆為保子之常法。如瘡疹見而三五日尚未出者，可微發之，微發不出則大發之，大發之出不多，脈息平和無他證者，即瘡本稀，不可更表散也。今人纔見表不出，熱又不退，必便下之，其內虛，瘡子將發者則因利而不出，瘡子已出者必復陷，陷必黑靨，瘡子歸腎，此為脾土弱而腎水反勝，錢氏以百祥丸下膀胱毒，則脾土自實，瘡痘可以復出，與其下膀胱毒於黑靨之後，莫若正脾土於未出之先，則不下為愈。是風與熱證皆可下，今見熱而即下，故不可也。況下之縱愈，亦有三證：一為疥癬，二為痘癰，三為目赤。有此證者，皆下之失於早，不可不戒。故前人論曰：『瘡疹未見，乃可疏利。』是熱毒未形容間，毒在臟腑，則預下之也。又牛黃丹證云：『瘡疹出定，大便不通，令膿汁不乾者，可下之。』以此觀之，當下證是未出之前，及已出定之後，非正出而可下也。且利毒丸雖治胃熱，瘡疹欲出，溫壯腹脹，氣粗，大小便赤澀，煩渴舌乾，睡中驚而厥，脈沉大滑數，雖名利毒丸，利其邪熱，況用大黃，大黃性利毒解表，故傷寒當利亦用之。又通關散證云：治患瘡疹，心躁發渴，便赤，口舌生瘡，用木通、瞿麥、滑石，皆利小便藥也。二方皆謂大小便熱為害，甚則去其熱毒氣，苟不用之，又為失下之害，故用之，豈是瘡疹正出而下之也。故下之者不可太早。

(七)誤下證

傷寒身熱，固不可下，瘡疹熱亦在表，尤不可轉下者，蓋熱毒已在表故也。活人書云：『小兒身熱耳冷尻冷咳嗽，輒

脹滿，喘急煩躁者，宜用山梔子湯，宣毒膏。治黑瘡子患候無比散，毒氣內攻，紫黑色出不快者。莊氏云：『斑瘡倒靨而黑色者，謂之鬼瘡子，宜猿猪尾血調腦子佳。』

(五七)悞服涼藥冰伏

小兒胃熱出斑瘡，蓋胃者主一身肌肉，其胃中熱則身熱，身熱太甚，斑毒得出，胃熱既出，其裏已虛，合以和平藥調助之。又有醫者及病家未明乎此，見其熱便用涼藥，是裏無熱，又加冷藥，則裏稍寒，使瘡子不能出也。凡有熱則氣散，有寒則氣斂，使肌膚急而腠理祕固，瘡子輕者爲出遲，重者爲倒靨，可用胃愛散以溫之。胃氣既復得溫，營衛復行則出矣。故胃愛散以脾胃生寒而用之。

(五八)便血囊黑睡而不醒

瘡子當出而不出者，此由毒氣當散而不散也。蓋心主血而營於血，瘡疹不出，毒氣壅瘀於裏，則爲便血黑色，故神昏睡而不醒，其證甚惡，脫殼散，犀角地黃湯主之。

(五九)已出而腹脹

瘡疹已出而腹脹者何？此陰陽不和也，此毒氣陷伏入裏也。二者緣毒氣已出而未盡，又正熱，或外傷寒而內傷於冷也。大抵瘡毒正作，熱毒蘊積，則多渴煩躁而引飲，又或投涼藥，或飲冷水，故熱被冷激而不能蒸出，冷氣內拒而不能消化，其冷熱毒氣相搏於裏，則不消，令人腹脹氣喘，甚者發寒肢厥，瘡瘢白而無血色，或至不救。急宜以溫中藥逐冷氣，冷氣散則腹脹亦消，昧者一見腹脹，莫不更增宣瀉，是謂重困。蓋傷於冷者，必不能食，大小便利，時時下氣，此傷冷陰陽氣不和也。又有毒氣陷伏入裏者，瘡疹出遲，毒氣倒靨，亦令兒腹脹，亦宜用溫平解毒快氣藥，如人齒散活血散之類服之。大抵毒氣伏入者，必有熱證相雜，或渴或煩躁，或大小便赤澀，或啼哭不止者，則陷伏黑靨，證中具詳。若腹脹目閉，口中如爛肉臭者，其證惡，此爲難治。

益黃等隨證與之，甚者隨宜增減，以吐利止爲度。又有熱吐熱瀉，則不同，何以別之？蓋熱吐者……
濈濈有汗，發渴而臉赤，喜飲冷，未能言而渴者，則一向飲乳，聚其飲乳滿於胸臆，不能消化，吐出時，是熱吐也。熱吐了，又急欲食乳，是內熱而渴，但不能言其渴，醫者不審，見吐利便用燥藥，熱極生風者，害人甚衆，非特瘡疹有此，他證亦不用，此分熱吐熱瀉尤審。熱瀉者，小便赤澀而渴，口燥咽乾，皆當用五苓散竹葉半夏湯主之。小兒不食，亦有虛實二證，或吐或利，面青而目睛青黑色而不食乳者，爲虛寒而不食也，宜溫之。大小便如常，面赤而壅，或渴或睡中驚，或咬齒，目白睛黃赤，或氣喘或身熱而不食乳者，此爲實熱中滿而不食乳也。猶如伏熱者，亦不思食，胸膈滿悶故也。尤宜詳審。

㊅瘡疹皆多在表不可妄下

傷風與寒，以汗解，汗者，穀之精氣也。瘡疹作膿血痂疕，膿血痂疕，血也，古人以解利藥如升麻湯之類，皆懼其血熱毒甚，則瘡疹尤甚，故少涼血以解其毒，瘡疹亦易於將理，何嘗以轉瀉傷其臟腑脾胃也。蓋臟腑脾胃既寒，何以運行營衛？營衛既遲，瘡疹膿血痂疕何以蒸成？故知傷寒則氣行汗出而已，尚不可下，況瘡疹在血氣溫厚，內不虛而外不寒，則出而不伏陷矣。胡不觀內補散治癰疽至驗，皆是煖血行營衛藥。今瘡疹與癰疽，皆瘡也，何嘗以轉瀉治癰疽也？

㊆陷伏倒靨

瘡疹陷伏倒靨，方書稱倒靨而已，殊不知內虛不能盡出者爲陷伏，外被風寒所迫，或被惡氣衝觸而不得出者名倒靨；然得之有始末輕重不同，若一槩用藥，因茲夭橫者多矣。蓋瘡疹已出斑點爲始，以血疱爲中，以結膿窠痂疕爲末，三者淺深不同，烏得不論？夫既出斑點爲始者，臟腑蒸蘊毒氣，內外皆熱，數日既熱甚，蘊斑毒於肌竅，出於皮膚亦有陷伏，亦有倒靨，斑點始出，外被風寒所感，使肌竅復閉，血凝澀而不行，必身疼四肢微厥，氣血盛實與風寒

用利藥，必毒氣入裏則殺人。』蓋熱在表則表實而裏虛，故身雖熱，裏無可下證而便下之，則裏無陽以應表，至於陷伏而死者多矣。大抵瘡疹血氣順脾胃溫則易發，若裏無熱而誤於疏轉，則令氣弱血澀脾冷，營衛無以運化，而毒氣難泄，立見危殆，尤當審辨。又況小兒鼻塞脣焦，內伏熱也，脈細面色痿黃或青色，皮膚又慢，口吐清涎者，此誤下證也。或服涼藥太過，或裏無熱壅滯，則不可下也。

(六三)瘡疹有當大便過有當溫有當下

此以下論瘡痘已出後，復生他疾。

夫瘡疹傷寒風熱傷食諸證，身有熱者，如大便四五日或六七日不通者，須用少藥令潤過，非取峻快之意，亦有外證參之，須仔細辨認為宜。如仲景云：『陽結陰結大便祕者，至十四日十七日方劇。』苟若至十四日十七日，因有他病，損耗津液而無結糞，腹不脹，不裏急後重，則不可攻之，蓋腸無結糞故也。今言六七日令潤過，氣升降，則身熱者不生他疾，緣小兒純陽身熱，而大便不通者易實，大便自利者易虛，易生他疾，當調令大便如常，最為候臟腑虛實之要法也。雖然，大便祕非一證，有風祕，有氣祕，有熱祕，虛祕，冷祕，用藥當細辨也。且人能食，大便不通，結澀如下栗塊者，風祕也。煩躁飲引，小便赤而大便祕，腋下手掌心有汗者，熱祕也。腹脹腸中虛鳴，胸脅不利者，腰腹引痛者，氣祕也。嘔吐清水，不能食，面青而瘦，冷祕也。或久病不能乳食，腹不脹，不裏急後重，雖久不大便者，虛祕也。凡此五祕者，當隨證治之。若大便如常，且不可以冷藥與服，恐水注胃脈，營衛不行，則瘡疹亦不出矣。又有患至五七日自然瀉者，須用如理中丸等溫腸胃藥。若瀉住即止，後服亦不可過熱，此是當下當溫之證。又有瘡疹出正盛，喘粗氣急，腹脹，小便赤澀，手掌心并腋下有汗，或睡中譫語，大便不通者，用四順飲子，得氣通喘定，腹不脹則已之，下之瘡紅快者，更不須通也。

(六四)或吐或瀉或不食

[illegible]，或吐或瀉或不食者，此由脾胃虛弱也。小兒胃熱出斑瘡，大抵瘡疹多出於胃，緣熱毒方作之際，必多煩

㈦黑陷耳骫反熱

五行以土旺制水，五臟以脾制腎，蓋土旺水升上而不下走泄，此五行相生相制，使之旣濟，此五臟平和陰陽升降也。且人平居飲食以滋脾土，脾土運化滋營衛，觀脾土於中，上滋肝營肺衛，下以腎水不走泄，苟失其平，則有太過不及之患。何以知之？瘡痘出而耳骫冷，此脾土勝腎水，瘡痘陷而耳骫熱，此腎水反勝脾土矣。蓋耳骫者腎也，體熱則血脈敷榮，則穀氣盛也。錢氏百祥丸瀉膀胱腎水，令脾土復旺，當此致於不救者，亦十有八九，亦豈得已而用之哉？當此之際，不用百祥丸則無治法，毒氣去而眞氣不絕者猶活，不去其毒則束手矣。如活人書厥陰證土敗木賊，用承氣湯瀉其毒氣，亦豈得已而用之？當此而不下，亦不可也。愚思之，與其瘡痘用百祥丸傷寒承氣湯下其毒，莫若救脾土於未侵之先，治其未然者爲良，庶幾不致狼狽之地，成功於不見危處爲妙。

㈧黑有逆順

瘡疹出者爲順，黑黶陷伏者爲逆。然其中黑黶亦有順者，此爲瘡逆，脾氣乃強，則脾土盛制水也。是脾強而腎退，雖黑黶而忽瀉膿血并痂疕者順，此必舊服補脾藥，脾氣得盛而不衰，其外肢絡瘡黑黶而不危者，得脾臟不衰，則心肺肝腎有以救之。素問云：『脾病則五臟危』，今脾土旣盛，餘四臟則無慮矣。臟腑旣無虧盈，則不能爲害。又有黑黶而逆者，乃水穀不消，瀉乳不化者逆，是脾虛不能制腎，故水穀乳食不化而自泄，此脾土旣衰於裏，有瘡疹黑黶者，是毒氣陷伏，必先入脾，脾虛而受毒，四臟皆困而危殆矣，是以爲逆，爲難治。嘗觀古書云：『病在臟者半死半生，病在表者輕』，以此瘡疹瀉膿血瘡痂者雖順，非可爲常治法，此亦九死一生之證爾。

㈨出遲朝夜啼哭

神魂魄意智，此五臟之正神也。喜怒悲憂恐，五臟之情僞也。人之五臟調暢則安適，抑鬱則煩悶，故小兒瘡疹者，蘊非常之熱毒爲瘡疹，而外未得出，在臟腑而不能散，故喜怒不常，悲恐相仍，則神不能安而朝夜啼哭也。當此醫者

相搏於肌膚，必大小便祕，斑點不長或黑色，或身生靑紫𤺋疹，此爲倒靨也，當此可溫肌發散風寒，如紫草蟬蛻陳皮葡萄人齒殭蠶荷葉之類，溫散寒邪，然後熱氣復行則斑出矣。有胃虛而不能副營衛者，雖出而復沒，故斑運白色或黑色，此內虛所致，故出而無血氣以應之，其人必不能食乳，或大便自利，小便不赤而淸，或倦或嘔，四肢微厥。其由內胃旣虛，自不能出，此爲陷伏也，當此宜用溫辛之藥，令其胃煖，營衛復溫，必自然出矣，如理中湯活血散人齒散之類以溫之。吐利甚者，須薑附硫桂亦可用，此治內自虛而陷伏者也。若以血疱爲中者，是紅斑出之後，至足有斑爲齊，斑疹毒方出盡也。自斑點生如豆，起於肌膚之上，所以血疱爲中者，未結膿血痂疕之前證也。血疱七日，當結膿血痂疕，當此或外被風寒所感爲倒靨，或胃氣虛吐瀉爲陷伏者，亦如前法治之可也。血疱是毒氣正盛，陽熱內外彌滿，無陰以收之而疱出，至七日而當結膿窠痂疕而愈，今七日而尚如豆大，血貫之不結膿窠，此由毒氣內外貫注血熱相搏，必復入於心矣，立至危斃，急以猪尾膏涼心血，使陰氣感之，必隨時結痂疕而愈。古人以硃砂腦麝猪血等涼心藥治瘡疹，是治其毒氣已出後，心熱毒氣倍常則用之也，非治裏自弱而陷伏者，非肌竅感寒而倒靨者可用也。陷伏倒靨皆虛寒證，陷伏胃弱自不能出，當溫之，倒靨是風寒外感於肌竅，當發散，故非猪尾膏證。猪尾膏是治心熱太過而不能自收斂結痂疕者，非爲涼脾藥也。蓋素問云：『瘡瘍燥痛痒，皆出於心。』當血疱後紫黑而不結膿窠，其熱內外貫注，毒氣必復於心則危矣。以血疱結膿窠，膿窠結痂疕，如結膿窠痂疕，內外有感冒而生病者，此觸冒之過，治之無異於前斑點時用藥也。觀小兒數日減食，則胃虛熱甚，氣耗作斑點，膿窠則血弱結痂疕之際，少增滋養營衛調適寒溫藥以助之佳。病後服解利藥，亦不可緩也。瘡疹未透，心煩狂躁，氣喘妄語，或見鬼者，龍腦膏，觸犯黑色者奪命膏，黑陷者百祥丸藍根散四聖散人齒散，毒盛而黑色者山梔湯宣毒膏良方治毒氣入臟而不出者，腦子猪血酒。活人書黑瘡子惡候，無比散倍金散硃砂散。瘡子反入，抵聖丸救生散玳瑁散化斑散瘡子醫花蛇散麻黃湯濕生蟲散橄欖核磨水牛蒡散，治黑色名鬼瘡子，人齒猪血散，皆是熱盛毒氣倒靨者，非

疹順其熱則出而毒散，及其熱過則攢目爲咽痛爲[illegible]不致虧盈，陰不至偃伏，調適中和而已。苟爲不然，原本闕五字 而生風，肝應於目，無不害目者，原本闕二十四字 可不察。

⑬斑爛

病當發散而不發散，則毒氣閉塞，胷滿喘促，悶亂而不知人，不當發散而強發散，則熱毒隨陽出於肌皴，皆爲斑瘡，遍身無數，肌肉如爛，故名曰斑爛，此失於不善表者之過也。治斑爛之法，調脾進食，大便令不祕不利，養營衛以生肌解毒，則無目赤，無咽痛，無口瘡，無吐衄等證，解之不至於冷，調養不至於熱，最爲良法也。但斑爛發膿痛，甚者用乾黃土羅爲細末傅之。輕者則芒硝猪膽汁調塗瘡上，勿令動著，直候瘡疹痂疕自落，大段瘡發多不通臥席者，即用麥麩簟臥，將息最爲佳。又有因發表過多，外則斑爛爲陽氣在外，內虛生寒，臟腑自利，急當救裏，如理中荳蔻之類，臟腑自溫平，其瘡必愈。

⑭感寒與瘡疹伏熱混雜而發

瘡疹是五臟伏熱於裏，因熱蒸而出外，其感冒是外感寒邪，漸伏入裏，且感寒始發，則頭疼發熱惡寒，鼻流清涕，左額有青紋者，感寒也。夫感寒者，寒極則生熱邪，熱盛則實，實則動所伏，瘡疹之寒熱交作，陰陽混雜，證候非一。故醫者若汗若下，則瘡疹隨出。蓋感寒在表，蘊熱在裏，寒極而生熱，熱則隨出，若不去其寒，則瘡疹不能出，但表證身熱而喘，則微汗和解之；裏證腹脹大便祕小便赤澀者，則微利之，煩躁渴甚者，但利小便，胷滿食不下者宜吐之，此發汗吐下利小便，皆是去感寒伏熱邪氣也。治之則當發汗吐下利小便，隨手而愈。但用藥者，不可令藥太過，最爲良法。如過於表者，瘡疹出則爲斑爛，爲口傷爛赤，下之過者爲痞悶，爲內陷，爲下膿血，當此細推之。瘡疹非感寒之比，緣有瘡疹隨出，故用藥者不可不謹。

⑮鬱毒不散

察其蘊毒在表在裏，當隨證滲泄，若發熱渴水，面赤小便赤，宜微表令出可也。若外無熱，大便祕，腹脹滿者，當令大便通。大抵內無壅滯之氣，則營衞通行，神魂泰然，瘡疹亦出快矣。昧者不知察，惟見朝夜啼哭，或以爲心熱，或以爲聚痰，或涼或下，不能去其表裏熱毒，復使其冷熱相併，反生多疾，不可不知。

(七十)凸凹生瘡

瘡疹結膿痂，可抓碎之則不成瘢痕，今瘡痂雖結，瘢猶黯，肌肉致令凸凹也。故在結膿未成，乾疤抓去之，則不成瘢痕矣。有瘡疹愈而再生者，此因瘡疹安後失解利，毒氣留滯敗熱於肌肉之間也，宜用明膠散，次服密陀僧散、膩粉散、鴈屎白散、牡蠣散、馬齒莧散、秦皮散等以敷之爲良。與其用藥於已再生瘡疹之後，莫若解毒於未再成瘡疹之先。

(七一)大便如常

脾胃納穀氣，大小腸出滓粕，此平居察虛實冷熱之處。蓋飲食進退，則知人之穀氣虛實，大小便滑澀，則知人之冷熱也。熱則祕澀而不通，冷則滑泄而無度。今大便如常，則知臟腑平和，無大熱大冷之患，故不在補瀉，亦不可妄攻擊也。且活人書云：『清便自調，則是大便如常。』又云：『大便堅，小便數，不可用承氣湯攻之。』是津液已行於小便，故但以麻仁脾約丸用之可也。小便淸者不可下，此無裏熱也。大便硬而小便少者，未可攻，此津液當還入胃中，大便自過也。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不可下，此表裏皆亡津液也。又云：『小便赤却當下。』此是表裏證俱見，以五苓散主之。又云：『不大便六七日，頭疼有熱者，是裏證，當下。小便淸者，知不在裏，仍在表。』又云：『大便硬而脈沉細，是裏證，當下。』以此觀之，古人治病，未有不審飲食進退，大小便滑澀者，自外而知裏，此非專治瘡疹之法，若或瘡疹或醫他病，用之亦良，況嬰兒未能言者，尤當用此。

(七二)悞服熱藥則損目冷藥則夭傷

斑生亦看熱氣深淺故瘡疹本稀者爲不可表小兒[illegible]者，此出齊不可表也。出齊皆爲血疱，或已出膿疱或水疱，或至於痂疕者，皆不可表，此臟氣既平，營衛既和，勿治而愈。如仍治補之則熱，瀉之則寒，表之爲（原本闕二十字）之無多寡，但看所蘊熱毒之微盛爾。且瘡疹出而不甚熱，既出而喜笑如常，無寒熱無煩躁諸證，蓋有少便膿血痂疕，此皆瘡本稀不可表也，但解毒而已。若本稀而強欲發之，則爲斑爛，爲倒靨，爲虛脫，爲中寒，爲虛熱，不可不知。

⑱無凝滯則勿表勿下

病有遲速，蓋日數待營衛以祛運其蘊毒而出也。且瘡疹熱數日，運熱毒爲赤斑點出於肌膚中，至足有方爲出齊。蓋斑點長成血疱，血疱成膿疱，膿疱結痂疕，此雖大略之言，瘡疹必先斑，次血疱，又次膿疱，又次結痂疕，此自然之序。善治病者，不可先時而後，亦不可後時而先也。蓋傷寒表證，出汗而愈。其有一二日便汗出者，則名爲狂汗，雖出之必復重，又期六七日正汗出則愈矣。傷寒裏證，當下則下之，若下早爲結胷，爲痞氣，蓋病深在裏者則可下。以此言之，比之治瘡疹，或表或下，若太早則病毒不去，眞氣受弊，有如瘡疹自然出快，不勝其幸，若反加妄表妄下，適以爲害。然發表則熱氣承表而出，不知自然微盛，爲斑爛，爲倒靨，爲虛脫者多矣。妄下則爲內虛，爲陷伏，爲夭傷，宜審究之可也。合表合下證各別，具詳之矣。

⑲痂起能食

病生於裏而達於表，觀其表而知其裏，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且瘡痂起而能食者，蓋瘡疹出於表而裏虛，當食少，令陽氣出表，能食爲裏不虛，而有熱者，可用牛黃丸下之。亦更看脈與外證，然後用之。若瘡痂起而能食，大小便祕而喘渴煩躁，內多毒熱，宜下之。若無此證，知其熱便下之，則悞矣。豈不謂瘡痂起而能食，便下之，但知其中不虛爾，雖瘡起而能食，無別熱毒證，則不必下也。

治病當隨時變通，不可泥於一曲也。且瘡疹之證，如熱毒在表者不可下，下之則裏虛，為害非虛，亦不可助之，助之裏有壅熱為害，亦不可令有大熱。故前人云：斑疹未見者，以葛根湯鼠粘子湯惺惺散紫草飲子解利之，但裏不至冷，大便不至利，氣實者可服之。或有不問虛實，以胡荽酒灑之，以葡萄酒飲之，又火煆人齒以酒調服之。若盛實者，服之則為害。蓋胡荽酒葡萄酒火煆人齒，此皆內虛自利陷伏者可服之。苟為不然，則助之以熱毒氣，貫注耳目口鼻悉平，咽中閉塞，大便堅祕，小便如血，是鬱毒不散，則熱毒無從出也。毒氣反攻臟腑，故使凹而不起，謂之倒靨，蓋鬱毒不散，又不能解之，至於斃者，不可勝數矣。蓋陽熱無陰氣以守之，當此之際，豈不覩大便堅祕，小便皆如血，若有此證者，豬尾膏化斑湯犀角地黃湯犀角玳瑁湯，可選而用之也。用之則毒散營衛無滯，瘡疹自出矣。皆常用已驗之法，姑條次於下：其瘡始覺頭疼發熱，或微熱而後作寒，煩躁咽痛者，則以四味升麻湯。瘙痒或癮疹者，則以荊芥湯。面赤大便祕小便亦而嘔者，以小柴胡湯。不惡寒，但煩躁而小便濇，又多渴而成赤斑點者，以竹葉湯犀角飲子。大便不通者，與四順飲子。昏甚譫語大便不通，與承氣湯。若大便自利，黑黃色，毒氣亦有所出。大便已利，又得調氣藥以助之，其（原本闕九字）然出者不可表也。（原本闕五字）

（丙）乳嬰與食孩用藥不同

夫飲乳嬰兒者，由人之生胃氣未充，膚革未成，飲乳易傷，風邪易入，臟腑嬌嫩，血氣懦弱，肌體未堅，精神易弊，故用藥當審其大小輕重而用之可也。蓋差之毫釐，立見危殆，不可與能食童子同用藥也。且能食童子，自絕乳後，食火熟炮炙之物，酒麪甘肥魚肉滋味，安可與飲乳嬰兒同用藥也。夫嬰兒有病服藥，但與乳母服之為要法。譬如童子吃食，與嬰兒飲乳同，乳母既服其藥，必流入乳，兒亦飲之，是以童子能食服藥也，免其慓悍毒烈之藥，蒸熏臟腑，亦為良法。且能食童子，穀氣既實，臟腑充盈，如生疾病，能食不大便，裏急後重，手掌心并腋下有汗，當令大便如常，過心熱而大小便不通，心神不安，當利其小便。飲乳嬰兒有斯疾，但用斯藥與乳母服，是亦嬰兒服之也。

夫稟氣盛者，夏酷暑而不熱，冬嚴寒而不冷，此裏實而寒暑不能侵之也。稟氣弱者，未寒先寒，未熱先熱，故未有十日天寒日陰，則感寒濕而濡瀉，未有十日天溫日明，則伏熱而中暍，此虛弱之人常態也。蓋先知節氣者，能辨陰陽寒暑出入之盛衰。素問云：『陽盛人能冬不能夏，陰盛人能夏不能冬，』此亦人之虛實與寒暑相爲否泰者矣。且立夏氣變純陽，萬物茂盛，用藥者用熱遠熱，如桂枝麻黃大青龍湯幷諸熱藥，必加知母升麻石膏輩，是不盡其熱藥也。且立冬兩陰俱盡，氣合純陰，用藥者用寒遠寒，如服諸涼劑服湯利過者止後服，不必盡劑，是不盡用涼藥也。是寒月不盡用涼藥，若盡用涼藥，表裏皆寒，人不能當故也。治瘡疹亦當依此隨虛實寒溫陰陽出入而用藥也，豈可拘一證一藥爲盡而已矣？病人素有盛實，或素有虛寒者，並用古方，不在加減爾。且春分陽漸在外，而陰漸在內，秋分陽漸在內而陰漸在外，用藥者豈得而同？諸此按四時陰陽，迎合臟腑內外虛實而用之。故時當陽出而陰入，則實者愈，陰出而陽入，則虛者愈，故陽出而陰入者，虛者病，陰出而陽入者，實者病，此其常理不變者也。如冬溫，虛者安而實者病，夏寒涼，則實者安而虛者病，此皆節氣陰陽虛實使之也。冬溫煖夏寒涼，非節之爲病者，在人將攝如何爾。所以錢氏治瘡痘言春夏順而秋冬逆者，是論陰陽出入迎合表裏之意也。

㉒行房觸犯燒赤朮猪甲

伏積熱毒，甚者爲瘡疹，方其榮衛被熱毒所蒸，毒出爲斑痘，方出，其肌膚受毒，靜以守之，則順。出而愈，若加觸以不潔之物，兼以行房觸犯，陰陽相感，毒氣著於人，則使瘡疹入裏，毒氣入心，悶亂而死。若已出之後觸，則令瘡黑爛，極如刀割，縱或瘡疹得安，瘢痕經年黑色，仲景論瘡疹未出之間，宜於房室內燒赤朮猪甲二物，辟惡氣，謹戒飲酒嗜慾，令人守房室門戶，恐生人入有觸犯，令小兒痘疹難出也。如有觸犯，或有面青黃色者，猶輕，要之，安胡荽於左右上下安頓之，能解狐臭絕惡穢汚之氣，更燒乳香，令室中香不絕，辟除一切惡氣，兼令易出易結痂疕。瘡疹畏雜惡

(八〇)黑靨而未發寒

夫黑靨世俗之稱有二：一曰倒靨，二曰陷伏。且倒靨有四證：一則感風寒，二則毒氣彌盛，心熱與外熱壅鬱蒸不消毒復入裏，三則飲食少而內虛，臟腑或泄利，無陽以應之，遂倒靨，四則不禁房室，穢氣衝觸。名同倒靨，所得之由既不同，用藥救之，豈得不異？若不究其源，一槩論之，則無不夭傷。不特此爾，一者，瘡疹正出，坐臥當風，或失於蓋覆，感外風寒，搏於肌膚之中，營衛受寒，必發熱而惡寒，頭痛鼻流清涕，當此之際，宜以溫辛藥表散寒氣，若失於治療，營衛受寒不解，加寒戰而喘悶，則為倒靨者，一也。二者，五臟蘊積其熱，出於肌膚，小兒陽盛而陰微，熱毒瀰漫，心熱壅搐而不收，使外不得作膿結痂疕，內不得毒氣消散，當此之際，用涼藥解毒利小便，藥以治之，令其毒氣漸消，則愈，苟失其治療，則為倒靨者，二也。三者，其人稟受氣怯，或因患而飲食少，遂致脾胃虛弱，因虛而生寒，因寒而下利，因利而內虛冷，當此宜急用進食固臟腑藥以溫之，臟腑既平，因飲食進，手足溫煖，則瘡疹復出矣。世有醫者，瘡子是熱，不敢用溫藥，遂致倒靨者，三也。四者，瘡疹正盛，內外無寒熱，無虛實證候，而不出者，此由不能禁忌穢氣，衝冒房勞觸犯，若有此犯，則瘡疹不出，毒氣入心，悶亂而斃。若已出之後觸之，則令其瘡黑爛，痛極如刀割。

(八一)諸惡證

此以下論雜病。

夫痘子出而復不出，或大瀉而渴，或有此候，皆因瘡痘出而服冷藥，逼熱毒在肺中也。故煩躁迷悶，不食或大小便難，皆惡候也。瘡痘帶白膿者，其毒輕，或紫黑色隱隱在於肌肉裏者，其毒重。甚者，五臟咽喉內皆有瘡，其不大小便，兼便澀出血而痛。黑靨不生膿者死，鼻有黑氣者死。或痘疹未出，毒氣內逼，目瞪上竄，驚叫有如驚風者，此乃瘡欲出之候也。若悞認為驚調治，必使毒氣內蓄，邪熱不泄，亦乃死候。或有瘡痘既出，譫語不止，此亦惡候。或見是瘡，以藥解利，見瘡疹反沒者乃死，宜急溫之，復出乃愈。或瘡作白疱，忽然伏入臟腑，漸作紫黑，無膿，日夜煩悶啼哭，其證[illegible]必出乃差，此是五死一生之候。若便血瘡陷無膿者死。其有[illegible]毒瘡痘不出者，一法以

胃熱齒齦腫痛，如其哺食至不欲食，煩熱面黃者宜服[illegible]

六字湯加麝香服之。或大便不通，致熱毒攻於臟腑及眼，并咽喉腫塞，口舌壞爛者，以如聖湯紫河車散紫雪之類，可選而用之，皆解餘毒之要藥也。

(八七)預服油劑解毒

防患於未然者，則思熱毒未成瘡痘時，預服油劑以解之。蓋小兒四肢微熱，食物似減，頭髮乾立，或時額微熱，則與生油劑飲之，每夜如方法與飲，似覺四肢熱，服之良久就臥，多至三五服，大小便利，四肢熱減，邪毒漸退，疹痘雖出亦輕，尤良法也。

(八八)疹熱出難大便不通小便如血或爲癰身體破裂

似是而非，若同而異，醫者當詳審於疑似之間，言斑疹得熱則出愈難，此非得熱而出愈難，爲氣不通營衛，與毒氣混雜不行，故出難非獨熱而難出也。胡不觀大便不通，是氣不通行？故或便血，或爲癰疱，或肌肉破裂，以此觀之，氣不通，又熱毒之氣壅盛，毒在腸中，則血滲入腸爲便血，毒壅肢絡不行，爲癰疱，爲身體破裂，使其大便通，小便利，則無斯患矣。有此證者，宜服犀角地黃湯白虎湯升麻湯紫雪之類，便血以牛黃散，可選而用之。

(八九)誤用巴豆則內虛而熱不除

表熱而蕩滌，故宜湯液以散之。取食積，宜下之，用丸子藥磨之。蓋用丸子藥者，取收攝之義也，今病瘡疹是表熱，若用丸子藥反攻，虛其裏，則表熱陷伏於裏，其熱愈不除，復爲倒靨，爲便膿血肌腐毒壅遏不通，爲痘癰爲腫毒瘡疹，不可用巴豆丸子藥者，但能取腸中積熱故也。瘡疹表熱者不可用。

(九〇)勿用巴豆水銀輕粉

小兒頭痛身有大熱，口鼻有熱，咽乾痛，口頰生瘡，兩目如火，耳尖手足指冷，脈洪大而作渴，面赤增寒，心逆熱口臭，

氣，不可不謹者。辟如柑脯同處，一壞皆壞。古語云：『樹得桂而枯，雖黃遇胡粉而黑，』抑亦物類相感然爾。

㊃初生服生地黃汁令不生瘡

錢氏論瘡疹是母腹中所受穢毒，故小兒患瘡疹，五臟皆見證，故前人亦先有以制之也。千金論云：『方嬰兒初生，宜進生地黃汁，點孩兒口中，令便下黑穢，則至老亦不害瘡疹。』蓋便下黑者，此是腹中所受穢毒，今人但見簡易平直而不用，抑亦顧目前不思後患者歟。

㊄瘡毒令胃爛便血

小兒胃熱發斑，其斑既出於肌膚，今瘡疹正出，或外被風寒所伏，或毒氣太盛，熱毒壅遏則出不快，蓋毒氣復輒還於裏，有誤服涼藥，使腠理祕，外不得出於肌膚，毒氣倒於裏者，有被惡氣衝觸，不謹房事，復觸入裏，甚者皆可爲胃爛便血，各隨證救之。如風寒所伏者，當解表而散之，治瘡疹麻黃湯是也。內外毒氣壅遏，復入裏，當解毒，如犀角湯之類是也。冷氣入胃冰伏者，當溫之，胃愛散之類是也。惡氣熏觸，不謹房事觸伏者，當燒乳香赤朮猪甲之類，服以蘇合香丸等以禦之。又有毒氣內外有所感冒陷伏者，急以麻黃湯主之。王氏手集白花蛇散橄欖核水煑服之，無不立效。如有內外觸冒失於救療，遂至胃爛便血，此證最惡，急宜用犀角地黃湯甘草散以解之，解之漸甦醒，瘡出者活，神昏冒悶者死。

㊅餘毒失解利則嘔吐并諸雜證

脾胃主納而不出，大小腸主出而不納，是平居飲食，水穀糟粕出納也。常論胃主納食而瘡疹後嘔逆，是有邪氣相干，使胃逆而不順，故使氣逆而吐也。其吐有冷吐有熱吐。瘡疹病後吐者，此餘毒在胃不解，當仔細辨驗，終是不同。其熱毒在胃而吐者，令人心煩作渴，小兒不住食乳者，是渴也。小便赤澀，手掌心有汗或熱，面赤引飲，停於胃中，成痰，膈中不利，縱能食乳，聚滿吐出如射，則一時胷中稍寬，又復飲乳者，渴也。飲乳又吐，脈洪數，此熱吐也。冷吐者，不

熱在表而生瘡疹瘡疹已出[illegible]則表[illegible]
也。宜黃連散燈心散黃芩散甘露散皆可選而用之。

㊅五不結痂疕

瘡疹因熱而出，又因太熱甚而不能結痂疕，是以內外蒸鬱，無陰氣以斂之故也。前人以宣風散導之，以生犀散解之，使熱不壅脹，必結痂疕矣。又有發如膿窠，不肯作靨者，調砂糖水與喫，即結疕。此法須覩瘡子未出盡，切不可用。蓋瘡子初發而食甜物，如糖蜜棗柿，必使瘡子入目，尤宜忌之。此云用砂糖者，是瘡子作膿窠毒氣已定而用之，庶不爲目害矣。又有血疱出已七日，不能結痂疕者，宜用猪尾膏則愈矣。

（六六）辨瘡幷水瘡入大腸

疹與痘輕重不同。疹自表而出於腑則輕，痘自裏而出於臟則重，世俗但見疹見痘，方知輕重，未能預知而防備，然疹與痘，其初何以辯之？茅先生論有見於未然，且早晨渾身微熱，至日午後大熱，眼睛黃色，兩脅下吸吸然動，甚至發如驚風狀，亦身有大熱，手足逆冷，此病屬臟，治以獨聖散發之，以和平生津藥潤之，此必是瘡痘，謹不可投冷藥，恐冰入大腸，而痘子不出，則瀉下如赤豆汁，及朝出而暮黶，或顋頰赤色如掌大，口內有臭氣，脣焦目閉，腹脹者，此必死候。此是瘡毒入裏，由用利藥，裏虛毒陷入腸中，或便膿，或便赤汁，皆惡候也。且疹候早晨微熱，午後亦大熱，眼白赤色而不黃，手足冷而吐逆，此屬腑爲疹，治法如治瘡痘皆同，輒用利藥，變爲惡候。

（六七）結核腫毒

瘡疹熱毒，藏於肌膚，使營衛流注失度，則營衛合行而不行，爲之壅遏，壅遏則結核腫癤毒，或爲痞癧，或爲瘡瘍，發於頭頂手足肢節間，甚者則爲癰毒，此熱毒壅遏之過也。亦令人咽膈不利，痰涎壅塞，咳嗽咽乾，眼赤臉腮項焮腫，宜以消毒散小柴胡湯最驗。癰癤腫毒出膿數日不止，體虛煩熱頭痛昏悶者，黃芪散。大便不通者，大黃散主之。癰

此是伏瘖子候，先當去熱毒邪氣，用大黃湯煑湯液，蕩滌其表熱，表熱散則諸疾皆愈矣。昧者以巴豆水銀輕粉，此藥無去表熱之理，反傷臟也。蓋巴豆水銀輕粉，但能去臟中驚涎積熱而已，豈可以爲瘖疹表熱者？用則用之者夭傷，不可不戒。

(九一)熱毒攻肝衝目

肺金燥，心火熱，肝木風，脾土濕，各有所統。夫肝木勝，脾土衰，且風入臟腑，熱則爲腸風，爲祕結，爲下鮮血，冷則爲不食，爲飧泄，爲肢厥，此五行相生相剋之意也。熱則生風，由火盛而風作，肺金既受火剋金衰，不能制木，則無金以制之，木勝肝旺，心火炎上，肝竅於目，心熱壅則衝於目，故瘖疹之始，最宜防備之，使之視井則欲觀深，視遠則自運於目，得陰氣感之，揉胭脂則欲涼血散毒氣，服以鼠粘荊芥防風以去其風，傅以白芥子末於兩脚心，瘖痘則不入於眼，是皆防微杜漸，使神水不被風毒熱壅之害，得無睛脹凹凸盲瞎之憂，方書多稱此於卷首者，欲消目疾於未然，不可不察。

(九二)瘖後咳嗽脇痛

夫血氣者，陰陽之男女，水火者，陰陽之徵兆，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今瘖疹病後咳嗽，左右脇痛，飲食不下，此餘毒所隔，氣不能升降也。且咳嗽者，由陽不降，心火剋於肺金也。脅痛者，脅居人之左右，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氣之所行處，今脅痛，是氣不能升降也。飲食不下者，由呼吸升降之間，脾受穀味，今氣不能升降，脾氣不能運磨水穀也。數者，但解毒，毒去然後眞氣自復，當以赤茯苓湯導心火，利小腸，小柴胡湯治咳嗽脅痛，二和散調順陰陽則自愈矣。

(九三)傷寒熱毒急宜發表

傷寒熱毒在表，未能作汗，或當汗而不得汗，暴熱灼於肌膚，故發斑瘖疹痘疱也。其疱色白，或赤如火丹，瘖頭瘰漿白膿者輕，若紫色作根，隱隱在肌肉者甚重。五內七竅皆有瘖，其形如豆，故以名焉。此乃傷寒發疱，小兒肌肉嬌嫩，

不取也。瘡疹後患目，不在點藥，故辯及之。

㉑冬月預服三豆飲子

龐氏云：冬令溫煖，當時便服三豆飲子以解其毒，則春夏不生瘡疹矣。蓋冬令風寒冰烈，是謂閉藏之時，此天地之正氣也，冬月天氣暄暖，是冬應寒而反熱，抑之而非其時，有其氣，小兒抱純陽以生，至春必發瘡疹，預服三豆飲子，以菉豆赤小豆黑豆，副以甘草淡竹葉木通砂糖煎之，臨睡以飲之，則解一切熱毒，冬月隨受熱而隨解之也。至春夏間則無瘡痘之患，縱有亦輕，此乃冬月煖時預服之也。

㉒瘡入目防備法

瘡疹方出間，欲使不入耳目，可噴胡荽酒於耳目邊，或以黃蘗末水調傅兩目，兼以白芥子末水調傅兩腳心，乃抱兒令自投菉豆七枚於井水中，使斑瘡不入目中，此皆愛護目之法也。又有忌食之法，如醬醋五味牛雞鵝鴨，皆不可食，蓋小兒患瘡子食雞鵝鴨卵，未有不患目者。雖瘡疹已愈數月，尚未可與食之，食之亦爲目患，此皆爲瘡疹之所忌，但令小兒食淡物，爲淡猪肉淡餅之類，不能食淡物者，入少鹽無害，患瘡疹之家，可預令知之，最爲要法。患瘡疹之家，亦不可養雞鵝鴨卵之氣，相襲亦能損目，不可不知。

㉓瘡毒攻咽

瘡疹咽痛者，由心胃有熱，衝於咽故咽乾而痛，口舌生瘡，上衝齒齦腫而齒牙搖動者，宜服甘露飲子。欲涼膈去痰，則服消毒散，咽喉腫痛者，宜如聖散消毒散，心煩者宜鼠粘子湯，冬月老幼皆可服之，則春夏不生瘡瘍也。有聲瘖不出，舌頰生瘡，煩悶潮熱面赤者，以紫河車散主之。咽痹水漿不下者，以紫雪主之。已上諸證屬熱，須是臟腑亦熱者，方可用之。如上焦有熱，其人若小便清或大便稀溏，是臟腑無熱，則別以清上溫下藥兼服，不可一槩而用藥也。

㉔大小便不通

毒赤腫初生者，燒雞毛水傅之，又醋調伏龍肝傅之，地松葫荽以傅之，雞子清調赤小豆末以傅之，地龍糞新水以傅之，并馬齒莧龍葵葉雞腸草芸薹葉景天葉皆可搗傅之。赤腫不散，成瘡而未得頭出者，馬鞭草以傅之。

(九八)冬溫發斑如錦紋

活人書云：冬月暄暖而溫毒發斑癮疹如錦紋者，以冬月觸冒寒毒，至春始發，病初在表，或已發汗，或未發汗，表證未罷，毒不散，故發斑以黑膏主之。又有冬月溫煖，非節乖戾之氣，冬未即病，至春或被積寒所折。毒氣不得泄，至天氣暄暖，溫毒始發，則肌膚斑爛，癮疹如錦紋，咳而心悶，但嘔清汁者，葛根橘皮湯主之，小兒常有此證，令兒心悶咳嗽，嘔吐清水，醫者不辯作胃寒治之，轉加悶亂，狀若驚癇，遂生他疾。但咳嗽而吐汁者，知其心悶矣，宜預服葛根橘皮湯則立愈。

(九九)用百祥丸證

黑紫乾陷者，下以百祥丸，不黑者，謹勿下。要之紫黑乾陷，則下之無疑矣。然當下有數證，宜仔細以外證與脈別之。有感風寒而黑陷者，則宜溫散之；有內虛自利而陷者，則宜溫之；有下之早，毒氣入裏而陷者，則宜溫而表出之；有被外物衝觸而陷者，則宜熏解之；其用藥皆不同。又有蘊積毒氣，深而內外蒸鬱，瘡起能食，不結痂疕，毒氣不得散，有大小便祕，腹脹而陷者，爲其毒氣入裏，宜用百祥丸瀉膀胱之毒，服之身溫飲水者可治。以脾旺而勝腎水，寒去而復溫，則瘡疹復出矣。若寒戰不已，身冷出汗，耳骫反熱者死。要之錢氏稱腎氣太旺，脾虛不能制之，此寒氣太旺，胃氣不溫，瘡疹復陷而不出矣。下後身熱氣溫，欲飲水者，此寒去而復溫，爲可治。以此而言，瘡疹不可妄下，故不過溫脾胃煖血氣也。錢氏言瀉膀胱水於已陷之後，不若助脾土於未陷之先，尤爲盡善盡美矣。

(一〇〇)瘡後患目翳忌點藥

湯散膏丹之殊異，灸刺點洗之不同，且瘡疹之爲目翳者，毒氣自臟裏而達外，治之要法，但活血解毒而已。活血不

散解之或胃風湯尤佳小便赤而煩宜以導赤散犀角地黃湯資之

㊳膿汁不乾

小兒瘡疹太盛，膿汁水粘，不可著席，不可轉側疼痛者，用黃土末傅之便乾。欲不成瘢痕者，以牛糞曬乾，火煉成粉，研如蛤粉相似，用綿撲有瘡痛處，膿甚者，以黃土細羅爲末傅之。大段不能臥席者，以麥麩不計多少，簟臥將息，最爲要法。

㊴入目用藥

心熱毒生肝風，肝主目，熱毒衝之，故爲目患，以涼肝丸服之，蓁皮散洗之，密蒙花散服之。或因食毒物，睛突出外者，仙靈脾散。暴赤腫痛者，榮麻子散。患半年一年餘者，蟬蛻散。出正盛而不令入目者，調肝散。入眼成翳者，瓜蔞散。生翳遮膜者，威靈仙散。入目痛楚傷目者，浮萍散。生翳者，撥雲散。風熱攻眼者，井泉石散。目中痘瘡成翳者，大黃散貼之。赤脈侵睛者，羚羊角丸。痘瘡入目昏暗者，金花散。瘡入目裏侵睛者，樺皮散。翳障不見光明者，蟬花散爲良。

㊵餘毒諸證

瘡疹熱毒，內外皆作，令瘡疹已出而結痂疕，餘毒在臟者，宜解利之。若解之稍遲，至於生病多端，瘡疹出盡後，大便祕者，宜服大黃散。小便赤澀者，宜服黃芩散。胃中有熱，胷中有邪氣而嘔，面赤而渴，大便祕或如常，或瘡疹後下利色黃者，黃連散。煩喘小便不利者，燈心湯槐花散。發渴飲水，下血不止者，消毒散薄荷湯調下，黃芪散服之。

㊶消瘢痕

瘡疹生於肌中，瘡痂不可早抓去之而出風，早則爲之癮疹，肌膚爲凹凸，宜用硼砂散酒調服之，密陀僧水研塗之，蒺藜散胡粉散鷹屎白散馬齒莧散猪脂散羊脂散羊脂鸕鷀散升麻水豆散黃蘗散白蜜羊脛髓等，青金散皆可選而用之。欲無瘢痕者，在結膿結疕，勿令癮疹成瘢痕矣。

瘡疹熱毒在裏，令兒大小便不通，熱毒蘊而不散，則不結痂疕，及其熱氣少而下之早，則爲陷伏，如大小便不通，欲以藥下之者，須是微覺腹脹滿而喘，按之腹微實，手掌心幷腋下汗出者，此有熱毒燥糞在裏，宜服之。瘡疹大便不通者，川黃散。瘡疹既出定，大便不通，瘡出膿汁不乾，敗毒牛黃丹大承氣湯。又有瘡疹欲出，胃熱發溫，壯氣麤，腹滿，大小便赤澀，睡中驚煩渴，口舌乾，手足微冷，多睡時嗽涎，脈實沉大滑數，宜服利毒丸。心煩躁渴，小便赤澀者，通關散。前四藥皆有熱證方可用之，性寒通利故也。不可妄投，爲害不輕。

㊂乳嬰藥多反爲累

小兒如水中之泡，草頭之露，以表用藥，無令造次焉。爲小兒臟腑嬌嫩，血氣懦弱，肌膚不密，精神易傷，故言不易醫也。然乳下嬰兒，周歲二三歲有病者，宜少服湯藥，量其大小，但將藥與乳母服之爲妙，忌一切藥與兒喫，恐反生多疾。蓋藥性慓悍毒烈，非寒卽熱，不表卽下，或飲或散，服多則反爲累。蓋其攻擊太甚，不可不察。大抵用藥在簡而當則病除，又不損氣，若泛然而用，非止不效，藥性將何處之？必反爲害。故瘡疹出而無他證者，宜少與湯藥。

㊃冬溫宜先下毒

夏月陽氣在外，陰氣在內，冬月陰氣在外，陽氣在內，其陽氣在外，則人喜冷，陰氣在外，則人喜熱，蓋夏月扶陰以助陽，冬月扶陽以助陰，以平爲期，人有盛衰與四時不相當者，則反爲病。且夏月天氣大熱，則人食冷以助陰。素問云：「用熱遠熱」者是也。亦不可過冷，過冷則逆正氣爲害。且老人氣衰而火少，夏月豈可過冷也？嬰童自然陽盛而火壯，雖冬月豈可多食熱物？其能食童子兼能啜熱乳，嬰兒如冬月食火炮炙烙之物，乳母恣食酒麵甘肥，便與兒乳，其熱毒因微成著，又遇冬月天氣暄暖，則內外蘊熱於臟腑，至春陽發生，其毒熱隨營衛而出，遂成瘡疹，無復疑慮。如冬月應寒而反熱，此是冬溫，毒氣在臟，未出於肌膚間，當冬月便疏利，解去其毒可也。如葛根湯三豆飲子解毒，次三黃丸，當歸散，油劑導赤散，化毒丹之類，皆可隨輕重。冬月溫暖時，皆可選而用之也。

出癮疹，或再出麩疹而愈此乃京師醫官宋鑑用此無不愈者後傳於此方用之

(二五)已出狂叫喘呼

瘡疹已出者，熱毒自裏而達外，狂叫喘呼者，臟腑熱燥而無津液也。夫腎水常欲升，心火斂而降，今五臟皆熱，瘡疹既出，津液外泄，臟腑乾涸，無陰氣以守之，則陽毒燥於上，故狂叫喘呼，宜服犀角地黃湯玳瑁散甘草散麻黃散主之。更看大小便何部不利，利之必愈。

(二六)猪尾膏證

虛汗實汗，皆汗也。虛熱實熱，皆熱也。是以瘡疹倒靨，有虛有實，方論皆稱倒靨，而已可不分而辨正之。是以瘡痘始發，或斑或血疱未結痂疕之際，或因久不食，或因自利，或感寒邪，表裏虛寒，不能運行營衞，至不能出者，猪尾膏，使心既通，營衞將復，則氣和神甦，瘡疹自結痂疕矣。夫蘊毒作斑點，斑點作血疱，血疱如豆，起於肌皮之上，名曰痘瘡，既作血疱，血疱作膿疱，膿疱結痂疕而愈。今作血疱，而日數當結膿窠而不結膿窠者，是毒氣尚可復入於裏，古人處方，心涼則熱毒氣不能復侵於心也。毒在肌膚，則無慮矣。以此觀之，瘡痘至血疱，是毒已盡在外也，後用猪尾膏，則毒氣不能復入也。今有醫者，及病家見斑點，或見血疱出遲，便用猪尾膏。殊不知毒氣未出盡，而心胃寒涼，毒氣不能出，悞人者多矣。猪尾膏是毒氣已出盡，未結膿窠者，熱氣與血相搏，尚可同營衞出入週流，恐其毒氣入裏而用之也。又論小兒方書，亦用腦子猪血等藥服之，遂斑點出而愈者。此言爲害尤甚，非瘡痘之藥也。乃是治傷寒瘟毒熱證危急用之。熱散然後斑出而愈，是治發斑者，非治瘡痘之斑，後人不爲祖述，以悞傳悞而用之者，可怪矣。

㈢痘癰

痘癰者，痘疹毒氣當出而不得出，毒氣壅遏於肌膚，故使肌虛偏盛而成痘癰。又有痘疹既平，失於解利，是致毒氣不散，外不得泄於肌膚，內無由入於臟腑，滯於肢體，則爲痘癰，或爲腫毒，令頭項胸脅股內赤腫。大抵痘疹結痂疕之後，便以消毒散升麻湯五香散連翹散犀角地黃湯，皆可選而解之，失於解利，腫毒所發未成膿者，小柴胡湯加生地黃煎服之，立愈。又有稟受怯弱，病痘疹後，面青不能飲食，自利，肌體倦怠，無熱證者，且與調平藥安養之，令其裏實。如面赤大便祕，或發渴咳嗽，睡中驚叫，小便赤澀，則可用前諸藥解利之。今人見解利，可治餘毒，不問虛實，便解利之，遂爲虛弱者害亦不可不知也。

㈢痘後發搐

素問云：痘瘍煩躁痛癢驚悸喜笑，皆出於心。五臟蘊熱毒成痘疹，熱則生風，當其未出，心火生肝風，令兒發搐，今痘疹既出之後，又發搐者，是餘毒未解，熱積停蘊，不能消散，故動肝風而發搐也，宜以導赤散化毒丹消毒飲柴胡湯三白散之類，散熱退風而已。或痘疹後飲食暴復，未能損穀，食蒸發搐者，宜以紫霜丸服之，其證必頭熱肚熱，是傷食證也。又有痘疹後再作痘疹者，亦輕，此亦餘毒未盡，皆失解利之，故痘疹之出後，豈可不解利？解利者，當隨虛實而用藥也。後人見痘疹後解利餘毒一例，而投涼藥，氣虛者反爲大害，不可不知。氣虛者不渴面青，飲食減，大便不利，四肢弱無力，皆虛證也。有此證者，未可解利也。又時有痘疹證，而痘疹未出而發搐者，用藥不可太冷，恐爲痘疹之後害。痘疹已出而發搐者，此熱甚也。故宜用化毒丹大青膏諸搐藥無害。蓋無痘疹之悔矣。若能詳審而調理，皆獲安愈，因而具述以廣其傳。

㈣痘後中地風證

小兒痘疹後，蘊積有熱，餘毒未解，忽然偏身或青或黑色，手足厥冷，口禁涎響如鋸，此名中地風也，甚者手足發

醫部彙考四百六十四

痘疹門六

明萬氏家傳痘疹心法

㈠痘疹證似傷寒

傷寒之邪，自表入裏也，前三日在表，可汗而散，後三日在裏，可下而解。痘疹之邪，自裏達表也，本與傷寒不同，先賢謂其相似者，蓋恐人審候不明，誤作傷寒，失其汗下也。不特傷寒相似，內傷發熱亦相似，凡外感之熱，熱在表也，內傷之熱，熱在裏也，痘疹表裏俱熱也。外感則汗之，得汗則熱自平矣。內傷則下之，物去熱亦去矣。痘疹不可妄汗下，雖汗下熱不少減。然三者發熱雖同，證亦自別。外感發熱，面赤惡風寒，頭疼身重，腰重呵欠，煩悶昏睡，噴嚏喘咳，驚悸內傷，發熱面黃紅惡飲食，腹痛，昏睡，煩躁則手足熱，吐利則手足冷，痘疹發熱，腮赤昏睡，呵欠噴嚏咳嗽，吐瀉，身重腰酸，煩悶煩躁，驚妄耳涼骶涼，手足時冷，熱乍進乍退也。如值痘疹大行之時，不問內傷外感，但發熱不退，皆作痘疹也。惟挾外感者兼發散而治，挾內傷者兼消導而治。無內外因者，只從痘疹治也。

㈡首尾不可汗下

今之治痘者，曰『首尾不可汗下，』聽者和之曰：『痘宜溫補，汗下不可也。』此亦喜補惡攻之遺弊。殊不知痘疹

胎毒也。至於能食，則有傷食證矣。大人天癸方動之時，慾火未淫，天眞未耗，其病則多內傷也。至於相感，則有陰虛之證矣。飯藜藿者，負饑渴勞役之傷，飫膏粱者，挾痰火積鬱之病，一旦有瘡疹之證，當相兼而治之也。故治嬰孩則急於解毒，常恐其不勝，而大人則兼氣血之虛以治矣。治貧賤則急於解表，惟恐其難出，而富貴則兼表裏之虛以治矣。虛則補之，實則瀉之，不虛不實，守以待之，此治痘之要也。

㊄升麻葛根湯解

或因痘瘡一見紅點，便忌葛根湯，恐發得表虛也，人皆信之。余獨謂其不然。按本草升麻解疫毒，又升陽於至陰之下，以助發生之氣，痘乃疫毒，得此解之，令其升發，決無下陷歸腎之證矣。葛根能解熱毒，疏通榮衞之氣，使瘡易起發，無伏無陷，芍藥養陰，陽勝則陰虛，痘本陽毒，眞陰受傷，非此不可。甘草能解諸毒，瀉邪火，尤不可缺，是皆痘家切要之藥，宜常用之，豈有發得表虛之理，遂置之弗用也耶？但謂一見紅點，磊落輕疎者爲毒少，不須再服，苟痘稠密，其毒太甚，安可棄之不用歟？

㊅順逆

古人著書，有泛語其槩者，有直道其實者，以意逆志，不以詞害意可也。錢氏小方脈之祖，醫中之聖，無出其右者，宜若所著之論，更無可議矣，然亦有未可盡信者。或泛語其槩，或後人補之者也。如云：『先發膿泡，後發疹子者順，脾肺相生也。先發疹子後發斑子者順，心脾相生也。先發水泡，後發疹子者逆，肝剋脾也。先發膿泡，後發斑子者逆，心剋肺也。先發膿泡，後發水泡，多者順，少者逆，肝多肺少，木乘金衰也。先水泡後斑子，多者逆，少者順，子衰母旺則順，火乘木衰則逆也。』此皆泛語其槩耳。其曰：『凡瘡疹只出一般者善，』此則眞道其實者也。夫四毒之發，各有其時，膿泡最酷，疹次之，水泡又次之，斑爲輕，分作四番，其毒則微，一併夾出，其毒則甚矣。如云：『春夏爲順，秋冬爲逆，春膿泡，金剋木也，夏黑陷，水剋火也，秋斑子，火剋金也，冬疹子，土剋水也。』此亦泛語其槩耳。其曰『黑者無問何

之法，莫要於解毒，或攻或補，務使毒氣得解而已。如其氣血和暢，榮衛流通，表裏無邪，其出則盡，其發則透，其收則時，非但不可汗下，雖溫補亦不可用也。設使外感風寒，約束皮膚，閉塞腠理，瘡出不快，此當汗之，令陰陽和，榮衛通而瘡易出，毒得解散可也。苟不汗之，則毒無從得出，留伏於內，未免閉門留寇之禍矣。如大熱不退，煩渴轉增，譫妄昏沉，便溺阻塞，此毒畜於腸胃之間，與穀氣併，宜急下之，使臟腑疏通，陳莝滌去可也。苟不下之，則藏莝畜毒，煎熬於中，甯無養虎遺患之悔乎？故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疏其血氣，令其條達而致和平，』此之謂也。

㊂不可以日期論

或曰：痘發於前七日，自現紅點至泡漿也，結於後七日，自泡漿至結痂也。前後以十四日為限，此其大略耳。蓋人稟賦有厚薄之殊，毒氣有淺深之別，時有寒燠，治有工拙也。如壯實之人，瘡本稀疎，能飲食，常和暖，守禁忌，固有八九日而愈者，不待十四日也。虛弱之人，瘡本稠密，飲食俱廢，氣候乖常，調理失度，起發不透，收靨不齊，或延至一月而愈者，又不止十四日也。治痘之工，不可拘於日數，苟拘日數，則出現未定，而先戴漿者有之，不可謂其成膿也。起發未透而先乾陷者有之，不可謂其結靨也。有收太亟而凶者，有收遲而吉者，有致綿延日久而斃者，是豈日數可限耶？或者取傷寒傳經之日數，謂十二日已過，其邪傳盡自愈，不知傷寒之邪，或在表汗而已者，或在裏下而已者，或過經復傳而不解者，亦未可以日期限也。痘瘡之邪，初出一點血，血化成水，水化成膿，膿成毒解而收矣，何必拘以日數也。然欲知其易發易靨者，莫如以瘡為主。如形緊磊落，色潤紅活，尖圓厚實者，自然易發易靨也。如稠密黏連，平塌灰白，嫩薄淫濕者，難發難靨，更有餘毒也。經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故醫莫貴於知要也。

血乾則腎水亦乾矣。此腎虛之證，豈有腎實爲邪之理乎？

⑻變黑有逆順

邵子觀物篇曰：『東赤南白西黃北黑，此正色也。驗之於曉午暮夜之時，可見之矣。』由是推之，嬰兒始生而赤，長稍變而白，病則黃，老死而黑。物生地下而赤，稍長而白，萎落則黃，枯槁而黑。凡物皆資一陽之氣以生，此四色也，乃一陽之氣色遞變者也。夫痘瘡由出現而起發，起發而成漿，成漿而結痂，亦人身中一陽之氣之流行也。其出現而赤，起發稍變而白，成漿則黃，結痂則黑，此亦色之遞變自然而然者，乃證之順；未可全以變黑爲不正之色也。夫以變黑爲逆者，以四時言之，春主生，夏主長，秋主收，冬主藏，自然之序，遞相成功者也。痘瘡出現，猶春之生也；起發，猶夏之長也；成漿，猶秋之收也；結痂，猶冬之藏也，亦自然之序。苟出現而黑色，是春行冬令矣；起發而黑色，是夏行冬令矣；成漿而黑色，是秋行冬令矣。不循遞變之次，故謂之逆。黑者，腎之色也，爲起蟄封藏之本，故以變黑爲歸腎也。又肺主皮毛，心主血脈，脾主肌肉，肝主筋，腎主骨髓，瘡痘之毒，由內而外，爲順，內不出者曰伏，已出復入曰陷，不能成漿謂之倒陷，不能結痂謂之倒靨，曰伏曰陷曰倒，皆由外而內，入於骨髓，故曰歸腎爲逆也。

⑼諸痛癢瘡皆屬於心

經曰：『少陰所至爲瘍疹。』又曰：『諸痛癢瘡，皆屬於心。』夫瘡疹之毒，發於五臟六腑之液，各隨其經絡部位而出，視其疎密，知其毒之多寡，不但少陰心臟專主之，而經專以心言者何？蓋火之爲物，微則癢，近則痛，灼之則成瘡。心者火也，故諸痛癢瘡，惟心主之。又心爲君主之官，經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瘡疹之毒，雖出於五臟六腑，而其能爲形病者，實君不務德，使邪火得逞也。周禮曰：『夏時有癢疥疾。』亦此意也。

⑽過飲冷水變生諸證

時，十難救其一二，』此則直道其實者也。蓋四者之毒，常乘天地不正之令而發，乃疫癘之氣，傳染相似時，亦不得主之也。又云：『冬月腎旺又盛寒，病多歸腎變黑，』此則後人因秋冬爲逆，而杜撰以補之者也。錢氏謂春夏爲順，秋冬爲逆者，蓋以瘡疹屬陽，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從其氣則順，違其氣則逆，不過欲人常和暖，而從春夏之化，未常拘定某證，必某時爲順也。卽如冬月變黑之說，則凡冬月出瘡疹者，皆屬腎，無分輕重，皆變黑而死。天地之氣，必不如是之隘；錢氏之意，亦不如是之拘也。但曰冬盛寒，腠理閉塞，氣血凝滯，非和暖瘡難成就可也，何必以變黑歸腎，獨主於冬乎？彼夏盛熱，腠理開張，氣血淖澤，亦有變黑歸腎而死，何不云夏有黑陷乎？設云夏火旺，腎不主事，則夏黑陷爲逆之言，又何自而取乎？況黑陷爲逆，四時皆然，亦不獨在於夏也，吾固知非錢氏之言。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信哉！

㈦變黑歸腎

水火者，陰陽之迹也。坎離者，水火之位也。心腎者，坎離之配也。故水陰也而生於陽，離中之陰，乃眞水也。火陽也而生於陰，坎中之陽，乃眞火也。陰根於陽，陽根於陰，互爲其根，此所以能變合而生萬物也。孔子贊易，以坎爲血卦爲赤，離爲鼈爲蟹爲螺爲蚌爲龜，其義可見。以人身言之，血陰也，氣陽也，心配離而生血，陽中有陰，乃眞陰也。腎配坎而生氣，陰中有陽，乃眞陽也。故心中之血，卽腎中之眞水也。灌溉滋濡，水之德也。腎中之氣，卽心中之眞火也，呴噓鼓動，火之象也。然水善而火惡，老子曰：『上善若水，下惡如火，』善惡之分也。況人之兩腎，左爲水，右爲火。經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小心者，命門相火也。以其爲君之相，故云小心，行君之令，故曰命門也。夫以一水立乎二火之間，其不勝也明矣。運之於中，而使火不赫曦，水不涸流者，有神以主之也。所謂神者，何物也？太虛之中，神之棲也。然水火不並立，各有所勝，盛衰之變，此其常也。故盛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命曰氣淫。衰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瘡疹之火，起於命門之下，二火相合，所謂得助者強也。相火復挾君火之勢，肆其猖獗，

乃有效者，有不效者，此不善用法者之過，非制法者之弊也。噫！醫者意也，爲工者不惟其法，惟其意，則二公法外不傳之意，自得於神會之下矣。

㈢補脾土瀉腎水

楊氏曰：『痘疹毒根在裏，妄下之則毒氣得以深入，土不勝水而成黑陷。』胡氏曰：『若其救痘瘡於黑陷之後，孰若保脾土於未下之先。』由二公之言觀之，因其妄下而虛其裏，以致黑陷，此醫責虛取實之過，非腎之疾也，故戒之。若救黑陷於妄下之後，孰若保脾土而不下之爲善耶？錢氏曰：『凡瘡疹當乳母愼口不可令饑及受風寒，必歸腎而變黑難治也。』又曰：『治之宜解毒，不可妄下，下則內虛，多歸於腎。』上言卽保脾土之法，下言卽不可妄下而成黑陷之說也。蓋痘瘡始終以脾胃爲主，經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臟，各十八日寄治。』若飮食失節，寒溫不適，脾胃乃傷，所以不可令饑及受風冷也。瘡疹之邪，自內而外，苟壯熱煩躁，大渴，大小便不通，目赤脣焦，此毒伏在內而不卽出，下之可也。若瘡盡發於外，清便自調，不渴不煩，此裏無邪，不須服藥，如妄下之，則誅罰太過，反虛其裏，所以歸於腎矣。然則變黑歸腎，皆由外受風冷，內傷飮食，及妄下之所致，非腎本有之疾也。其曰：『土不勝水者，』經曰：『穀氣通於脾，六經爲川，腸胃爲海。』又曰：『飮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可見水入於胃，必待脾爲轉化而達於川海也。今脾虛則不能轉化，使之四布，而瀦畜於胃，脾惡濕，爲水所漬，則土益敗，故曰土不勝水也。腎雖主水，乃天元眞一之氣，道之本也，非此水，則天地之生意息矣。若土所不勝之水，乃飮食形質之物，非腎之眞水也。旣非腎水而曰歸腎者，腎主骨髓，又主閉藏，言妄下則裏氣虛，瘡疹之毒，復自外陷入於裏。其外黑陷者，腎之化也。其裏入於骨髓者，腎之主也，况汗之則亡陽，亡陽則心先受之，下之則亡陰，亡陰則腎先受之，所以歸於腎也。其曰：『保脾土於未下之先者，』謂不可妄

痘疹發渴，切不可與冷水，俗夫不知，謂水可勝火，習以與之，病者適中其欲，亦貪而不止，設値天時暄熱，氣血強盛者，猶或可勝，若精神痿弱，脾胃虛憊者，水寒相搏，未有不成壞病者矣。有飲水而黑陷癢塌者，脾虛不能勝水，水氣寒，反從腎化，故歸腎也。有飲水而不發不醫者，脾惡濕，爲水所淫，不能主肌肉，布散血氣也。有飲水而渴轉增者，水停心下而不行，則腎氣燥，腎惡燥，故咽乾渴不止而死也。有飲水而喘成咳者，飲冷傷肺故也。有飲水而吐者，胃本虛，虛寒相搏，食入不內也。有飲水而利者，胃爲倉廩之官，水漬入胃，濕多成五洩也。有飲水而腹痛者，腹爲陰，水寒犯之故痛也。有飲水而噦逆者，中焦虛寒，又得冷水，使中焦之氣不行，故氣逆而噦也。其病曰餲凡若此者，皆飲水之過，臨病之工，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㈡錢氏陳氏立法用藥同異

世之論治痘者，皆曰：「錢氏治痘，專用涼瀉，陳氏治痘，專用溫補，」遂喜用陳氏之方。不惟不知錢氏立方之意，而陳氏救急之法，亦並不知而已矣。姑摘取二公之言，參互考覈，而後知二公之治，未常不同也。常觀錢氏曰：「凡瘡疹當乳母愼口，不可令飢及受風冷。」陳氏曰：「子母須當愼口，首尾不宜與水喫，」是同一調養也。錢曰：「瘡疹始出，未有他證，不可下也，」陳曰：「若無他證，不宜服藥，」是同一禁忌也。錢曰：「瘡疹屬陽，故春夏爲順，」陳曰：「遇春而生發，至夏而長成，乃陽氣熏蒸，自然易出易醫，」是同一喜好也。錢曰：「惡寒不已，身冷出汗，耳骫反熱者，腎氣太旺，脾虛不能制也，」陳曰：「其瘡癢塌寒顫咬牙，是脾胃肌肉虛也，」是同一歸重於脾也。錢曰：「惟用溫涼藥治之，」是錢亦有用溫補之時矣。陳曰：「如六七日身壯熱，不大便，與三味消毒散，微得利即住，」是陳亦有用涼瀉之時矣。錢曰：「更看時月，」陳曰：「須分表裏虛實，」是二公之法，因時置宜，未必如今人一偏之說也。其不同者，惟於黑陷癢塌，錢則主大戟之寒以下之，陳則主桂丁之熱以補之，人見其偏寒偏熱之不同，即謂錢專用涼瀉，陳專用溫補，殊不知錢之所下者，乃邪氣在裏，裏實之證也，觀其煩躁大小便不通是也。陳之所補乃邪氣

入於臟也，不實不盛，息邪氣也，豈有瀉正氣之理乎？』可見由膀胱受邪而黑陷者，裏實也，宜以百祥丸下之。由脾受邪而黑陷者，裏虛也，不可以百祥丸下之。不審虛實之證，槩以百祥丸下之，謂之裏虛。經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瀉之則眞氣脫，』此之謂也。其曰：『下之復惡寒不已，身冷出汗，耳骫反熱者死。腎水太旺，脾虛不能治也，』此卽所謂無裏證而妄下之者也。無裏證而下之，則脾土無故而被轉下之藥，腎未受瀉，脾已先傷，陰氣內盛，陽氣外絕，故惡寒不已，身冷汗出，耳骫反熱也。腎何以旺？陰氣盛也。陰陽相離，則受傷之脾，安能復爲之主，而使之再合邪？故曰：脾不能治也。其曰：『下後氣溫身熱，欲飲冷水者可治，以脾旺勝腎，寒去而溫熱也。治之宜解毒。』此卽所謂有裏證而宜下之者也。蓋先則煩躁熱渴，腹脹唏喘，大小便不通，今下之身熱氣溫者，火氣去也，欲飲冷水者，餘邪未盡也。故又曰治之宜解毒。脾旺勝腎者，大戟主行十二水，脾土本強，能運其物注於下焦，以洩下焦之邪，此脾旺勝腎也。寒去而溫熱者，太陽寒水之邪已去，布散於經，小腸熱火乘之，故溫熱也。大抵陽并於陰，則陰實而陽虛，外寒內必熱也。陰并於陽，則陽實而陰虛，邪自內而外，外熱裏必平也，故曰：可治。不但痘瘡惡變黑，如陽毒發斑內傷發斑黑者，皆不可治，抑豈腎水爲邪乎？故病瘡病蟲，皆惡黑者。北方屬水，其色黑，入通於腎，居亥子之位，萬物生於子而死於亥，腎者生死之戶也，變黑而死，歸根復命之時也。此天地之道，陰陽之化，生長收藏之機，非知道者不足以語此。噫！此實出吾肝膈之要，非有蹈襲，亦非好辯以亂人聽，但恐世之曲學者，不知虛實之理，補所不當補，瀉所不當瀉，盛盛虛虛，遺人夭殤，無異於操刃之殺人也。借使錢氏復生，必謂吾言爲信，觀此者不主先入之言，亦必謂吾言之不誣也。

（三）瀉膿血痂皮水穀

錢氏曰：『瘡黑而忽瀉，便膿血痂皮者順，水穀不消者逆。』夫痘瘡自內而外，謂之正出，自外而內，謂之倒陷，從外

下也，謂適其寒溫，節其飲食也。時俗不識此理，乃謂四君子湯保脾土之要藥，宜常服之以防變黑歸腎之證。陳氏曰：『凡療瘡疹，先分表裏虛實，若虛實不分，則無所治。』又曰：『若無他證，不宜服藥，如裏氣果虛，四君子湯要藥也，裏實可以服之乎？蓋參朮補陽，芎歸補陰，陰陽不可偏勝，偏陰偏陽則病矣。經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又曰：『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之夭殃，脾胃素實，又服實補之藥，正所謂盛盛也。常服之，則久而增氣，兩實相軋而變生焉。謂之變者，經云：『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渴。』又曰：『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又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懣也。又曰：『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又曰：『陽盛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為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又曰：『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又曰：『脾移熱於肝，則為驚衄，』凡若此者，皆妄補之過也。夫妄下則脾虛而歸腎，妄補則脾實而乘腎。經曰：『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乃受邪乘之謂也。惜乎人但知妄下之則脾虛變黑而歸腎，不知妄補之則脾實反增潰爛倒靨，而亦歸於腎也。然則百祥丸之所下者，何邪也？錢氏曰：『青乾紫陷，睡昏汗出不止，煩躁熱渴，腹脹啼喘，大小便不通者，困也。若黑紫乾陷者，百祥丸下之。不黑者甚勿下。』蓋左腎水也，右腎命門相火也，相火常挾君火之勢以侮腎，相火者，腎水之賊也，水火不並立，一勝則一負，瘡疹之火，起於命門之下，因相火之勢，假君火之威，煎熬眞陰，津液內涸，腎不能制，反為所勝，毒邪留連於內而不肯出，所以紫黑乾陷也，其證昏睡汗煩，躁渴腹脹，喘啼，大小便閉，皆裏實之證，故宜以百祥丸下之，苟無是證，必不可下也。錢曰：『所用百祥丸，以瀉膀胱之腑，腑若不實，臟自不盛也。』何以不瀉腎？曰：『腎主虛，不受瀉。』噫！錢氏一則曰不可妄下，一則曰腎主虛，不受瀉，其惓惓立命之心，抑何深長也哉！夫腎主虛，不受瀉，如此安得妄補脾土，以為腎水之賊，與其瀉膀胱之腑，又有深意存焉。蓋脾輸精於肺，肺下輸於膀胱，膀胱之水，乃是平日所飲渣滓之物，非腎之眞水也。膀

疹者必咳嗽火刑肺也丁心火己脾土辛肺金皆隸於酉造化之理同一位謂疹爲心者語其本也謂疹爲脾者語其標也。語心脾而肺在其中矣。腎主二陰，司開闔，三焦之火亢甚，妻從夫，化合於胃而爲斑。凡病斑者必自利，或大便結燥也癸腎水，戊胃土，與寅三焦相火同位者，亦造化之理。語三焦而心在其中矣。故發斑見於胷腹者，三焦之位也。蚊迹見於手足者，胃主四肢也。疹者，母傳子也，斑者，妻從夫也，知造化之理，而治斑疹不難矣。

㊄五行生死

按五行之理，生於陽者死於陰，生於陰者死於陽，此陽隔別損益之數歟? 夫五臟六腑，所以配五行也，腑爲陽，臟爲陰，腑生於陰，臟生於陽，根陰根陽之義也。腑死於陽，臟死於陰，分陰分陽之義也。陽之所死，陰之所生，陰之所死，陽之所生，陽極則生陰，陰極則生陽之義也。自子至巳爲陽，而統乎足，自午至亥爲陰，而統乎手，亦陰陽互爲其根也。以腑言之，水火者，南北之對也，壬膀胱水生於申，申者，手少陽三焦之位也。經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故壬水生於申，死於卯者，水月象也，生於西，死於東矣。丙小腸火生於寅，寅者足少陽膽位也，膽爲甲木，甲祿在寅，故丙火生於寅，死於酉者，火日象也，生於東，沒於西矣。金木者，東西之對也，甲膽木生於亥者，風木之分。經曰：『風生木，』故甲木生於亥，死於午者，木陽也。午則陰生而陽死矣。庚大腸金生於巳，巳者六陽之位，卦應乎乾，乾爲金，故庚金生於巳，死於子者，金陰也，子則陽生而陰死矣。此四腑生死之理也。然木主於東而生於北者，水流趨東以生木也。火主於南而生於東者，鑽木取火，木所生也。金主於西而生於南者，金曰從革，火所出也。水主於北而生於西者，水西而東，金所生也。以五臟言之，丁心火生於酉，酉者肺旺位也，坎中之陽，乃火之原，坎位於子，辛金所生，不能再生丁火，故丁火乘辛金生旺之氣而生於酉，所以心與肺相連而位乎上也。死於寅者，寅乃顯明之地，丁爲陰火，其光自伏矣。癸腎水生於卯，卯者肝旺之位也，離中之陰，乃水之原，離位於午，乙木所生，不能再生癸水，故癸水乘乙木生旺之氣而生於卯，所以腎與肝相連而位乎下也。死於申者，申手少陽相火，所謂一水不能勝二火也。又水

收者，謂之正靨，從內收者，謂之倒靨。倒靨倒陷，內穿膈膜，壞臟腑，皆惡候也，倒陷者，十無一生，倒靨者，十或救其一二。錢氏謂瘡黑而忽瀉，其倒靨之類乎？蓋瘡黑本是死證，裏實者可下之，忽然作瀉，則不必下，毒氣由外入內，臟腑之氣不通，營衛之氣不行，表裏俱病，不急下之，轉增躁悶而死，故主百祥丸下之。若自利，則火性急速，不少停於腸胃之間，腸胃熱甚，亦自失其轉化之常，故暴注而瀉，瀉則毒從利減，亦若下之義，當時暴瀉，未必便膿血痂皮也，抑將淹延數日而後有是膿血痂皮也。何以有是膿血痂皮者？痘瘡內陷，則臟腑膈膜之間，亦如外出之狀，瀉膿血者，內潰之證也，瀉痂皮者，內靨之證也。瀉膿血痂皮爲順者，邪在腑也，在腑得由腸胃而出，故順。瀉水穀者，臟也，邪在臟，不得由腸胃而出，所去者腸胃之水穀耳。人絕水穀則死，故逆。然其水穀不化，不可誤認爲寒。仲景曰：『邪熱不殺穀，水穀不化者，火迫而出也。』錢氏謂瀉痂皮者，是脾氣得實，腎雖用事，脾可制之。瀉水穀者，是脾虛不能制腎，故自洩也。讀者不識此義，郎謂脾土可以制腎水，有欲專補脾土之意，殊不知脾胃者，倉廩之官，以納水穀者也，腎開竅於二陰，以司開闔者也。火氣下迫，腎必受之，開闔不利，不能禁固便溺，所以暴瀉也。曰腎用事者，腎爲火所役也，若自用事，則能封閉約束而不瀉矣。脾可制之者，言門戶雖馳，食廩猶藏，能制其水，不爲濕所勝也。至於水穀不化，則泌別無統，幽闌不闔，脾亦不能自勝其濕，故自洩也。然五虛之中，泄洩爲甚，痘瘡自利不止，鮮有痊者。予以一言斷之曰：『能食者吉，不能食者凶。』故經曰：『漿粥入口，泄住止則虛者活。』此其驗也。

㈣斑疹

斑疹之證，布在方冊者，或謂心爲疹，或謂心爲斑，或謂脾爲疹，胃爲斑者，何也？經曰：『少陰所至爲瘍疹，』少陰者，心與腎也。心配離，離中之陰，己土也。丁己同生於酉，酉者肺金帝旺也。腎配坎，坎中之陽，戊土也。戊癸化火，而生於寅，寅者三焦火長生也。斑隱隱在於皮膚中，大者成片，小者狀如蚊蚤所咬，點點赤色，疹則成顆粒，見於皮膚之外，如疥子然，有形可模，俗名麻子者是已。斑之方萌，又與蚊迹相類，發斑多見於胸腹，病人昏憒，先紅後赤者是也。傷……多有之。此二證發斑，人常有之，非由胎毒，

龐氏安常曰：若身疼壯熱頭痛，不與小汗，何由表散？六腑久閉，毒攻腰脅，或心腹脹滿，不與微利，何由釋去？故當消息汗下。然則寒藥固不當行，溫藥又增熱毒，若熱勢太甚，脈候洪數，涼性之藥，不阻表裏之氣者，亦可通用。或寒氣阻礙，脈候浮遲，則溫性之藥，不阻表裏之氣者，可冀冰釋。云不可汗下，寒熱之藥，只可紫草一味者，乃滯隅之流。

天行發斑瘡，須臾遍身皆戴白漿，此惡毒。

凡覺冬溫，至春夏必發斑痘。

凡患小便澀有血者，中壞也。瘡黑靨無膿，十死不治。斑瘡已出，不可正爾發表，更增斑爛，以表虛故也。

劉提點曰：痘疹最要大小腑分曉，所以錢氏四聖散用木通枳殼極妙；若大小腑自流利，則不必苦泥。

痘疹發未透，宜用四君子湯加黃芪紫草煎亢。醫云百病不可損其胃氣，故多用四君子湯及糯米等助其胃氣。

劉洙小兒瘡子訣中云：疹子發如膿窠不肯靨者，但調砂糖水與喫，亦曾試用。但喫砂糖水後，多是爬搔了瘡子，成一片，去結瘢不好，發斑用人齒散。但錢氏方中用麝香及酒調難用，蓋瘡痘家怕麝香與酒氣觸了，若用只是紫草煎湯自好。

東垣李氏曰：夫斑疹出者，皆因內傷，必出斑，營氣逆故也。大禁牽牛巴豆。

凡生膿泡小水斑疹癮三色，皆營氣逆而寒覆其表，宜以四味升麻湯中，加歸身連翹，此定法也。

如肺成膿斑，先咳喘，或氣高而喘，但加人參，少加黃芩，以瀉伏火而補元氣。如心出小紅斑，必先見嗌乾，驚悸身熱，肌肉腫，脈弦洪，少加黃連。如命門出癮疹，必先骨疼身熱，少加生地黃，又加黃蘗。如斑已出，時時與桔梗湯寬胸膈，利咽喉，不可計服數。

滄州呂氏曰：凡乳嬰之與童丱，當岐為兩途以治之。乳嬰當兼治其乳母，俾其氣血清和，飲食有節，投以調氣通融

生於一，一者乃天元初動之氣也，於卦爲震，在卯之中，所以癸水生於卯，而震初爻爲子水也。火生於二，二者地元初動之氣也，於卦爲巽，陽自下而上，陰自上而下，兌爲少陰，巽之反也，在酉之中，所以丁火生於酉，而兌初爻爲丁火也。乙肝木生於午者，乙震木也，青龍之象，寄生於午，龍從火裏出也。死於亥者，午爲一陰，至於亥而極陰，老不能生乙木也。辛肺金生於子者，辛兌金也，白虎之象，寄生於子，虎向水中生也。死於巳者，子爲一陽，至於巳而極陽，老而不能生辛金也。又肝在下陰也，陰生於午，肺在上陽也，陽生於子，此四臟生死之理也。夫陽則順者，陽道常饒，故左行而有餘，此六腑之氣常盛，而病在腑者易已也。陰則逆者，陰道常乏，故右行而不足，此五臟之氣常弱，而病在臟者難愈也。若夫脾者己土也，離中之陰是已，故離納己。胃土戊土也，坎中之陽是已，故坎納戊。己土生於酉，死於寅者，心象離而生己土，故己與丁同生死也。戊土生於寅，死於酉者，腎配坎，腎有二枚，左爲水，不能生土，右爲相火，能生土，故戊與相火同生死也。然脾得心之氣多而喜熱，從火化也；胃得腎之氣多而喜寒，從水化也。食熱則損胃，食寒則損脾，養生之道，所以貴適其寒溫，熱無灼灼，寒無滄滄也。故傷風冷則胃強而脾弱，脾不主事，胃與右腎相火相合，而同歸於火，所以戊癸化火也。傷熱則脾強而胃弱，胃失清化之令，脾與心火相得而致敦阜，所以火炎則土益燥也。苟得其養，則脾胃稟中和之氣，而陰陽無偏勝之疾，苟失其養，則脾氣歸於心而成潰爛瘙塌之瘡，胃氣歸於腎而成陷伏青黑之變，知乎此可以語瘡痘之治矣。

㈥先哲格言

按此條萬氏原本所集不止於此今查有與前卷重複者刪之非於原本有去取也

錢氏仲陽曰：瘡疹證，此天行之病也，惟用溫涼藥治之，不可妄下及妄攻發。

凡瘡疹當乳母慎口，不可令饑及受風冷，必歸腎而變黑，難治也。

惟斑疹能作搐，疹爲脾所生，脾虛而肝旺，乘之木來勝土，熱氣相擊，動於心神，心喜爲熱，神氣不安，因搐成癇，斑子爲心所生，心生熱，熱則生風，風屬於肝，二臟相搏，風火相爭，故搐也。治之當瀉心肝。

[illegible]不可下也，但當用平和藥，頻與乳食，不受風冷可也。如瘡疹三日不出，或不快，即微發之，發之

石壁胡氏曰小兒難任非常之熱亦不可任非常之冷如熱藥太過輕則吐利腹脹重則陷伏倒靨宜溫瀉適中可也。

仁齋楊氏曰：諸熱不可驟去，宜輕解之。蓋痘瘡無熱，則不能起發，痘瘡發於肌肉，陽明胃氣主之，脾土一溫，胃氣隨暢，決無陷伏之患。

李氏曰：比之種豆，值天時暄煖則易生。

鰲峯熊氏曰：人有虛實之不同，病有淺深之各異，壯實之人，病無諸證，或瘡發而輕者，皆得依期而愈。倘氣候乖常，寒暄失度，毒氣彌盛，當作血泡而不泡，當結膿窠而不結，遂生諸證，稽延日數，難以定期矣。

慈溪趙氏曰：痘瘡灰白不發者，作寒看，紅凸齊綻者，作熱看，其要在解毒和氣，活血溫中安表而已。寒者溫之，熱者減之，減不可多，蓋瘡痘非熱則不能發也，宜以溫和之劑扶而濟之。

桂岩魏氏曰：夫氣血盛，斯毒易解，氣血損，則毒難愈。惟氣血少弱者，雖毒不能頓解，然生意未始不由乎其中，故必加以補益扶持之功，治所當治，順所當順，斯其悔吝無不平矣。

先翁菊軒公曰：痘瘡不怕稠密，只要能食，無不痊者。凡用藥者，不可犯其胃氣，蓋人以胃氣為本。

㈦或問

或曰：『痘瘡之名何義？』曰：『古人謂之斑瘡，後人因其形似豆，故曰痘瘡，又曰豌豆瘡，今又有呼為珍珠豆者，以其形圓緊而小也。有呼為大豆者，以其形圓充實而大也。有呼為茱萸豆者，以其二三成叢中心落陷也。有呼為蛇皮者，因其空殼無水，如蛇蛻之皮也。有呼為錫面者，以其成餅帶灰白色也。是皆因象取名，無別義理。但珍珠豆最輕，大豆次之，茱萸豆最重，蛇皮錫面則死證矣。』

或曰：『痘瘡發熱，何以能預識其輕重而解之耶？』曰：『凡發熱乍進乍退，氣色明瑩，精神如常，大小便調，能食不

之劑，以釀其乳，使兒飲之，則其瘡必肥滿光澤，無陷伏之憂。童丱之子，必當備切其脈，審其表裏虛實以汗下之，苟不實不虛，則但保其中和，使脾氣流暢，則肺金藉母之助，易於灌膿，速於成痂，無倒陷之患。或至壯盛而膚腠厚密，尤須預為汗解。或大便結與溲澀者，尤宜下之利之，庶無患也。

足脛熱，兩腮紅，大便祕，小便澀，渴不止，上氣急，脈洪數者，已上七證，不宜服熱藥。

足脛冷，腹虛脹，糞青色，面晃白，嘔乳食，目睛青，脈沉微者，已上七證，不宜服寒藥。

肺主氣，氣不足則致後三證：自汗，聲不出，瘡頂陷塌不綻肥，並宜服十奇散。自汗倍黃芪，聲不出倍桔梗。心主血，血不足則致後三證：灰白色，根窠不紅，不光澤，並宜芎歸湯加芍藥紫草紅花，良驗。

凡值天時不正，鄉鄰痘瘡盛發，宜服稀痘方。

凡覺痘瘡欲發，當先解利，與傷寒相類，疑似之間，兼用解毒。胡氏曰：非微汗則表不解，解表當於紅斑未見之時宜用。

凡痘瘡出不快者有五證，臨病審而調之：

一證，天時嚴寒，為寒所折，不能起發，宜解寒溫表。

一證，炎暑隆盛，煩渴昏迷，瘡出不快，宜解暑。

一證，服涼藥損傷脾胃，或胃虛吐利，當溫中益氣。

一證，或成血泡，一半尚是紅點，此毒氣發越不透，必不能食，大便如常者，宜半溫裏半助養之劑。

一證，外實之人，皮膚厚，肉腠密，毒氣難以發泄，因出不快，宜解毒。

身體溫煖者順，寒涼者逆。能食，大便實者順，不能食，大便利者逆。

夫痘瘡之毒，最怕穢惡之氣觸犯，切不可信僧道看經解穢，況無纖毫之力，而反恐被其穢惡之氣觸犯，亦不可恃

或曰『何謂其出必盡』曰『作三四次出大小不一等收靨之時空中猶有出者俗呼爲落零痘子者是也』必有此候，方無餘毒。』

或，曰『何謂其發必透?』曰:『初出一點血，以漸長大，血化爲水，水化爲膿，其頂圓，其脚潤，其膿稠充實飽滿，審察手足莫不皆然，可謂透矣。蓋手足位遠，一時難透，脾主四肢，脾胃氣虛者，手足瘡子常發不透，至於靨後，多成癰毒也。』

或曰:『何謂其靨必齊?』曰:『自上而下，循次收斂，無有潰爛，痂皮堅厚是已。』

或曰『何謂不徐不疾，適如其期?』曰:『自出現而起發，起發而成漿，成漿而收靨，先後循次，上下周匝，輕者七八日，重者十二三日，此其期也。若出未定而先涵水，將起發而便帶漿，膿未成而就乾，收，此失之太疾，由毒火併迫，氣血奔騰，未至而至，謂之太過也。如應出而不出，應發而不發，應收而不收，此失之太緩，由毒火鬱遏氣血，卽當至而不至，謂之不及也。過與不及，皆死證也。』

或曰『痘瘡何以取能食與大小便調?』曰:『痘子之出，惟賴氣血以助其成，欲表裏無邪也。人能食則氣血自充，大小便調則裏無邪。』

或曰:『亦有不能食而愈者何?』曰:『大便燥實，數日不更衣，賴平日之穀氣以養之，雖不食無苦也。然起發收斂落痂，終不及能食者之易焉耳。』

或曰:『痘瘡痛癢，何以別之?』曰:『出現之初，無有痛癢，至於起發養漿，其瘡始痛，痛者，毒欲出也。膿成毒解，其瘡則癢，癢者，邪氣出而正氣復也。如此痛癢，痘家常候，若當出現起發膿水未成之時，忽然痛癢者，此惡候也。亦須分其虛實，如掀發紅嫩，大熱煩渴，大便祕，小便少，此邪火甚而癢也。形色灰白平陷，大便自利，此正氣不足而癢也。其云諸癢爲虛，諸痛爲實者，亦大略之言耳。』

瀉，日清唇潤，此毒輕也，痘必稀疎，縱出多亦自易發易靨也。如壯熱不減，氣色慘暗，精神昏悶，大便或祕或瀉，不能食，目赤唇焦，此毒甚也，痘必稠密，宜預解之。其出疎者，防其有伏，未可便許為疎，但看熱減瀉止，精神爽快，清便自調，能食，更無他苦，是眞疎且輕也。』

或曰：『既識其候，如痘稀密，何以解之？』曰：『諸瘡皆屬於心，心之華在面，如初發熱，青筋現露，日中淚出，此毒發於肝，肝木生心火，從後來者為實邪，肝為水泡，風火相扇，必作搔癢，宜先解肝之毒。面赤如錦，額上紅筋露現，譫妄多驚，此毒發於心，心火自旺為正邪，君主不明，必有陷伏不治。口乾唇焦，面黃而燥，此毒發於脾，心火生脾土，從前來者為虛邪，脾為斑，心為疹，必有夾斑夾疹。又脾主肌肉，為火所灼，必作潰爛，宜先解心脾之毒。面色晃白，鼻中乾燥，或流清涕，或衄出，此毒發於肺，心火刑肺金，乘其所勝為微邪，宜略解肺之毒。面色黑，氣如煙浮，日中見鬼，頭熱足冷，此毒發於腎，腎水剋心火，為賊邪，必成黑陷不治。』

或曰：『痘子出形，輕重吉凶，何以別之？』曰：『痘子出後，其熱便退，三五磊落，相去位遠，其瘡圓淨，以火燭之，皮中無復紅點，此候必疎而輕。如瘡大出，熱不少減，細碎叢聚，無有空膚，以火燭之，皮下通紅，此必密而重也。』

或曰：『古方預解痘毒，謂重者能令出疎，輕者能令不出，其言信乎？』曰：『痘之疎密，本於毒之多寡，毒之所受，本於父母始生之初，區區藥石，豈能解之而使重者必疎，輕者不出耶？但謂解之使無鬱遏陷伏之患則可，謂解之使重者必疎，輕者不出，吾不知也。』

或曰：『解毒之方，若是不必用歟？』曰：『何可廢也！蓋解毒法要分三治：一則視其父母平日有餘不足之病而解之，一則視其年氣運疫癘之變而解之，一則視其人所見氣色所稟虛實而解之。稱物平施，因時制宜，豈有定方耶？如代天宣化丸，只解得氣運疫癘之變。』或曰：『痘瘡始終，何以能吉？何以能凶？請詳言之！』曰：『瘡子之出，不問疎密，但其出必盡，其發必透，其靨必齊，不徐不疾，適於其期，能食，大小便調，此可言吉。如一齊涌出，其發不透，其靨

食飲則生，不能食飲則死。』

或曰：『瘡疹自利者何？』曰：『腸胃受熱，傳化失常也。大凡瘡疹發熱，類多吐瀉，不須遽止，令毒邪上下得出也。待瘡出定，裏氣和而利止，利不止者，中氣被傷，不能禁固也，宜急止之，恐裏虛復生他變。』

或曰：『痘瘡煩躁者何？』曰：『瘡家喜靜，毒氣外出，中無留邪，臟腑和平，心神安泰，如多寤少寐，啼哭不止，此內熱也。心惡熱，不能安眠而哭，謂之熱煩，痘瘡掀發光壯，欲待成漿而哭，此瘡作痛不能忍，謂之疼煩，皆常候也。待瘡平熱退而安。若昏憒躁擾，循摸悶亂，此謂喪神失志，十無一生。』

或曰：『痘瘡寒顫咬牙，有生有死者，何也？』曰：『以瘡為主，無變候則生，瘡壞則死。若瘡出密甚，掀腫，身體動搖者，此轉移艱難，主持不定，不可謂之寒顫。時渴思飲，吞嚼牙鳴者，不可謂之咬牙。』

或曰：『痘後發癰毒者何？』曰：『瘡至成膿，則毒化而解，如未成膿，倏而乾收，則毒不化，故重發癰毒也。』

或曰：『痘後目中膚瞖，此初出現便有痘子乎？』曰：『初出那得便有，只緣收靨不齊，面瘡腫爛，毒氣攻眼而後有之也。或因誤服辛熱之藥，喜食炙煿之物，亦能令目腫痛。今人但見瘡子初出，目中流淚，便謂眼有痘，殊不知肝熱則淚出於目，肺熱則涕出於鼻，脾熱則涎出於口，心熱則汗出於面，火熱液出，造化之理也。目中膚瞖，乃瘡瘢也，惟內服藥，久自退去，不可妄用點劄，自取損睛之患。』

或曰：『痘子收後，忽無故而暴死者何？』曰：『非正靨也。乾收太速，火迫之耳。毒氣復入，真氣先敗，不死何為！』

或曰：『瘡毒內陷，亦有不死者何？』曰：『或發癰腫，則毒得洩，更審毒歸何臟也。如毒歸脾肺，則為癰腫，甚則爛見筋骨而死。毒歸肝則為目病，甚則筋骨不固而死。毒歸心腎，則無疾而暴死。』

或曰：『痘瘡治法，皆言發表和中解毒而已，不識三者何先？』曰：『發表最先。大凡瘡疹只要發出得盡，不使留伏於中，發表須兼解毒，非發表自發表，解毒自解毒也。瘡疹已出，表裏無邪，不須服藥。如瘡發太甚，裏實能食者，解毒

或曰：『凡視瘡子，先能識其作癢否？』曰：『凡瘡子初出色嬌皮嫩肉紅者，瘡子起發，多成水泡者，其後皆癢塌而死。』

或曰：『瘡子皮嫩色嬌，必作癢，何也？』曰：『皮膚者，皮在內，約束經脈，膚在外，分布腠理，皮深厚而膚淺薄，瘡子之出，皮厚色老者，皮膚堅實，毒有約束，不得肆其猖狂之性，故能漸次成熟以致收斂也。皮嬌色嫩者，皮肉已虛，但存薄膚以包其外，不能約制毒邪，風火相扇，游散往來，故癢易破也。』

或曰：『嘗見瘡子，有乾癢者，有濕癢者，何也？』曰：『乾癢者，火甚也，其治在心。濕癢者，火濕並也，其治在脾。譬之火炙湯沃，皆能作癢，然瘡乾而癢者必死。心爲君主，不可犯也。瘡濕而癢者，或有可治，脾屬土，無定位故也。』

或曰：『瘡子作癢，爬搔潰爛而不死者，何也？』曰：『其人能食，瘡之破者，復加腫灌，膿血稠濁，痂皮潤落，原無痘處，補出一番，語音清亮，此爲裏實表虛，毒不能入，故潰爛而不死也。若不能食，飯入則嘔，水入則嗆，聲啞言微，面瘡臭爛，痂皮焦起，大便不固，此爲表裏俱虛，淹延引日而盡矣。』

或曰：『何謂陷伏？』曰：『內者不出，謂之伏，外者復入，謂之陷。如應發不發，應出不出，伏也，謂毒氣留伏於中而不出也。陷有二種，起發有水不能成膿而遽乾者，或已成膿復化成水者，謂之倒陷，膿已成就，不卽結痂而潰爛者，謂之倒靨，皆陷也。謂裏虛毒氣乘虛而陷入也。』

或曰：『痘瘡何以能發渴？』曰：『初發熱便渴者，火邪內蒸，焦膈熏嗌，故渴也，宜以淸涼之劑解之。痘出稠密而渴者，此氣血分散，津液虛耗，故渴也，宜以滋補之劑救之。自利渴者，此脾胃虛，津液少，宜以補中之劑升而潤之。若瘡細密不起發，不光澤，不收靨，好飲冷水，不能食，或大便瀉，邪火益熾，眞水已枯，不治之證也。』

或曰：『痘疹咽痛者何？』曰：『火性炎上，瘡疹邪火，熏灼於中，咽喉先受，宜急解之。不然，咽喉受傷，腫塞灌爛，嘔食嗆水，暴啞失聲，治之無及矣。』

或曰「世俗保養痘子者習用僧道諷水誦咒以解厄可乎」曰「習俗已久不能遽革，用與不用，從其所好，不可阻止。設有變怪，歸咎於醫，而悔僧道之未用矣。」

或曰「痘子收後，表裏無邪，復作昏暈者何？」曰「邪氣已去，正氣方生，乃否極泰來之兆。」

之法可單用也。瘡出已甚，裏氣不和，或吐或利，於和中法內，略兼解毒可也。若瘡疹無邪，惟裏氣虛者，只用和中，不必解毒。』

或曰：『發表和中解毒，以何藥爲主治？』曰：『發表須辛甘清陽之劑，如羌活防風升麻白芷桂枝之類。蓋辛甘發散，清陽發腠理也。和中須甘溫濁陰之劑，如人參當歸甘草芍藥之類，蓋中不足者，以甘補之；又濁陰走五臟，歸六腑。解毒須苦寒之劑，如牛蒡連翹葛根芩連梔蘗之類，蓋毒者火也，苦能瀉火故耳。但解毒藥須酒炒而用之，令勿犯胃氣也。』

或曰：『古人云痘瘡首尾不可妄下，信乎？』曰：『不可妄三字，最宜詳味。蓋治痘之方，當時必有不問虛實，一槩輕用巴豆牽牛之屬以下之者，故戒之。首尾不可妄下，苟可下而下之，非妄也。可下之證，巴豆牽牛，亦不可輕用，況不可下者乎？如曰首尾不可汗下，乃拘泥之見，非通變之術矣。』

或曰：『疹愛清涼，痘愛溫，其然乎？』曰：『此亦拘泥之說。疹愛清涼，設使天氣大寒，氣血凝澀，不用溫覆，何以能出？痘愛溫，設使暑熱之時，氣血淖澤，更加溫煖，甯不潰爛乎？故治疹子者，宜專用清涼解毒之劑，治痘子者，宜溫涼解毒之劑兼用之可也。』

或曰：『陳文中治痘之法，行之久矣，人或喜而取之，或畏而舍之，何也？』曰：『舍之不敢用者，固不知文中立法之善，取而用之者，亦不知文中制方之本旨，胥失之矣。文中有言曰「熱則氣血和暢，自然出快。」又曰：「表裏俱實，則不致癢塌」此發前人所未發，乃千古不刊之祕也。觀其痘瘡引證，或因泄瀉，或因寒顫咬牙，足指冷，或因癢塌，或因瀉渴不止，皆脾胃肌肉虛，氣血衰，精液少，故用木香散異功散，再加丁香官桂以治之。今則不審虛實，於起發光壯表裏皆實者，槩而用之可乎？』

醫部彙考四百六十五

痘疹門七

明萬氏家傳痘疹心法

(冗)治痘凡例

凡發熱疑似之間,宜用人參敗毒散一劑以發之,是與不是,一發便明。大抵瘡疹只要發盡,不使留伏於中也。

凡初發表要看天時,如天時大寒,則腠理閉密,氣血凝澀,防其發泄得遲,有毒氣壅遏之變,以辛熱之藥發之,宜桂枝葛根湯五積散去乾薑主之。如天時大熱,則腠理開張,氣血淖澤,防其發泄太急,有潰爛之變,以辛涼之藥解之,宜升麻葛根湯雙解散主之。如不寒不熱,天氣溫和,只人參敗毒散甚佳。

凡初發熱二三日間有驚搐者,以導赤散羌活湯辰砂散主之。大便祕者,三黃丸微利之。小便澀少者,導赤散。渴甚者,葛根解毒湯。腹中痛者,桂枝大黃湯。腰痛者,人參敗毒散。自利者,黃芩湯。吐利者,黃芩加半夏湯。如脾胃素弱,自利清白者,理中湯丸,或四君子湯,肉荳蔻丸,合而服之。

凡痘子出現,疎則毒輕,不可妄治,密則毒甚,却要磊落,大小分明,不相黏連,略與托裏解毒之劑,快斑湯消毒飲主之,使之易發易靨。如出太密,黏連模糊,其毒尤甚,托裏解毒之劑,宜多飲之,以防癢塌黑陷之變。更察外證,可治則

凡痘子要大小便自調，則裏氣和，無留邪也。故小便宜長而清，如小便赤澀，溲赤者，小便短少，亦皆痘出太密，小便不通者，連麴湯。蓋瘡子發熱，不可驟去，惟利小便以折其鬱，如痘稠密小便少者，此氣血衰少，津液虛耗，非熱也，不可利之，反損眞陽之氣，十全大補湯主之。能食者，大便宜潤，有入必有出也。不能食者，大便宜實，存蓄穀氣以養氣血也。如四五日不行，大便結燥者，用膽導法導之，不通，以三黃丸微利之。如大結腹脹者，以三乙承氣湯下之。如大便泄瀉，卽止之。蓋痘瘡要裏氣實，恐瀉得脾胃虛也，輕則理中湯丸益黃散荳蔻丸，甚則陳氏木香散異功散主之。

凡痘子大便出血者，看其血來何如，又看是何時，如瘡子正壯，大便數日未行，血從糞出者，此肛門傷血出也。如瘡已收，大便膿血者，此倒靨之血也。非此二類，但溺血便血者，乃臟腑敗壞，陰血妄行，必死之候。凡痘子腹中，常宜寬舒，爲裏無邪，若腹脹滿，須審其傷食否，及大小便何如，如曾傷食，微滿不痛者，木香大安丸，脹滿腹痛甚者，丁香脾積丸，小便不通者百祥丸，大便不通者宣風散主之。此上諸證，皆實脹者也，故宜利之。若自利腹脹，乃虛脹也，陳氏丁香散主之。

凡痘子手足常宜和暖，頭宜涼，故頭熱手足冷者不治。如因泄瀉手足冷者，此脾胃虛弱也，陳氏木香散異功散聖藥也。如大熱渴大便祕煩躁手足冷者，此陽極似陰也，三乙承氣湯主之。凡手足冷者，惡候也，手足諸陽之本，陽脫，故冷也。

凡痘家能食者，不問祕稠皆吉。不能食者，痘雖疎亦難發難靨。瘡密者危，蓋人絕水穀則死，表裏皆病則困也。有欲食而不能食者，必喉舌有痘作痛，艱於吞嚼也，宜以爛粥米飲頻頻與之，以助脾胃之氣，更以甘桔湯加牛蒡子以解咽喉，利胸膈也。

凡痘瘡飲食之間，毋令太饑，毋令太飽，毋太寒，毋太熱，以損脾胃，但與糜粥爛飯，淡薄滋味以養之，切忌肥甘煎炒

治，不可治則勿治。

凡痘子出形，皮肉如常，根苗明潤，此毒輕也，不可妄治。如皮肉昏黑，或赤腫，根苗乾枯，青紫或灰白者，此毒甚也，以消毒飲奪命丹合服。

凡痘子已出，自發標之日算起，如當起發不應有漿，先有戴漿者，如當作漿不應收靨，便有乾收者，此皆惡候，治之無功。

凡痘子之出，最要唇潤舌潤，紅鮮如常，其毒則輕。如唇焦破裂，舌燥有芒，爲毒火太甚，表裏鬱遏，急宜解之，黃連解毒湯加大力子東垣涼膈散更妙。

凡痘子已出，頭面要稀疎磊落，頸項上宜少不宜多，胷前要少而疎，如此者其毒則輕。如面上模糊一片，未發先腫，纏項稠密，胷前亦密，此毒甚也，愼勿治之！

凡痘子初出磊磊落落，似稀疎之狀，其後旋加，日多一日，此毒伏於裏，裏氣虛弱，不能使之卽出，要大補兼解毒，或十可救其二三也。十宣散加無價散主之。

凡痘子初出便自手足先出者，他處未起而手足先起，他處未收而手足先收者，此陽火太旺，宜用解毒抑陽扶陰之劑，四物湯合黃連解毒湯主之。如他處俱起而手足起遲，他處俱收而手足不收者，此脾胃虛弱，不能行其氣血，達於手足，宜補脾胃，十全大補湯，桂枝芍藥湯主之。

凡痘子出盡，正將起發，其中有發血泡者，此毒伏於心，卽死。有發水泡者，此毒伏於肝，旋見癢塌而死。

凡痘子始出，須問其咽喉痛與不痛，但有微痛，急與解之，令得疏通，甘桔湯加牛蒡子主之。大抵痘家要以解咽喉爲急務，不知此義，以致失聲乾噦，水穀不入，嗔吐而出，悔無及矣。

凡痘子不渴者裏無熱也，不須妄治。渴者有熱，此亦常候，切不可與冷水瓜梨柑柿糖蜜之屬，恐損脾胃，致生他變。

自利脾胃虛致癢塌者，陳氏木香散異功散主之。

凡痘子出盛咳嗽者，此肺中有火，或咽喉有瘡作癢也，只用甘桔湯加牛蒡子多服良。如唾涎帶血，此咽中瘡或齒縫中出也，不須妄治。

凡痘子黑陷，古方用穿山甲者，取其穿腸透膜而善走也。用人牙者，取牙齒乃骨之餘，腎主骨，可以入腎也。此二物者，但借爲鄉道引解毒之劑，以施治則可，若單用之，何濟於事哉？有用燒人糞者，蓋糞大解疫毒，痘乃時疫所發，故宜用之。若加入發表和中解毒湯內，尤良。

凡痘子已出之後，最怕泄瀉，恐脾胃虛，裏氣弱，不能助瘡成就，反致倒陷，以理中湯肉荳蔻丸合而治之，如泄久不止，瘡癢塌，手足冷，寒顫咬牙者，陳氏木香散異功散主之。

凡痘子寒顫咬牙手足冷者，惡候也，急用陳氏之法救之。瘡壞者勿治。

凡病痘者，瘡本稠密，轉動之間，身體振搖者，此一身被瘡所困，不能支持，轉動艱難之故，斷不可便作寒顫，妄投熱藥也。有只咬牙者，此心肝二經火旺也，蓋肝虛咬牙，心熱者亦咬牙，勿便作不治論。

凡痘子已熟，不肯結痂潰爛者，其人必不能食，或曾吐瀉，脾胃虛弱也，內服十全大補湯，外用敗草散主之。如大便不通，此內熱也，用膽導法以去其結糞，外以天水散蜜水調刷，以解肌表之熱。

凡痘子收後，目癮澀羞明，或泪出者，此肝火虛旺也，瀉肝明目散主之。如目中翳膜遮睛者，蟬蛻散主之。

凡痘子收後發癰毒者，要分經絡論氣血多少而治，不可妄用利藥，宜大補氣血。蓋此時氣血已虛，十全大補湯加忍冬草主之，外用敷貼拔毒膏主之。

凡痘子用藥，須分氣血虛實，毒氣微甚而治。故灰白者，不起發者，癢塌者，吐利者，寒顫咬牙者，手足冷者，皆氣虛也，宜用補氣之劑。瘡乾者，不紅活者，膿水少者，皆血虛也，宜用補血之劑。稠密者，掀腫者，紅紫者，皆毒甚也，宜用解毒

五辛一切動風動火之物。

凡痘子出得稀疎者，自然易發易靨，不可妄治。若痘稠密，常患其發不能透，宜細觀之。但紅活不甚長大者，氣不足也，用四君子湯合勻氣散加燒人糞治之。如掀腫色帶紅紫者，血熱也，用四物湯合消毒散加燒人糞治之。如不潤澤而乾者，此血弱也，用活血散加消毒飲與之。如不起發，不紅活，平塌灰白者，此氣血俱弱也，用十全大補湯加燒人糞牛蒡子與之。如有青乾者，內服快斑湯加燒人糞合奪命丹與之，外用四聖散合胭脂塗法，或用胡荽酒，或用水楊湯浴法，務求光壯紅活而後已。如中間有成水泡者，防其癢塌，宜先補脾胃，疏風瀉火，使肌肉實，不作癢可也。用十全大補湯，加防風大力子主之。

凡痘子貴在調養，如天大寒，蓋覆常宜溫煖，勿使受寒，恐毒氣為寒所阻，而不得出也。如天大熱，不可蓋覆，卻宜清涼，勿使客熱與毒相併，致增煩躁，使痘潰爛也。如時有迅雷烈風暴雨之變，宜謹帷帳，添蓋覆，多燒辟穢香，以避一時不正之氣。勿掃房室，勿動溝渠，勿啓溷廁，恐穢臭觸痘而增癢痛也。勿燒諸香，恐其動火也。門戶常須關閉，服事之人，選其謹厚潔淨者，無狐臭者，使之看守保護，內者勿出，外者勿入，恐有不潔觸犯其痘也。痘家所忌男女房事及屍氣最毒，其他則婦人月事，酒氣五辛之氣，遠行染帶之氣，皆宜避之。如夜房室中有虛響，此不祥之兆也。其病者臥處常要無風，又要通明，切忌幽暗，夜靜不斷燈火，不離親人看守，恐要飲食，一時得具，或有癢塌，與之撫摩，恐他人未必盡心也。

凡痘子膿成漿熟，或癢悞犯破者，恐復灌爛，不能成痂。若膿漿未成之時，犯破半個，必然癢塌而死。

凡痘子勢重者，以脈候之，脈洪實者吉，浮數虛小者凶。故云脈淨身涼者生，脈躁身熱者死。又云，陽病得陰脈者死。

凡痘子搔癢者，須於形色上詳審，如痘一向起發，紅活光壯肥滿，忽然搔癢者，此穢氣所觸也，宜內服十全大補湯，外用茵陳熏法。其破者，以白龍散傅之。如痘本乾枯，又添搔癢者，火甚也。如痘原帶水，皮肉嫩薄，又癢者，此濕熱也。

人參，味甘氣溫，氣味俱薄浮而升，陽也。入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補上焦元氣，升麻爲之使，補下焦元氣，瀉腎中之火邪，茯苓爲之使，主補五臟，生津液止渴，治脾肺陽氣不足，胃中冷，吐利。

擇堅實白淨者，去蘆用，肺熱咳甚者少用，以苦茶湯浸過無妨。

黃芪，味甘氣溫平，氣薄味厚，可升可降，陰中陽也。入手少陽三焦經，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性畏防風，得防風其功愈大，蓋相畏而相使也。補肺氣，實皮毛，善治脾胃虛弱，瘡瘍血脈不行，內托必用之藥也。止虛汗，去肌熱，又治消渴，腹痛瀉利。

擇柔韌皮微黃肉中白者佳。瘡家宜生用，補虛宜炙用。痘子不發宜酒炙透用。手足瘡不起，以桂枝煎酒浸過炙用。

白朮，味甘氣溫，味厚氣薄，可升可降，陰中陽也。入手太陽小腸經，手少陰心主足陽明胃足太陰脾足少陰腎足厥陰肝經，主溫中強脾胃，進食，止下洩，利小便，和中益氣，止渴生津。

擇肉白而堅者，去蘆，刮去外黃皮用。去有油者，中腐者勿用。瘡乾者禁用，燥濕故也。止洩宜東陳壁土炒過用，痂皮不落，宜桂湯浸過用。

蒼朮，味苦甘辛，氣溫，味厚氣薄，可升可降，陰中陽也。入足陽明胃足太陰脾經，主除惡氣，辟疫癘氣，健胃安脾，寬中進食發汗，故蒼朮發汗，白朮止汗。

擇堅實中白淨者，刮去外粗皮，令白切片，以糯米濃泔浸透，攄出曬乾，取向東陳壁土炒黃色，用瘡濕癢者，及不結痂宜用之。痘家常宜燒之，以辟不正之氣，勿製。

陳皮，味辛苦，氣溫，味厚氣薄，浮而升，陽也。導滯氣，止嘔欬吐逆，去白理肺氣，降痰，留白理脾胃消食。

之劑。陷伏者，兼氣血解毒治之。

凡用補氣，宜四君子湯，如瘡帶濕，或有自利，用之可也。若瘡乾者，白朮燥津液，茯苓滲津液，或便祕實者，不可用也。

凡用補血宜四物湯，故瘡乾或色太嬌，用之可也。若不能食者，生地黃泥膈，白芍藥收斂腸胃，必不可用也。

凡解毒不過黃連黃芩黃蘗梔子連翹牛蒡子升麻之屬，俱用酒制，恐其寒涼，反損脾胃也。若欲行表，須少加桂枝，他如紫草山豆根葛根之類，則必不用酒製矣。

凡用解毒藥，要別臟腑，分陰陽而治之。如黃連解心火，黃芩解肺火，梔子解肝火，黃蘗解腎與三焦火，石膏解脾胃火，木通解小腸火，黃蘗又解大腸火，連翹牛蒡子解瘡毒火，山豆根紫草解痘毒火，升麻解疫毒火，各有主治不同也。又歲半已上屬陽，心肺主事，宜芩連多用之。歲半已下屬陰，腎肝主事，宜黃蘗梔子多用之。

凡治痘子，要識證候，如痘脚稀疎，根窠紅潤，不瀉不渴，飲食不減，四肢溫和，身無大熱，如此候者，不須服藥，惟善調護以待成就而已。若癢塌寒顫，咬牙渴不止，痘紫黑色，喘渴不甯，灰白色，頂陷腹脹，頭溫足冷，悶亂飲水，氣促泄瀉渴，如此候者，不必服藥，雖強治之亦無功也。

凡治痘瘡，善攻不如善守，表裏無邪，不須妄治。有等貪利之人，不分虛實，妄投湯丸，謂曾治某病，治某病，貪天功以爲己有，以致虛虛實實，致生變異，悞人性命，此醫之罪也。

時俗出痘子者，謂是天瘡，不肯請醫看治，但謂僧道呪水解厭，習以成風，毒之輕者，能食者，幸以痊愈，設或變證一出，不可救療，委之於命，而不知省此時人之罪也。

㈨藥性主治及修製法

痘疹之法，其要在分氣血虛實，及發表和中解毒三治而已。經曰：『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湧瀉爲陰。』又曰：『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腑。』又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味歸精，氣歸神。

然其效更速。」

擇陳久者佳。摘去根節，先用沸湯泡過三次，曬乾細切，又以蜜酒各半浸良久，再曬乾，用瓦器炒令焦黑色。凡痘疹出遲，及痘子黑陷者，倒靨者，並宜用之。

白芷，味辛氣溫，氣味俱輕，陽也。通行手足陽明經，主一切瘡疥，排膿止痛，內托生肌。

擇白而堅實者，去蟲蛀，內青黑者不用。凡痘瘡發表及潰爛者，手足發癰毒者，並宜用之。

附子，味辛甘，氣大熱，其性走而不守，可升可降，陽也。補助陽氣不足，溫熱脾胃，治四肢厥逆。

擇頂平而圓重一兩者佳。先以童便浸過，紙包，慢火中炮令極熱，去皮臍切片，再用防風甘草煎湯，乘熱浸過曬乾用之。惟痘瘡泄瀉內虛，手足冷，寒顫咬牙，瘡灰白色或癢塌者可用之，其餘不可妄用。

半夏，味辛苦，氣平沉而降，陽中陰也。入足陽明胃太陰脾少陽膽經，化痰止嘔吐，益脾胃之氣。

擇白淨臍正而圓者佳。用沸湯泡洗，令滑盡，切片曬乾，若止咳化痰，再用生薑自然汁浸過。凡渴者禁用，燥津液故也。

木香，味辛苦，氣溫，味厚於氣，陰中之陽，沉而降也。主邪氣，避疫毒，能調氣和胃，散肺中滯氣，止瀉渴。傷寒類要云：「天行熱病，若發赤黑斑，木香二兩，水二升，煮取一升，頓服。」

擇形如枯骨枯牙者佳。不宜見火，諸湯中宜磨服之，此與青皮乃痘疹切要之藥，以其能行氣也。惟泄痢藥宜煎服。

肉荳蔻，味苦辛，氣溫，入手陽明大腸經，主調中下氣，止瀉利，開胃消食，皮外絡，下氣解酒毒，治霍亂。

擇油色肥實者佳。用麪包裹慢火中煨熟，乘熱以重紙包搥去油，入丸藥內用，乃內虛泄瀉之要藥，非此勿用。

擇紅黃色陳久者佳，用溫水洗淨，去白者去白，留白者略去筋膜，切曬乾用。止吐者，以東向陳壁土炒過用。

青皮，味苦辛，氣寒，氣味俱厚，沉而降，陰也。入手少陽三焦經，足厥陰肝經，散滯氣，瀉肝氣，消食破積。

擇小而皮薄陳久者佳。用溫水洗浸切開，去中穰與白，令淨，剉碎曬乾，此痘家必用之藥，能瀉肝，令不成水泡而作癢，又起發遲者，癢塌者，並不可缺。

石菖蒲，味辛苦，氣溫，通九竅，出音聲，主癰腫疥瘙，遍身熱毒痛癢，於山澗中取之，不聞人聲及不露生者。

擇節密者佳。刮去外粗皮，瘡疹驚搐神昏譫妄者必用之，瘡後不著痂潰爛成瘡疥者，宜入丸用。

五味子，味酸，氣溫，味厚氣輕，陰中微陽，降也。入手太陰肺，足少陰腎經，主咳逆上氣，生津止渴。

擇肥大潤澤者佳。去梗，酒洗淨，曬乾，痘家咳甚者宜用。

貝母，味辛苦，氣平微寒，主咳嗽上氣，消痰，又敷惡瘡，能斂瘡口。

擇白而肥大生者佳。去心，溫水洗過，切曬乾用。

細辛，味大辛，氣溫，氣厚於味，陽也。少陰經藥，散水寒，治內寒，消死肌，又主喉痹。

擇細莖氣烈者佳。去蘆並葉，以溫水洗過曬乾，宜少用。痘子初發表及痒塌者，用之良。

乾薑，味辛，氣大熱，氣味俱厚，半沉半浮，可升可降，陽中陽也。能溫脾理中，止吐瀉，去臟腑沉寒，生用，發諸經之寒，其餘炮用。

擇新者溫水洗浸，火炙令胖鬆用。惟內虛泄利，不可缺，內實者戒用。

生薑，味辛，氣微溫，氣味俱輕，陽也。益脾胃，散風寒，治痰嗽，止嘔吐，能殺半夏之毒。

擇老者水洗去泥，勿去皮用。凡痘瘡不能起發灰白色者宜用之。如起發光壯紅綻者，不可用。若止嘔吐，須去皮紙包慢火中煨過用。

麻黃，味苦甘，氣溫，氣味俱薄，陽也。輕清而浮升也。手太陰之藥，入足太陽膀胱，手少陰心，陽明大腸經，發散藥也。

擇陳久堅厚不爛不蛀者佳，以溫水洗浸，刮去穰白，麩炒令熟用。此痘瘡必用之藥，故四聖散有枳殼，以能治遍身風疹苦癢，又能開胃消食，利五臟，通關節也。

枳實，味苦酸，氣寒，大抵與枳殼同，枳殼大性詳而緩，治高，高者主氣，治在胷膈。實小性酷而速，治下，下者主血，治在心腹。故有高下緩急之分，消食散敗血，化心胷痰，主風癢痲痹，通利關節，逐停水，消脹滿。

擇陳久肉厚不蛀不爛者佳。以溫水洗浸，去穰白，麩炒令熟用。

厚朴，味苦辛，氣溫，氣厚味厚，體重濁而漸降，陰中陽也。溫中益氣，厚腸胃，走冷氣，消宿食，治腹痛脹滿散結之神藥。

擇肉厚紫色者佳。削去粗皮，以生薑自然汁塗之，慢火上炙透剉用。凡痘瘡腹脹，非此不除。

烏藥，味辛，氣溫。主中惡心腹痛，蠱毒疰忤鬼氣，宿食不消，天行疫瘴，治一切氣。

擇肉白者佳。刮去外粗皮，去蘆用，乃發表中藥。

巴豆，味辛，氣溫，此斬關奪門之將，不可輕用，蕩滌五臟六腑，開通閉塞，利水穀道。

去殼，擇取肉白者，去皮膜與心，以銀石器慢火炒令黃色，搗爛如膏，又以重紙包搥去油，白如霜，入丸藥中，惟傷食腹脹作痛可用。

大腹皮，味辛，氣微溫，下一切氣，健脾開胃。

鴆鳥多棲此樹上，細分開，先以酒挼洗去其濁，仍以大豆汁洗之，曬乾用。

吳茱萸，味辛苦，氣溫大熱，氣味俱厚，陽中陰也。入足太陰少陰厥陰經，主溫中下氣，治脾胃傷寒冷嘔逆胷滿。

擇粒小者去枝梗，先以沸湯浸去苦汁，凡六七過，曬乾於瓦器內慢火炒過，惟瘡痘飲冷傷胃嘔逆不止者用之。

紫蘇，味辛甘，氣溫，解肌發表，治心腹脹滿，開胃下食，用葉，惟發表湯藥用之手挼令碎。

大棗，味甘，氣平溫，氣厚，陽也。安中養脾，助十二經，平胃氣，補少氣少津液，身中不足。

砂仁，味辛苦氣溫，入手足太陰經陽明經，太陽經，主虛冷瀉痢，治脾胃氣血結滯不散。

擇無殼米堅實者佳。碎研入藥，凡痘瘡內虛瀉痢者宜用，傷食者不可缺。若婦人姙娠出疹痘者，又宜用。帶殼者，炒過研碎入藥，乃安胎之聖藥也。

桂，味辛甘氣熱，氣味俱薄，體輕而上行，浮而升，陽也。入手少陰經，桂枝入足太陽經，通榮衞，開腠理，和氣血，散風寒，痘瘡不起發，不光壯，非此不可，乃發表之要藥也。

擇薄而味厚者佳，刮去粗皮用。手足痘子發不透者，宜用此引經。若瘡癢塌寒顫咬牙，宜加用之。若內虛腹脹，用厚而味辛者，刮取內肉名桂心，惟姙婦出瘡者不可用，以桂能墮胎故也。

茯苓，味甘淡，氣平，氣味俱薄，能升能降，陽也。白者入手太陰足太陽少陽，赤者入足太陰手少陽少陰經，抱根生者名茯神。調胃氣，伐腎邪，降肺火，益氣力，止瀉，利小便，生津液。

凡補中氣不足用白，欲利小便用赤。蓋白者能補，赤者能利也。並削去皮用。如心熱神昏者，用茯神去皮與中木用。

丁香，味辛氣溫，純陽。入手太陰肺足陽明胃少陰腎經，主溫脾胃，止嘔逆，去胃中寒。

凡痘瘡泄瀉，脾胃虛弱不足者，必用之。若癢塌寒顫咬牙足冷者，此與桂並宜加用之。蓋丁香救裏，官桂發表也，非此證不可用。

藿香，味辛氣微溫，氣厚味薄，浮而升，陽也。入手足太陰經，助脾開胃，溫中快氣，治吐逆，為最要之藥。

葉擇取眞者，帶芳香之氣者佳。去枝莖，以水洗去土，曬乾用。入烏藥順氣散則理氣，入黃芪四君子湯則理脾。

檳榔，味辛苦，氣溫，氣薄味厚，沉而降，陰中陽也。消穀逐水，除痰癖，破滯氣，泄胷中至高之氣。

擇形若鷄心正穩尖長，心不虛，中有錦紋者佳。痘疹家惟利藥內用之，研細末入藥，能墜諸藥至於極下也。

……味甘，氣平微寒，陰也，去[illegible]

擇白者研極細，入丸藥，痘疹惟滑洩者用之。

麝香，味辛，氣溫。

取當門子，痘瘡惟黑陷者用，此引發表解毒之劑，直入骨髓，透臟腑，拔除毒氣，使之發散也。非黑陷與伏，切忌妄用。

穿山甲，氣微寒。

取嘴爪上甲，以東向陳壁土拌，炒令焦黃色，研極細，此與麝香同功，痘瘡陷伏者，借此引導諸藥，非陷伏者勿用，反耗氣血也。

㊂血類

當歸，味辛甘，氣溫，氣味俱輕，可升可降，陽也。入手少陰心，足太陰脾，厥陰肝經，頭止血，身和血，尾破血，全用無效。治血通用，能使氣血各有所歸，故名當歸，和血補血，大補不足。

擇肥軟者去蘆，以酒洗淨曬乾，如痘子血熱者用尾，血虛者用頭身。

川芎，味辛，氣溫，氣厚味薄，浮而升，陽也。少陽引經，入手足厥陰經，上行頭目，下行血海，通肝經，血中之氣藥也。散肝經風，頭目風不可缺。溫中散寒，開鬱行氣燥濕。

擇形塊重實，如雀腦色白者佳。凡頭面瘡不起發，或作癢者，非此不可。白芷為之使。

芍藥，味苦酸，氣微寒，氣薄味厚，陰也，降也，陰中之陽也。入手足太陰經，抑肝暖中，扶陽收陰，補血散惡血，脾經之藥。白者補，赤者瀉，赤者利小便下氣，白者止痛散血，冬月減芍藥，以避中寒。

凡痘瘡初發表，或血熱或小便不利，並用赤。如氣血虛，脾胃弱，及和中並用白。俱酒浸透，切片曬乾炒過用之。如

擇，肉厚味甘者佳。水洗過，劈去核，凡補藥不可缺。若用作丸，去皮核搗爛如膏用之。

牽牛子，味苦氣寒，善走，主下氣，利大小便，以氣藥引之則入氣，以血藥引之則入血，大瀉元氣，用者戒之。不脹滿，不大便祕者勿用。

取黑者炒過，研取頭末，入丸藥內用。痘疹黑陷，大小便不通，煩躁者，宜用之，非此證，不可妄用也。

烏梅，味酸氣平，陽也。收肺氣，止下痢，澀腸止洩，去痰止渴。

擇肉多者，以溫水浸洗，去核，令淨用。

杏仁，味甘苦，氣溫，入手太陰經，主咳逆上氣，下氣定喘，潤心肺，散肺經風咳嗽，消心下急滿痛，散結潤燥。

擇去雙仁者，以湯浸去皮尖，炒令黃色，研爛如泥用之。

粳米，味甘氣平微寒，入手太陰少陰經，主益正氣，止煩渴，止洩，平和五臟，補益胃氣，其功莫及

杵令精鑿，爲糜粥，常用之良。其泔水煮溫飲，止渴尤佳。

陳倉米，味甘鹹酸，氣溫，除煩渴，開胃氣，止洩。

取多年倉庚中香黃者佳。凡痘瘡泄瀉甚者，可用此炒熟，煮湯飲之。

酒，味苦甘辛，氣大熱，行藥勢，能行諸經。

凡痘瘡解毒藥，須酒浸洗炒用，可以通行一身之表。

赤石脂，味甘酸，氣溫，陰中之陽，止洩利，澀，可去脫，爲收斂之劑。

擇赤色細膩者佳。研極細，入丸藥內用，痘瘡泄痢者，非此不可。

枯白礬，味酸澀，氣寒，止瀉利，與赤石脂同功，又治疳蝕瘡。

擇白淨光明者，以瓦甑盛之，固封火煅過，用。入丸藥中，單以止洩。

續斷味苦辛氣微溫主傷寒補不足調血脈止痛生肌
擇節節斷皮黃皺者佳，酒浸曬乾用。

茅根味甘氣寒補中益氣，利小便除瘀血，止消渴，解腸胃熱。
掘取新者，擇肥大白淨者搗碎，絞取自然汁入藥。

大小薊根，味甘苦，氣溫，主養精保血止吐血衄血下血，婦人痘疹經血妄行者，非此不可。

香附子，味甘，氣微寒，陽中之陰。能下氣開鬱，又逐去凝血，炒黑能止血。凡血氣藥必用之，能引血藥，至氣分而生血，婦人之仙藥也。
石臼中杵淨，勿犯鐵，以童便浸，曬乾炒黑杵末用。

地骨皮，味苦，氣寒，陰也。入足少陰手少陽，主五內邪氣，熱中消渴，及去肌熱，涼血涼骨。
擇肉厚者溫水洗淨，去骨曬乾用。此與牡丹皮同爲解肌熱之藥，但牡丹皮解無汗骨蒸，地骨皮解有汗骨蒸。

蘇木，味甘酸鹹，氣平，陽中之陰。主破血，排膿止痛，消癰腫，剉碎酒浸，煮取濃汁入藥。

桃仁，味苦甘，氣平，陰中陽也。入手足厥陰經，主瘀血血閉血結血燥，通潤大腸。
擇去雙仁者，以湯浸，去皮尖研如泥用。此與杏仁同潤大腸，但杏仁治氣祕，桃仁治血祕。

㈢解毒類

甘草，味甘，氣平，生寒熟溫，陽也。無毒，入足厥陰太陰少陰經，主五臟六腑寒熱邪氣，解毒溫中，止渴解百藥毒。性緩，能解諸急，熱藥用之緩其熱，寒藥用之緩其寒。生用大瀉肺火，消瘡疽，熟用能補三焦元氣，健脾和中，養血補血，稍子生用除胃中積熱，去莖中痛。節生用，消腫導毒，刮去皮，凡痘疹常用。取小者生用，惟大補取大者炙熟用。若欲解痘癘毒氣，於冬至日將甘草刮去皮，以竹筒一頭留節盛之，一頭以物塞定，置廁缸中四十九日取出用，名人中黃，

瘡癢塌或手足不起發者，此脾虛也。只用白者，以桂煎酒浸炒用。

地黃，味甘苦，氣寒，氣薄味厚，沉而降，陰也。生者大寒，入手太陽經少陰經，涼血生血，補腎水眞陰不足，瀉脾中濕熱及血熱，熟者微溫，入手足少陰經厥陰經，大補血衰。

擇肥嫩大者水浸，驗沉者乃佳。陰乾生者名乾地黃。凡痘瘡血熱者，瘡乾枯者，身大熱者，宜用之。酒蒸黑爛者名熟地黃，凡血虛者宜用之。並須酒洗浸曬乾用。

天門冬，味苦甘，氣寒，氣薄味厚，陰也。入手太陰肺足少陰腎經，瀉肺火，療熱侵肺，吐衄妄行，定肺氣咳逆喘息促急，潤燥止消渴。

擇肥大者湯浸，去皮去心，曝乾用。

麥門冬，味甘微苦，氣平微寒，陽中微陰。入手太陰肺經，治心肺熱，瀉肺中伏火，及治血妄行，主口舌燥渴，病後虛熱，能潤經復脈，益血除煩。肺火盛者，非此不除。

擇肥大者去枝梗，湯浸去心用。不則令人煩。痘疹燥渴，最宜多用。

紅花，味辛甘苦，氣溫，陰中之陽。多用則破血，少用則入心養血，和血與當歸同功。子呑數粒，主天行瘡子不出，水浸汁及胭脂，能點黑斑。

凡痘瘡色紅紫者，血熱也，用紅花以酒洗曬乾入藥。瘡子黑陷，用子以酒浸曬乾，慢火微炒，研爛入藥。

牡丹皮，味辛苦，氣寒，陰中微陽。入手厥陰經足少陰經，主邪氣驚癇，瀉陰中火，除衄血吐血。

擇肉厚者去心用。痘瘡血熱者宜之。

牛膝，味苦酸，氣平，主四肢拘攣，不可屈伸，活血生血，能引諸藥下行，腰腿之疾不可缺。

擇長大而柔潤者佳，去蘆酒洗，陰乾用。

亦妙。

以酒淘去沙土，又掠去浮面者不用，取沉重者曬乾，瓦器上炒，令聲盡研細用，此痘疹必用之藥也。

羌獨活，味甘苦辛，氣平微溫，氣味俱輕，浮而升，陽也。紫色而節密者，爲羌活，手足太陽引經藥，又足厥陰少陰經藥，黃色而作塊爲獨活，足少陰行經之藥，俱透關利節，乃撥亂反正之主。

擇去腐爛者，痘瘡發表必用之。二活皆不可缺。

升麻，味甘苦，氣平微寒，味薄氣厚，浮而升，陽也。陽明引經藥，亦走手陽明太陰經，主解百毒，辟瘟疫邪氣時氣，瘡家之聖藥，主脾胃，解肌肉間熱，及發散本經風邪。若元氣不足，陽氣下陷者，用此升提陽氣上升。聖惠方治小兒瘢瘡及豌豆瘡，心躁眠臥不安，用川升麻一味，不記多少細剉，水一盞，煎，去渣取汁，以綿沾汁洗拭瘡上。外臺祕要比歲有病，天行時病，發斑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燒，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不治數日必死。差後瘢黯，彌歲方滅，此惡毒之氣所爲，以水煮升麻綿沾水洗之。

擇形輕而黑，堅實者第一，細小皮青綠色者亦佳，謂之雞骨升麻，去黑皮及腐爛者。如瘡出遲起發遲者，以酒洗過用。

葛根，味甘氣平，性輕浮，陽也。足陽明胃行經藥，主消渴身大熱，解諸毒，解肌發表出汗，治脾虛而渴，能升提胃氣，除胃熱，治天行時病，壯熱煩渴熱毒。

擇白淨多粉者佳，削去皮。凡發表解肌熱切細用。若止渴搗碎，以糯米泔濾取粉用。

防風，味甘辛，氣溫純陽，脾胃二經行經藥，太陽經本經藥，乃卒伍卑賤之職，隨其所引而至者也。瀉肺實，散頭目中滯氣，除上焦風邪之仙藥也。

解痘疹惡毒最佳。

黃芩味苦，氣平寒，味薄氣厚，陽中陰也，可升可降。入手太陰肺經，主諸熱，解在肌風熱，泄肺中火邪及胃中濕熱，主天行熱疾，利小腸。枯飄者名宿芩，入肺經，酒炒上行。圓實者名子芩，入大腸除熱，刮去外粗皮，切細，以酒浸曬乾再浸再曬，酒盡爲度，瓦器慢火炒焦用。如孕婦出痘疹者，擇條實黃芩以水浸，試沉者佳，生用，勿以酒炒，清熱降火，爲安胎聖藥也。

黃連，味苦，氣寒，味厚氣薄，陰中陽也，可升可降。入手少陰心經，解熱毒，瀉心火，止驚悸，止消渴，調胃厚腸，除胃中濕熱，主熱氣目痛及諸瘡腫毒，必然用之。

梅師方云：傷寒病發，豌豆瘡未成膿，以黃連四兩，水三升，煎一升，去渣分服。

擇肥大堅實者，刮去鬚毛，切細，以酒浸曬乾，再浸再曬，酒盡爲度，瓦器慢火炒焦用。暑月出疹子生用。

黃蘗，味苦微辛，氣寒，氣味俱厚，沉而降，陰也。足少陰經藥，太陽引經藥，主五臟腸胃中結熱，瀉膀胱熱，清小便，降相火。

擇緊厚鮮黃者，削去粗皮，切細，酒製，如上黃連法。

梔子，味苦，氣寒，氣薄味厚，輕清上行，氣浮而味降，陽中陰也。入手太陰經，主五內邪氣，胃中熱氣，善除心中客熱，虛煩不得眠。又大病後亡血亡津液，臟腑無潤養，內生虛熱，非此不除。又能屈曲下行降火。

擇七稜及肉鮮紅者佳。去內熱，用仁，以酒製，如上芩連法。去肌表熱，和皮用，亦以酒製如上法。

連翹，味苦，氣平微寒，氣味俱薄，陽也，可升可降。手足少陽經陽明經藥，入手少陰心經，瀉心火，降脾胃濕熱，除心經客熱，主諸癧毒惡瘡，有神功。去梗去穰，以酒浸過曬乾，研細用。

山豆根，味苦甘，氣寒，主解諸毒，消瘡腫，治咽喉腫痛，尤解痘毒。經驗方：患數痘瘡，水研山豆根少許服。凡用研水入

擇肥大者去蘆梢，勿犯鐵。

鬱金，味辛苦，氣寒，純陽。主血積下氣，涼心止血，破惡血，此芳草也。因輕陽之性，古人以治鬱遏。

擇圓而長，如蟬蛻，色赤如薑黃者，痘疹陷伏，須此發之。

龍膽草，味苦澀，氣大寒，氣味俱厚，沉而降，陰也。除胃中伏熱，時氣溫熱，止驚悸，治兩目赤腫，睛脹，疼痛不可忍。

去蘆，酒洗淨，再浸曬乾用。瘡疹目赤痛，非此不除。

防己，味辛苦，氣平寒，陰也。通行十二經，主肺氣喘嗽，殺癰腫惡結諸蝸疥癬蟲瘡，除邪利大小便，膜主水氣，木主風氣。

擇文如車輻者，堅鮮者佳。如治咳，生研末入丸用。如治痘疹陷伏，須酒洗浸曬乾用。

瓜蔞根，味苦，氣寒，味厚，陰也。主消渴，身熱煩滿，大熱，脣乾口燥，排膿，消腫毒，生長肌肉。

新取入地深大而有粉白淨者佳。凡痘瘡潰爛，削去皮用。如大渴者，削去皮，置石鉢內擂爛，以糯米泔水攪開濾取粉，名天花粉，陰乾用。

苦參，味苦，氣寒，沉，純陰。治時氣惡病大熱，及遍身熱，細疹瘙瘍，治大風有功。

削去皮，切細，酒浸蒸，再浸再蒸，酒盡爲度，陰乾。凡痘瘡癢瘙潰爛如癩，以此作丸效。如咽喉痛，生研細末用。

茵陳，味苦辛，氣平微寒，陰中微陽。入足太陽經，解傷寒煩熱，行滯氣，化痰利膈。

擇陳久者佳。凡夏月瘡疹熱甚，小便不利者，宜用。如痘子瘙癢，可爲熏藥，以能去濕熱也。

知母，味苦辛，氣寒，氣味俱厚，沉而降，陰也。足少陰經本藥，主消渴熱中，補腎水，瀉腎中火，消痰止嗽，潤心肺，患人虛而口乾者多用。

擇取肥實肉白者，去皮毛，勿犯鐵，惟疹子多用之。

擇實而脂潤頭節堅者佳。去蘆並叉頭叉尾者不用。發表不可缺。如瘡癢密者，與黃芪同用，如手足瘡不起發者，與白芍桂枝同用，須以酒洗之。瘡濕者用之，風勝濕也。瘡乾者亦用之，又藥中潤劑也。

荊芥穗味辛苦，氣溫，辟邪氣，通利血脈，傳送五臟，能發汗動渴，又主瘡瘍，破結聚氣。

取花實成穗者，去灰土用。凡痘子出發不快不透者，皆不可缺者也。

桔梗味辛苦，氣微溫，味厚氣輕，陽中之陰。治鼻塞咽喉痛及喉痹，利嗌咽胸膈之氣，治肺熱嗽逆，消痰涎肺癰，又能開提氣血，能載諸藥不下沉，故名舟楫。

擇白淨堅實者，截去頭及兩畔附枝，切片，以米泔浸一宿，陰乾用。

柴胡味辛，氣平微寒，氣味俱輕，陽也，升也。少陰經厥陰經行經之藥，主寒熱邪氣，推陳致新，又能引清氣，行陽道，升提胃氣上行春令。

擇獨根柔輭者佳，去蘆叉尾者，發表退熱用之。

前胡味苦，氣微寒，主心腹結氣，治時氣發熱，推陳致新，去實痰下氣最要。

擇肥實柔輭者獨根者佳，去蘆叉尾者用。

石斛味甘，氣平，治胃中虛弱有功，平胃氣，長肌肉，逐皮膚邪熱痱痛及腳膝輭弱。

擇取新者去枝節，酒洗蒸過用。

車前子味甘鹹，氣寒，主利水道，小便淋瀝，雖利小便而不走氣，療肝中風熱，衝目赤痛。

擇去沙土，研細入藥。凡痘疹小便不通最宜。

白蒺藜味苦辛，氣溫微寒，治身體風癢，去惡血，長肌肉，明目輕身。

白者炒，去刺，後研細入藥，宣瘡瘙癢潰爛者宜用。

大戟味苦甘氣大寒陰中微陽主行十二水伐腎邪。
　去蘆，泔水浸洗，曬乾，惟痘瘡黑陷歸腎，大小便不通，腹脹煩躁者，宜此以瀉膀胱之邪，非此者不可妄用。
大青味苦，氣大寒，主療時氣天行熱疾，解一切斑疹熱毒，凡出疹子用之，痘子不同。
射干味苦氣平微溫，主喉痹咽痛，不得消息，散結氣，消腫毒，行太陰厥陰之積痰，使結核自消甚捷，勿久服，令人虛。
　掘取新者去根，切片，以甘草水浸曬乾，瘡疹咽痛者用之。
菊花味苦甘氣平寒明目，養目血，去瞖膜。
　擇花黃味甘應候開者佳，去枝葉用。主痘後目病。
木賊，味甘微苦，主目疾，退瞖膜，明目，益肝膽。
　摘去節，以酒潤濕，火上烘用，治痘後目疾。
穀精草，味辛氣溫，主明目，去膚瞖。
淡竹葉，味辛甘，氣寒涼，心經，除煩熱止渴。
　擇節間有白粉者是，不可以山谷中生者為之。
桑白皮，味甘辛，氣溫，入手太陰經，瀉肺氣有餘，喘嗽唾血，消痰止渴，去肺中水氣。
　新掘取入土深東行者佳，出土上者殺人，刮去青黃薄皮，勿令皮上涎落，細剉，以蜜水浸透，曬乾再浸，如此三次，
　炒黃色用。
蔓荊子，味苦辛甘，氣微寒溫，陽中之陰。太陽經藥，主風頭痛，腦鳴目淚出，散風邪，除目睛內痛。
　擇淨，以酒浸曬乾，痘瘡頭面大腫者宜用。
密蒙花，味甘氣平微寒，主青盲膚瞖赤澀多眵淚，消目中赤脈，小兒麩豆及疳氣攻眼。

馬兜鈴，味苦氣寒，主肺熱咳嗽，氣上逆，痰結喘促，只取裏面子，去殼膜炒用。

大黃味苦氣大寒，氣味俱厚，沉而降，陰也。入手足陽明經，蕩滌腸胃，推陳致新，通利水穀。性走而不守，瀉諸實熱不通，心腹脹滿，下大便結燥，號稱將軍，取其蕩滌峻快也。聖惠方治時氣發豌豆瘡，用川大黃半兩微烘，以水一大盞煎服。

擇堅實錦文者佳，切以酒浸蒸，九浸九蒸，曬乾用。痘瘡惟大便不通腹脹煩躁者宜之，不可妄用。

葶藶味辛苦，氣大寒，治肺壅上氣咳嗽喘促痰飲，通利水道，走瀉爲功，大降氣，病人虛者宜遠之。

擇味甜者以酒淘淨曬乾紙上，微炒，研入丸用。惟疹子咳不止，宜之。

豬苓味甘苦而淡，氣平，氣味俱薄，升而微降，入足太陽少陰經，解傷溫疫大熱，除濕，利水道，治渴。

擇堅實肉白者佳。去黑皮。痘瘡惟小便澀者用之。

澤瀉，味甘鹹，氣寒，氣味俱厚，沉而降，陰也。入足太陽少陰經，治淋閉，逐膀胱三焦停水，瀉腎邪，除濕行水，爲最要之藥。

擇白淨者刮去皮毛，治與豬苓同。

木通味辛甘，氣平，氣味俱薄，陽也。除脾胃寒熱，通利九竅血脈關節，治五淋，利小便，導小腸熱，出音聲，療耳聾，治鼻塞，散壅腫諸結不消。

擇小者去皮用。凡痘疹小便不利者最宜之。如痘後發癰毒者，用木通即酒洗浸曬乾。

瞿麥味苦辛，氣寒，陽中微陰。主關格諸癃結，小便不通，決癰腫，排膿，明目去瞖。

擇去枝梗，取實者用。凡痘疹小便不利，與木通同功。

紫草味苦氣寒，治傷寒時疾，發瘡疹不出者，利九竅，通水道。經驗後方治嬰兒童子患疹痘疾，用紫草二兩細剉，以百沸湯一大盞泡，便以物合定，勿令氣漏，放如人體溫，量兒大小服半合至一合。服此藥者，瘡雖出，亦當輕減。

擇新者無鹽者佳。

赤小豆，味辛甘酸，氣溫平，陰中之陽。主下水，排癰腫膿血，熱中消渴，止瀉利小便，解諸毒熱。凡小兒未出瘡疹者，宜常食之。瘡疹中渴，以此煎湯飲之甚佳。

菉豆，味甘，氣寒，皮寒肉平，治消渴丹毒煩熱風疹，解諸毒，未出瘡疹者宜煑食，勿去皮，其皮能去目翳。

丹砂，味甘，氣微寒，痘將出，蜜調服，解毒令出少，大塊光明者佳，細研水飛用。此物鎮養心神，宜生用。

朴硝，味苦辛鹹，氣寒，氣薄味厚，沉而降，陰也。主諸寒熱邪氣，逐六腑積聚，破留血，停痰痞滿，大小便不通，推陳致新，治天行熱疾，消腫毒，排膿軟堅。梅師方傷寒發豌豆瘡未成膿，研芒硝用豬膽相和塗瘡上立效。非大小便祕結煩悶欲死者，不可輕用。

滑石，味甘，氣寒，性沉重，入足陽明經，主燥濕，實六腑，化食毒，行積滯，逐凝血，解燥渴，補脾胃，降妄火之要藥。

擇白如凝脂輭滑者佳。青黑色及粗者不可用，研細水飛過用。痘瘡潰爛，用此傅之良。痘毒發渴宜用。

石膏，味辛甘，氣微寒，氣味俱薄，體重而沉降，陰也。入手太陰少陽足陽明經，主時氣肌肉壯熱，大渴引飲，清金制火，潤肺除三焦大熱，瀉胃火，解肌化斑毒。

擇細理白澤者佳，研極細用。惟疹毒最宜，痘家少用。

臘雪，味甘，氣寒，解一切毒，治天行時氣瘟疫。臘月取瓶罌收貯封固，埋土中候用。

密陀僧，味鹹辛甘，氣平，主金瘡口瘡面上瘢酐。

譚氏小兒方療痘瘡瘢面黶，以密陀僧細研水調，夜塗之，明旦洗去，平復矣。

龍腦，味辛苦，氣溫，屬陽。經驗後方治時疾發豌豆瘡及赤瘡，心煩狂躁，氣喘妄語，或見鬼神，取一錢細研，旋滴豬心血和丸如雞豆肉大，每服一丸，紫草湯下，少時心神便定得睡，瘡復發透，依舊將息取安。

擇淨花以酒浸一宿候乾，又以蜜合調蒸之，曬乾，痘後目病用之。

訶梨勒味苦酸，氣溫性急善降，開胃澀腸止瀉痢，又治肺氣因火傷極鬱遏，脹滿喘急咳嗽。味酸苦，故有收斂降火之功。

擇六稜黑色肉厚者佳，去核。痘瘡內虛泄瀉必用之藥也。

馬齒莧味酸氣寒性滑，肘後方療豌豆瘡，馬齒莧燒灰傅瘡根上，根須臾逐藥出，若不出更傅，良。

用葉小者，節葉間有水，入藥去莖節，燒灰不去。

胡荽味辛氣溫，療沙疹豌豆瘡不出，作酒噴之立出。經驗方痘疹不出，用胡荽二三兩切細，以酒二大盞煎令沸沃，胡荽便以物合定，不令泄氣，候冷去滓，微微從項以下噴一身，令遍，除面不噴。

香薷味辛氣微溫，治傷暑除煩熱，調中溫胃利小便，肺得之則清化行而熱自下，用莖穗葉去根以上半，夏月出痘疹不可缺，清暑故也。

薄荷味辛苦氣涼，氣味俱薄，浮而升，陽也。入手太陰經厥陰經，主賊風傷寒發汗，通利關節，及小兒風涎驚風壯熱，乃上行之藥，能引諸藥入營衛。

擇葉小如金錢者佳，去莖用葉。痘疹發表藥用之。

山楂子一名糖毬子，味甘酸氣平溫，陰中之陽也。消食行結氣，健胃，又催瘡瘍，消滯血。

擇色紅肉厚無蟲者佳，蒸去核用。

胡麻一名巨勝子，味甘氣平，補五內，益力氣，長肌肉，堅筋骨，療疥癬及浸淫惡瘡。

擇如油麻紫黑色者佳，酒淘浸曬乾炒用。痘後成爛瘡者最宜。

生大豆味甘氣平，解諸毒，除胃中熱，散五臟結積。子母祕錄治小兒斑疹痘瘡，熟煮大豆取汁服之。

犀角，味苦酸鹹，又云甘辛，氣寒，主百毒，療傷寒瘟疫煩悶大熱。丹溪云：『屬陽性，走散，痘瘡後用此散餘毒。若無餘毒而血虛者不宜用。』

蜜，味甘氣平微温，色白如膏者佳。外臺祕要：比歲有病，天行疹發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不卽療之，數日卽死。此惡毒之氣。世人云，建武中南陽擊魯，染惹流入中國，呼爲魯瘡，諸醫參詳治之，方取好蜜便抹瘡上，以蜜煎升麻，數數拭之。

蟬蛻，治目昏瞖，又風氣客熱，皮膚瘙癢不止。又水煎汁，治小兒出痘瘡不快，良。凡痘疹出不快，或倒陷黑陷者，擇完全者，以温酒洗去土，勿去爪翅，研細入藥調服。若去目中瞖，去爪翅，研細，入湯調服。

人屎，氣寒，主療時行大熱狂走，解諸毒，治瘡疹黑陷，燒過服之甚佳。於臘月東行取絕乾者，以火燒之，令烟盡，研細用。

人牙齒，氣平，除勞治瘧蠱毒氣，入藥燒用。

忍冬藤，一名金銀花，一名左纏藤，一名老翁鬚，一名水楊梅，一名鷺鷥藤，味甘氣溫，無毒，主熱毒。

蒲公英，味甘氣平，無毒，入陽明經太陰經，主化熱毒，消惡腫結核者，有奇功。

蟾酥，五月五日取者佳。

通俗